



魔法禁书目录 18

鎌池和马

简介

=====
魔法禁书目录 第十八卷 自翻
=====

作者：鎌池和马
插画：灰村清孝
翻译/校对：Arasi、ccaaq
EPUB制作：祈者之路

转载时，请注明以上信息，尊重翻译者的辛勤劳动
泉川生徒會 <http://www.cnfmp.net/bbs>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彩图一

「哇！！刚、刚才，你吃了吧？你吃我的料理了吧！！」
罗马正教·原亚涅赛部队成员——安琪蕾涅
「那样的话就把我的给你，赶快从『愤怒』『暴食』和『嫉妒』的三重痛苦中解脱出来吧。」
罗马正教·原亚涅赛部队成员——露琪亚
「……呜，唉哎。已、已经够了……」
英国三大派系之一「清教派」的禁书目录管理者——茵蒂克丝
「……………」
学园都市的等级0无能力者——上条当麻
「锵！！五和灰姑娘大作战！！没错正是大精灵闪亮女仆装哦——！！」
天草式十字凄教教徒——建宫斋字
「啊、呃！？哦哦！？建建建建宫为什么把最终武器！？」
天草式十字凄教教徒——五和

彩图二

「可别因为对方是老熟人就手下留情哦」
英国三大派系之一「王室派」第二王女——琪雅莉莎
「我可不知道敌阵之中，哪个是我的熟人」
英国三大派系之一「骑士派」领袖——骑士团长

内容简介

茵蒂克斯所属的「英国清教」伦敦总教会。在魔法之都英国，以骑士团长为首的「骑士派」开始了政变。政变的影响遍及全国，城市中的一般市民被军队拘束，陷入了异常的事态。在骑士派的「变革」进行的同时，「清教派」的魔法师们在各自的地方对抗着敌人。

为了救出茵蒂克斯而前往福克斯郡的上条当麻，终于与政变的原主谋者相遇。而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却是「神之右席」后方之水威廉·奥维尔。他刀刃指向了英国第二公主琪雅莉莎的身姿……！

当科学与魔术交织之时，故事就此开始……！
=====

魔法禁书目录 第十八卷 自翻
=====

作者：鎌池和马
插画：灰村清孝
翻译/校对：Arasi、ccaaq
EPUB制作：祈者之路
转载时，请注明以上信息，尊重翻译者的辛勤劳动
泉川生徒會 <http://www.cnfmp.net/bbs>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十月十八日，凌晨零点三十分。
英国南部，福克斯郡郊区的山路上。
三四名精锐的骑士和带领着他们的骑士团长出现在了。
随后是军事政变的主谋，手握卡提那一世的琪雅莉莎。
不知有多少把利刃都已准备好要夺取第三公主薇莉安的性命。
但是就在这时，一个男人挡在了所有人面前。
威廉·奥威尔。
本应成为骑士的他，现在是佣兵——「崩坏的恶徒」。
某位作家对现实存在的传说极端夸大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本来没有登场的，加入了为了实现剑的效果而所需的必要数据后理论上能够一击杀掉50英尺以上的巨龙的灵装——他手中所持的阿斯卡隆。
手持「神器」的他所采取的行动非常的简单。
冲闯入敌阵，一阵腥风血雨后将骑士众人斩杀殆尽——并非如此。
发动某种机关或计策，使敌军一下子混乱崩溃——亦非如此。
他只是将阿斯卡隆上下挥舞了一下。
为了使自己脚下的地面产生爆炸。
轰隆一声，巨响和冲击波炸裂开来。
巨量的沙尘翻腾了起来，一瞬间骑士们就被厚重的尘幕遮住了视线。大地如同地震般的剧烈震动着，就算训练有素的军马都未免发出了胆怯的嘶鸣。
「噫！！」
骑士团长不屑的一声。
部下的几名骑士马上向爆炸的中心射出了箭矢，但已经没有意义了。
夜风吹散了尘埃。
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了，只在阿斯卡隆上下挥舞过的地面上，留下了一处可怖的裂痕。
「原来如此。是在优先考虑薇莉安的安全啊。在这种地方乱战一场的话，她也恐怕难逃一死吧。」
第二王女琪雅莉莎，轻轻地安抚着战马，自言自语道。
「乍一看，这样的应对的确非常冷静，但是这也暴露了你的弱点。鼎盛时期的你的话，肯定能一面保护着我不成器的妹妹一面战斗的吧。」
「现在该怎么做？」
听到骑士团长这样问，琪雅莉莎无聊似的吐了口气，
「去把那两具首级提来！」
琪雅莉莎用力握紧了那把还没有锋刃的剑，
「我现在要去调整卡提那一世的状态，进一步适应它。在我结束之前去把这件事办好！」
「明白了」
「可别因为对方是老熟人就手下留情哦」
「我可不知道敌阵之中，哪个是我的熟人」
骑士团长只留下这句话，连军马都没有骑就直接奔向了黑暗的深处。
敌人很近。
这种距离下，我自己用腿跑能更快找到他们。

第三王女薇莉安，现在正在一个佣兵的环境抱中。
一只手抱着一个人，另一只手持着一把有如一个人般巨大的剑的佣兵，行动起来却像是感觉不到重量似的。如此说来，威廉·奥威尔的移动轨迹也不是一般凡人所能拥有的。
那已经不是在了跑了，简直像是在投球一般，每一步都向前迈进20米以上。有时踏在地面，有时踏在树木的枝干上，超大步地向前跳进着。
青白色的明月那样的醒目。
被撕裂的冷风那样的舒适。
这样独特的漂浮感，让人感觉好像从粘着的闭塞感中解放开来。
在夜空中前行的佣兵和公主，简直像是一部绘本中一般。
在这里不再是那被无聊的政治手腕耍弄的现实中的王室。而是如同只有在童话中才有的那种完美无瑕的王国中的场景。
「呵呵呵」
薇莉安的唇边浮起了笑意。
而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何而笑。
是直接地因为刚刚脱离危险的安心感么，是因为成功地跨过了如同绝壁般突然出现的琪雅莉莎而产生的愉快感么，是因为有人，虽然只有一个，为了自己挺身而出这一事实么，还是说单纯地因为眼前这绝美的风景？
总之，她笑了。
久违地，大大地笑了。抛弃了所有作为英国第三王女的桎梏，就好像是邻家少女般的没有防备地笑了。
「啊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啊啊啊啊！！」
几乎要从威廉的手里掉下去一般呼啦呼啦地挥舞着手脚的她，佣兵却没有特地得去制止。
终于，威廉·奥威尔在一处没有光亮的山路上落地了。
佣兵将手中抱着的公主殿下轻轻放下了地面。薇莉安问向佣兵，
「呵呵，接下来怎么办」
「逃走吧，一直逃到安全的地方。」
说着，威廉离开山路而向草丛中前进。在那里有一座好像是土堆起来的，一米左右高度的小丘，上面盖着一块破布。

威廉将破布取走，竟出现了一匹四腿跪卧的金属制的马匹。看着金属马银色的表面雕刻的文字，薇莉安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贝亚德……？」
「虽说没有十六世纪末的作家幻想出来的那么神奇的效果，但对于魔法性的搜索有一定程度的隐蔽作用。只要不被骑士派直接用眼睛看到就不会被他们发现。」
「是…这样啊」
「在贝亚德已经设定好了前往必要恶之教会隐蔽处所的坐标。和坎特伯雷那帮糊涂的老家伙不一样，富有实战经验的魔法师们一定不会对你见死不救的。」
第三王女薇莉安非常轻微地叹了口气。
佣兵并未察觉到王女的叹息，而是检查着贝亚德的各个部件。
「我会马上追上来的，请公主殿下乘上贝亚德吧。骑士派的人有我来对付。最起码要采取一些让他们无法继续追踪的措施，请您安心……」
正说着话的威廉，第一次停了下来。
原因是，薇莉安的指尖。
第三王女一直低垂着头，仅仅用伸出的手，轻轻地抓着佣兵的衣服。
「够了，已经。」
滴着泪的薇莉安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丝微笑。
「从这里逃走，又能怎样？到了姑且能保住性命的地方，接下来再做什么？姐姐殿下马上就会压制住英国全境，把战战兢兢躲躲藏藏的我抓上断头台吧。立刻被杀死，或是迟一些被杀死，仅仅是这一点点的分别不是吗？！」
那是完全失去力量的笑容。
威廉·奥威尔，只是看着那面庞。
「即使贝亚德把我送到了必要恶之教会的隐蔽处所，他们也不一定会接受我啊？！我虽说是皇室的人，但实际上只是没有任何力量或权势的第三王女，他们没有任何必要冒着巨大的风险保护我，不是吗？！」
公主摇曳的双眸，仿佛在告示着她所说的并非是真心话。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在这里她要向佣兵撒谎呢？
「所以说，已经够了。我已经不再相信什么了。是的，是这样的。一直以来对我帮助有加的骑士团长，不也发动了政变，现在想要去我的性命么。你也是一样的吧？当到了一切都无能为力的时候，你也会背叛我对吧？我不会相信你的！绝不要相信你！」
只有薇莉安的话语还在继续。
为了让话语一直延续下去，用小心地压抑着感情的语调继续说着。
「恐怕，我会就这么怀着对这个王国这个世界的怨恨死去吧。你也没有继续战斗的必要了。为了不管怎么努力都不肯相信自己的人而握剑，只是一场徒劳对吧。」
也就是说，第三王女薇莉安这样表现着。
放弃我吧。
再怎么强韧的佣兵，也不过是一个人。如果和能够制压住整个英国的第二王女琪雅莉莎的势力正面冲撞的话，威廉·奥威尔也不可能全身而退吧。
所以，放弃我吧。
赶快和我恩断义绝，离开这里。薇莉安命令着。
「……」
威廉将阿斯卡隆放开在旁边的地面上。
然后，运动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双手，
「哎？！」
出乎意料的第三王女薇莉安轻声惊叫了起来。
佣兵将手伸过公主殿下下的两腋，就像抱着孩子一般，将她的身体抬了起来。
「唉…呃…那个……」
无视被突发事件吓到的薇莉安，威廉把公主安放在了贝亚德的马鞍上。然后再金属质的马首附近轻轻抚摸了几下，似乎发出了什么信号。一直跪卧着的贝亚德缓缓地站立了起来。
佣兵抓着俯视着自己的薇莉安的手，让它紧紧地握住了缰绳，然后说道，
「请您放心。」
他没有笑。
不知该如何表达才能让人放心的佣兵，也正因如此，要用行动来表达。
「即使您不相信我，我为您战斗的理由也丝毫没有动摇。」
「等……」
在薇莉安还没有想好要说些什么之前，威廉·奥威尔用手背轻轻地拍打了一下贝亚德的身体。
好像对此做出回应一般，金属质的马动了起来。
贝亚德哐地向后绷紧了身体，薇莉安也不由得抓紧了缰绳。贝亚德的行动完全自动操作，又不能马上知道该如何解除这种模式。就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哐哐地距离被越来越远。
也不能从就这么马背上跳下来，薇莉安只能用自己的小手死死地抓住缰绳。
「大笨蛋！……」
本想用那些话让那个佣兵离开这个必死之地的，可就结果而言，那个佣兵更加坚决地独自作战了。面对这样的事实，公主紧紧地咬着牙，
「明明不是想听那种话的！这个大笨蛋！！啊啊啊啊！！」

威廉·奥威尔直望向黑暗中的远方，直到贝亚德完全消失在视野中为止。
终于放松了肩膀，威廉将地上的阿斯卡隆拿了起来。
觉察到他人的气息，威廉轻松地转过身去。
「第三公主在那边啊」
这是再熟悉不过的，故交骑士团长的声音。
「但是，为什么你要挡在这里？作为罗马正教神之右席的成员之一『后方之水』的你，应该没有理由为了我国的第三公主而身犯险境吧？」

佣兵崩坏的恶者没有说话，而用行动做出了回答。他将手中长3.5米重达200公斤的铁块猛然横扫。能听到撕碎空气的声音。随后，便是炸裂的闪光。威廉将巨剑反挥，用剑背根部锋锐而厚重的钉背部分，将身旁巨大的岩石击飞了出去。能看清这个动作的应该没有几个人吧。

而附近的山体，就像爆破似的炸裂了。大量的砂石顺着山侧滚落，将威廉身后绵延细窄的山路完全封阻。这样一来，在防止第三公主薇莉安被迫击的同时，威廉自己也无路可退了。

相对于震惊着高度戒备的骑士们，他们的首领同时也是自己故交的那个男人只是静静地点了点头。「原来如此，无论自己所属哪个派系，应该去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果然是有你风格的思维方式啊。」

「……」

威廉单手横架着沉重的阿斯卡隆，用视线扫过四周。身披银铠的众多骑士，已经包围成一个以自己为圆心半径30米左右的半圆。剑，枪，斧，弓，棒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兵器，都在月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数量接近四十人。

看着站在正中央的骑士团长，威廉的嘴唇轻轻动了几下。「……这是在增加阵亡人数啊」

听到这话，包围着他的骑士们杀气立刻高涨了起来。然而果然，骑士团长只是直率地点了点头。「虽说卡提尔在一定程度上力量增强了，但是能和你这一级别过招的人应该也不是很多吧。」

一边说着，骑士团长用自己的拇指指着自己的胸膛。接着，说出了一句话。

「决斗吧！」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战场。对于高尚的贵族礼节我没有兴趣。如果真的要打的话就一起上！不想白白送死的话就马上退下！」

「用不着担心！」

骑士团长轻轻挥了挥手。不知什么时候，他的手上多了一把宽度三厘米左右的长剑。那是一把为了便于骑士一边操控军马一边战斗时使用的，剑刃部分有80厘米的长剑。但是，在那银色的表面，粗糙地覆盖着一层赤黑色的物质。

「这可是你死我亡的古典式决斗！」

「咕嘟咕嘟」地骑士团长手中的赤黑色长剑的表面冒起了气泡。那并不是简单的化学反应式的气泡。只见一个个气泡都涨到了篮球的大小，比剑的宽度明显巨大的气泡突然膨胀出了几十个上百个。下一个瞬间，那些气泡的轮廓崩裂了。而出现的是把全新的兵刃。

那是一把与威廉所持的阿斯卡隆同样的，三米长度级别的巨剑。

「佛仑丁么」

这是存在于古老的传说中的名字。用斩杀的敌人的鲜血锻砺增强，每次杀死强敌都会增强其强度与锋利度的传说中的魔剑。

「你所离开的10年，都在这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多佛被你打晕的我了！」

「你十年间修炼出了怎样的成果，时隔十年，就让我检验一番吧！」

这是一个信号。各自架持着超越凡人斩杀魔物的神器的佣兵和骑士之间的激突开始了。声音消失了。而星火四射。威廉与骑士团长二人正面冲击在了一起，阿斯卡隆和佛仑丁两相交抵。仅仅是这一简单的动作，周围就扩散开了强大的劲波。

少顷，爆风炸裂。伴随着「轰隆」的巨响，以两人为中心，爆发出了强烈的弯形冲击波。半径超过一百米的爆炸风暴席卷冲垮了四周全副武装的骑士们。树木破裂，山峰残减，柏油山路如同玻璃般的散碎。

但是，就在冲击波爆发开的一瞬间，二人都已不在原地了。他们跳入了夜空之中。

「咚」地如同射击般的足音，随着他们的动作在黑暗中响彻。

在十米高的低空中两次，三次，巨大的兵刃相互撞击。火光如同雷电一般。而骑士们眼见着随之爆发出的冲击波如同射出的烟花一般向着自己扩散而来。

有人发出了呻吟的声音。有人把身体蜷在一起想减少伤害。而冲击波的漩涡，平等地击垮了所有人。

「原来如此」

站在巨树顶端的骑士团长，向下望着不中用的部下们。恐怕是为了能让第三公主逃走，威廉·奥威尔才这样做的。省去了一边保护公主一边战斗的辛苦，也不必悲壮地以命相拼来守护公主性命。仅仅使用了这样的计策就避免了令自己保护的对象陷于致命的危险当中。

骑士团长面色严峻地注视着站在另一棵巨树上早已相识的佣兵。

乍一看，二人刚刚进行的只是剑与剑相拼的肉搏战。但事实上，那是魔法的战斗。本来，如果只是一味蛮干地加强肉体的力量，是产生不了如此巨大的破坏力的。而且即使超过了某个极限，也只会让自己的肌肉和内脏承受太大压迫，自取灭亡而已。

他们的精髓在于用身体发动出压倒性破坏力，必定是凭借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和速度。而将其导致所有的反伤与副作用都事先推算出来，用辅助性的魔法加以抵消便是其中的关键。在战斗中成百上千地出现，并随着战况不同而瞬息万变的的这些反伤，如果有一个被疏漏了，其后果就是高速战斗中术者的死亡。

「超越极限」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但却是要历经过无数砺炼才能真正达到的境界。而且，即使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肉体的极限也依然不能完全略除。依据情况，像神裂火织那样通过高超的拔刀术力图一击决胜的这种在战术本身上下功夫的做法也很有效。圣人也好，卡提尔也好，单纯地拥有着强大的力量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强大。归根结底，想要运用那些强大的

力量还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技巧与天资。

威廉是强大的。骑士团长也是强大的。并非仅仅得到了某种力量就能够达到某种高度。而确实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具备非常强大的能力和技术，从而再赋予了特殊的「力量」后才使他们达到了凡人无法想象的高度。

话说回来，在高速的对战中如果能破坏对手用以消除反伤的辅助性魔法的话，也可以间接地杀伤对手。……但是，对于现在战斗着的这两个人而言，这一理论并不适用。

威廉使用的是依赖于天生的圣人资质，并在神之右席中磨砺出的术式群。骑士团长依凭着卡提尔以及「全英大陆」的力量，而且使用的是骑士专用的高效率魔法。本身各自作为魔法核心的象征就很难被破坏了，再加上两人都是极其优秀的术者，身经无数次的战斗的洗礼，精神领域无可动摇。即使是手脚被斩断，想必魔法也不会因而失控。

两个人只要见对方摆好架势，就能明白对方绝不是普通的战士。和他们之前是否相识完全无关。各自的岁月和经历让他们构建起了各自不同而彼此陌生的术式系统。

「哼。的确，作为圣人你是非常优秀了……但是你好像还没能发挥出全部实力啊。」

「……」

「你的每一击都在表现出你伤口的疼痛哦。得意的水之魔法也无法施展，滑行般的高速运动也无法完成，果然在学园都市的败北对你留下了阴影吗？」

威廉没有回答。他只是再一次缓缓地将三米长的巨剑摆好架势。「到底是为了什么要保护第三公主到这种地步！」

说完，骑士团长展开了动作。在巨树的顶端，他安静而平稳地挥舞着赤黑色的佛仑丁。在下方地面上，骑士众人虽然痛苦万分，但仍用颤抖的双手想去握住弓箭。骑士队长看了他们一眼便移开了视线，再不看第二眼。

「的确，她天性仁慈善良，品德崇高，值得称道。但是，我不认为这样就可以改变这个国家。归根结底，怎样的政策才能最有效地改变这个国家，这才是关键所在。军事和品德，如果要选择其中一种政策来拯救现在的英国的话，答案只有一个吧。本来琪雅莉莎殿下也是有所顾虑的，她是不会向那个第三公主挥下卡提那一世的。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能力上。」

「……」

「卡提尔不能说就意味着全部，但它的确是很有效的战力。我们骑士派会做出对英国来说最有利的选择。而目前的状况是，只要卡提那一世还在琪雅莉莎殿下的手中，我们会全力支持她。」

这时，骑士团长的话语一下子停住了。轻轻的笑声。佣兵的肩膀微微上下颤动着。但他的脸上，正如骑士团长所见的，并非是面对强敌时所发出的狂野的笑声。那是一种情不自禁的笑。

「你的话太多了，我的朋友」

威廉·奥威尔把自己听到的东西全都否定了。那表情好像在说把这些东西记在脑中都是一件愚蠢的事。

「如果不像这样对自己和别人说上那么多借口的话，你就没法用你手中的剑战斗了吗。」

没有回答。轰的。

佣兵和骑士蹬离巨树的顶端，只是在空中激烈厮杀了起来。由于蹬力实在太大，刚刚立足的两株巨树都轰然倒塌。威廉和骑士团长从树的顶点，径直朝对方飞去。凭借着超强的武艺摆脱了重力两个人，犹如在空中滑行一般。而两把巨剑在二人之间不留缝隙地猛烈撞击着。火光四射。冲击波无休无止地冲散开来。一开始的交锋已经抵消了所有前进的动力，佣兵和骑士开始直直地向下降落。但这两个人并没有受到坠落的威胁。他们不为所动，反而越战越近。

咔嚓叮叮乒乒乓乓！剑刃与剑刃错综复杂地碰撞在一起。由于空中战斗没有落脚点，没办法承托自己的体重进行重击。于是威廉和骑士团长就反借挡下的对手攻击的力道使自己在空中回旋起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行一次比一次猛烈的反击，反击，反击，再反击！在这样复杂的交织中不断落下的二人，如同两枚齿轮一般，用厚重的兵刃相互切削着。然而，这样在空中反复的螺旋式作战也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在着地的瞬间这种对抗的状态就会崩溃。说时迟那时快。两人的双脚接触到了杂草丛生的地面。

「噌」

「噌」

「轰！！！」巨大的轰响炸裂开来。威廉·奥威尔和骑士团长的身体，就如同爆炸中被吹飞的石子一般，各自离爆炸中心飞出了五十米开外。但是，二人并不是依自己的意愿拉开距离的。这是两个人在着地的瞬间同时向前猛跨一步，使出浑身劲道奋力一击的结果。相互都被对方的攻击力弹飞了出去。「毗喇毗喇毗喇」威廉的鞋底发出了让人厌烦的声音。那是和杂草丛生的地面摩擦的声音。好像轨道一般，威廉滑退的路线上挖下了两道深深的沟壑。寻着刚刚爆炸产生的余波，不少骑士都从他们倒下的地方向战场赶来。威廉的背部似乎抵到了那堵自己刚刚为了切断退路而用砂石堆积起的数百米宽幅的巨大斜壁。对面的骑士团长已经重新将赤黑色长剑摆起架势。威廉已经不能再后退了。并非因为那堵墙太高或是太厚。而是因为如果退过这堵墙，就等于将第三公主逃离的路线拱手让给了骑士们。

于是，只要看到威廉就会明白。他将巨大的阿斯卡隆执于手上，将身体重心尽量前倾。如同百米赛跑起跑前的准备动作一样。骑士团长也作出了相似的即将突击的动作。

「发怒的理由是因为第三公主么？你我都久经沙场，曾将无数人认作『敌人』并加以屠杀，到了现在为却了这样的理由刀剑相向是何苦呢？」

「浅薄啊。这样表面的话语实在是太浅薄了！！！」

「哼，既已成为胜者，而仍然斩杀掉已经屈服投降的手下败将，你是不是想说你对此很不满？你的风格的确如此，不过也到此为止了！」

爆破声炸裂开来。

骑士团长手握赤黑色的巨剑向威廉突刺而来，而作为回应佣兵也向着骑士团长的方向冲刺过去。

「即便如此，你也要为了仁德而与军事为敌么。真的值得你拥护到这种地步吗，那个人的仁德？！」

火光与冲击波飞溅散射，四处纷乱，而二人仍在其中高速运动着。

两把剑激烈的碰撞在了一起，两个人彼此近距离地瞪视着对方。

「啰里啰嗦地讲一大堆废话，没有必要！」

似曾相识的一幕。

威廉的阿斯卡隆压过了骑士团长的剑。

「我之所以战斗的全部理由，就用我的身体和剑来告诉你！！」

佣兵突然地故意将剑往自己的方向回收，而骑士团长就像是要占领那微小的空间一般势头猛烈地用剑压迫过来。在猛烈的对抗中，威廉抓住骑士团长平衡的这一点动摇，迅猛地向他的胸口连续击出两剑。

这种程度的攻击是不能打败骑士团长的。

他将赤黑色的巨剑回拨，挡下了威廉的攻击，并且顺势向后退去。

两者之间拉开了10米的距离。

（莫非，那个佣兵不是为了什么军事或者政治的理由在战斗？连第三公主是不是一国的公主这件事他都没有在意。）

骑士团长揣摩着对手的想法，又向紧握着剑柄的手上注入了更多力量。

泪之因缘修改者（Flere210）

正如同他的魔法名所表现的一样，将冰冷的泪水转变为温暖的泪水，这就是他紧握武器的理由。

（但是，这种程度还太浅薄。远远不足以成为杀死我理由，佣兵「崩坏の恶者」！）

「……」

这边，终于停止动作的威廉，重新将手中的大剑握紧。

灵装阿斯卡隆。

全长3.5米，重量超过200公斤。与十六世纪末的作家根据以往的传说编写成的传说故事中出现的圣剑具有同样的效果。

现实世界中的魔法师将其全部必要数值计算出后重新被创造出来。「理论上具有可以斩杀全长50英尺的恶龙的性质」。

两边剑刃的锋利度并不相同，根据各个部位的不同厚度和角度也都经过调节能够，可以当做斧，剃刀或者锯来使用。甚至带有像开罐器一般的钉背以及钢丝锯一般靠在剑身的金属丝，由此可见制作这把剑的魔法师异想天开到了什么程度。鳞，肉，骨，筋，腱，牙，爪，翼，脂肪，内脏，肌肉，血管，神经……无论什么。真的是志在「仅此一把便可切实将整个恶龙斩断」。

另一边，骑士团长手中所执的赤黑色巨剑。

灵装佛仑丁。

全长3.9米，重量不明，恐怕与其原型长剑相同。与神话人物贝奥武夫曾经使用过的魔剑同名。每次杀死阻拦自己的

敌人，都会吞噬其鲜血提升剑的硬度与锋利度。……恐怕骑士团长的剑是将天使之力当做鲜血。通过大量地压缩封入天使之力，令这把剑已经具有了绝大的破坏力。一般的物理法则已经不能适用于这把剑了。并非其原本质量的轻量化，与阿斯卡隆相击也没有出现一处伤痕的硬化化，以及最恐怖的一点——只要一击便能确凿杀死威廉的无比锐利化，都证明了这一点。

（归根结底，就十字架之于基督教一般，这也是利用了偶像崇拜的原理吧）

与举止的粗犷相反，威廉的分析冷静地进行着。

（作为象征着英国的剑，卡提尔比起佛仑丁，在英国领土内对异能之力的驾驭力更为强大。……哼，我曾经还在思考了比普通圣人还多的量的天使之力用肉体凡胎该如何保存，使用……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剑和国家，终究还是以前那个忠于骑士纲领的男人啊）

想到这里，威廉微微笑了一下。

骑士团长对此并未在意，做出了如下宣告。

「一对一的决战中不需要隐瞒任何事情。你想知道什么，我都会详细地说给你听。」

「你不觉得说出这样的话是对你的女王的不忠么？」

「第二公主的策略虽然非常有效，但是说实话，她还是有略微软弱的一面。嘛，在与一个佣兵的对决中间，稍做休息，贯彻一下我自己的风格，这种程度的话也能被原谅的吧。」

「这样啊，但是不需要。」

威廉拒绝了。

「你可不是那种被人知道了必杀技便可以轻易打败的对手。」

「很聪明啊」

骑士团长直率地称赞道。

之后，他继续说道。

「但也非常可惜。如果是一辈子只能有一次的战斗的话，真想和状态完美的你较量较量啊。」

咔嚓！！异样的声音在漆黑的夜色中爆炸开来。

骑士团长在原地一步也没有移动。

只是随意地挥动了一下佛仑丁。

但是，和距离没有关系。

在听到声音的瞬间威廉忙向一旁闪躲，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左肩锁骨的部位被削去了几厘米长的一块。

（不是……佛仑丁？）

和之前为止的攻击截然不同。

在鲜血喷出之前，威廉马上用右手单手架起阿斯卡隆。

「你知道么，凭借着魔剑佛仑丁而声名远扬的贝奥武夫，在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场战斗中，很不可思议地，那把剑并没派上什么用场。」

没有任何声音。

因为骑士团长比声音还快地奔向了威廉的胸口。

威廉只用单手握握着阿斯卡隆，挡下了横扫过来的佛仑丁的一击。但是除此之外，威廉的耳朵还听到了另外的风被撕裂

的声音。感受到了这股异样恶寒的威廉赶忙全力将头躲向一边，而就在他的右颊上，划过了一条浅浅的伤痕。

「贝奥武夫（北欧史诗级英雄，力大无穷，和怪物打了一辈子。有一个贝奥武夫的游戏，他在里面撕人撕得很凶）打败戈兰德尔（半人半兽的两栖巨人型怪，因为痛恨宴会的吵闹袭击宴会，以杀人取乐。一次袭击中遇到贝奥武夫，被其徒手拧下一条胳膊，后在其巢穴中被斩杀）一战成名的战斗中，他依靠的是自己的臂力；在接下来打败水之女妖（格兰德尔的老妈，本想为儿子报仇，反被贝奥武夫斩杀）的战斗中，他是依靠着在敌人的巢穴中发现的魔剑（这把并非佛仑丁，而是霜之巨人之剑，最后被水之女妖的血溶化，只剩剑柄）；而在他一生最后也是最精彩的与恶龙（一条会喷火的毒龙，贝奥武夫在将巨龙斩首后，自己也因毒液发作身亡）的战斗中，他所依靠的则又是另一件兵器（一副防火的盾）了。」

说到这里，骑士队长继续进攻。

为了躲避攻击，威廉稍微有点平衡失控，就在他的面前，紧紧相抵着的阿斯卡隆与佛仑丁分开了。

就这样被击中了。

威廉虽然用阿斯卡隆挡住了攻击，但由于失去了重心以及是单手握剑的缘故，还是中招了。身体被震了起来。

「咻！」地

伴随着可怕的巨响，威廉被打飞了出去。

「这场战斗告诉我们，用来决定自己命运的必杀技，永远要准备两个以上」

骑士团长这么说着的同时，威廉的身体重重地击中了一颗巨树，粗壮的树干折断了。

无视着噼噼啪啪倒下的巨树，骑士团长继续说道

「果然，这就是佣兵『崩坏の恶者』的极限了」

虽然右肩血如泉涌，威廉依然用右手握住阿斯卡隆，屹立未倒。

残败如此的佣兵的耳朵里，传来了骑士队长的声音

「一对一的决战中不需要隐瞒任何事情。你想知道什么，我都会详细地说给你听。」

4

从伦敦发往福克斯郡的欧洲之星的货物列车上。

上条当麻的将身体贴在车顶潜伏着。

列车的速度非常快。虽然对国外列车的平均速度不甚了解，但一般而言也不会低于时速300公里吧。虽然当伦敦市内供电故障时，是在用柴油机慢速前进，但中途供电恢复之后，速度就一口气提了上去。

由于是在深夜停电时段，本来列车的次数就很少，更何况现在英国全境都在爆发着叛乱，通常的时刻表也无法遵守了。因为线路上完全没有其他的车辆，所以这趟列车才能以这样乱来的速度突飞猛跑。于是乎，

「唔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迎面承受着列车三百公里的时速所产生的狂风，上条的脸部皮肤微妙地扭曲着。

在车厢内来回巡逻的骑士之所以还没有发现在寒风中瑟瑟颤抖的菜鸟当麻的理由非常简单，

根本没有那个傻瓜会躲在那种地方吧。

……不，上条也不是因为自己想这样才在车顶上的。最初的时候的确是在车厢内躲着的，但是为了逃避不定期巡逻的

骑士的视线，只呆在一个地方反而会很危险。于是，就在当麻配合着骑士们的行动而东躲西藏的时候……不知怎的，回过神的时候自己已经被逼赶到这个地方来了。

（啊啊，以前还听说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的非法移民就是贴在在货物列车的侧壁和车顶上的，原来是这种感觉的

啊……）

上条回想起了曾经在学生公寓里看过的纪录片。

只不过上条的情况是，即使到达了目的地，也不能说就算成功了。

（茵蒂克斯……）

上条微微咬了咬牙。

在爆发叛乱的时候，茵蒂克斯正和据说是叛军的首脑的第二公主琪雅丽莎在一起。目前的情况下茵蒂克斯身处怎样的状况一无所知，连她现在是否安然无恙都不能保证。

在她的大脑中，保存着十万零三千本魔道书的知识。

如果一点点战力的增强都不放过的人的话，认为那个人一定不怀好意也没什么奇怪的吧。

说老实话，那里可不是上条这种菜鸟能够独自应付的天真的地方。

（反正又不是非得把对方的boss，以及保护boss的军队全部打倒）

上条看了看自己的右手。

（总之就趁对方不备将茵蒂克斯救出来吧。只是这样考虑的话，与其一群人冲向敌阵还不如单独行动比较适应需要呢。）

这是，有什么东西进入了上条的视野。

再仔细望了望，在车厢与车厢的连接处附近，能够看到一具银色头盔的顶部。并不是单纯的在车厢之间移动，而是用手抓着梯子。

（巡逻……？不好，有人要上来了？！）

穿着盔甲的家伙就在前面。上条赶忙面向列车的后方。列车高速运动形成的疾风好像从后面推着他一般，上条在平滑的货车车顶滑行移动。要是万一落在高速流动着的碎石上的话可就玩儿完了，上条一边这样恐惧着，一边平安降落到了两节车厢连接处狭小的缝隙中。

货车车厢间的连接处与一般的电车不同，并没有连结两节车厢的通道。每个车厢都是相对独立的。上条降落到的地方也是一处四周被金属栏杆包围着的狭小空间。

车厢与车厢之间的缝隙很窄，越过栏杆在车厢之间移动似乎也可以做到。上条虽然被自己脚下飞速掠过的铁轨和碎石吓得脊背冰凉，但还是跳到了旁边的车厢上。

（该死，以这么快的速度行驶，差不多都已经快要到达福克斯郡了吧）

虽然心里这么骂着，虽然可能再有10分钟甚至1分钟就要到达福克斯郡了，但如果被发现了也就前功尽弃了。高速行驶的列车上根本无处可逃，众多的骑士都集结在一起的话，单凭一只右手也很难应付。虽然没有掌握车上确切的人数，但这辆列车本来就是为了向第二王女运送兵力而开的。粗略地估算下的话在车里的骑士应该有一百到两百人没错。

（真是的，这次可不是小混混之间群殴的级别了。）

上条用双手将车厢的大门滑开，钻进了车厢。

上条所在附近的几节车厢并没有运送人员，而是堆载了许多的武器装备，是货真价实的货物车厢。大量的剑和枪都各自分门别类，好像古代故事中出现的木柴堆一样随意地被捆在一起，单是看看就觉得很可怕。那些可不是豪宅里挂在墙上做装饰用的盔甲的组成部件，一个个都是为了杀人才拿在手上，货真价实的凶器。

（即便如此）

昏暗的火车车厢里，上条吐了一口气。

上条基本不会说英语。要是像教科书上那样一字一句地发音的话可能多少还能理解一点，而像当地人那样又是连音又是略音地高速发音的话他可就完全没辙了。

即便是这样，上条也能看出列车上的骑士好像是为了什么而惊慌失措。多半是发生了什么紧急事件吧。虽然没有了解到具体的原因，但是他们的口中反反复复一直在提到一个名字。

（威廉……么）

在西方人的名字中感觉应该还算蛮流行的吧。对于叫这个名字的人一点头绪也没有。

在英国估计有一票人都叫这个名字吧。上条猜想着可能是必要之恶教会的魔术师之类的吧，但再没办法深入思考下去。

突然

「嘿」

冷不丁地从车厢深处传来了人的声音，上条感觉自己心脏都快停跳了。

是少女的声音。

「啪」地上条猛然回头望去，在堆积如山的银色盔甲的阴影中，有什么东西正咕噜咕噜地蠢蠢蠕动着。那是一个人。双手被扭到身后，双脚的脚腕处也都用拘束器具固定住的女孩子。

（啊咧，这衣服是……？）

面对着少女如同曲棍球队服般的衣着，上条歪起了脑袋脑袋。

（好像在哪见过啊……。在伦敦很流行么？）

没有在意一脸呆像的上条，少女开口了。

「你不像是骑士派的那帮人。感觉也不像是在做见习侍从的年轻人。你也是被抓住了正在押送的途中吧。」

的的确确是很散漫的语气，但是这么流利的英文还是完全听不懂。

似乎从上条的表情看出了他的想法，

「嗯？对啦对啦，抱歉抱歉。看上去你像是日本人吧，这回能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吧？」

「哇，知道了么，我是日本人这事……」

「对于初次见面的人，姑且先挤出一副恶心的假笑的亚洲人就是日本人！」（译者：囧）

日本人的客套微笑原来是被人看成这样的么……。上条很是无力，但少女好像并没在意。

「那么再问你一次，你应该不是骑士派吧？」

上条不明白对方的真正意图，重新望向少女的脸庞。

年纪在十五岁上下吧。是个肌肤雪白发色金黄的女孩子。被扭向身后的双手和脚腕上都架上了拘束器具。并不是近代化的手铐，而竟然是在断头台上用来固定凡人头部的那种中间带有一个圆洞的木板。（译者：这么啰嗦……不就是港产古装片里常见的木枷嘛）

半天都不见上条回答，金发少女不悦地拧起了眉毛。

「……连日语都听不懂吗？还是说是我发音的问题？」

「不、不是的。听懂了、能听懂。」

「这样啊。我是普罗莉丝。嘛，稍微做了点儿模仿魔法结社的事……。那些事情都无所谓了吧。总之你过来帮下忙。」

5

威廉·奥威尔的左肩被削去了五厘米的一块。

从赤黑色的伤口中，涌出了绝对可以用大量来形容的鲜血。佣兵并未在意已经失去功能的右臂，单用一只右手架着巨大的铁剑。

与骑士团长的距离，大概不到10米。

虽然是一瞬间就能突击到的距离，但骑士团长一步也没有动。

轻轻挥动了一下，赤红色的长剑撕裂了夜空。

「嘶！！」

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斩击像是要打飞威廉的脑袋一般横扫而来。

虽然屈身躲避，在威廉是身边仍然「噼味」几声闪过数道亮光。

紧接着，

骑士团长像是在舞动指挥棒一般地挥斩着巨剑，而看不见的斩击就从四面八方方向威廉袭来。草地被直直地劈裂，巨树的树干上划过了如同抓痕般的缺口，夜空中飞散的落叶也被一片片斩成两半。

而另一边的威廉，不知是通过听辨风的声音，还是其他什么判断方法，莫非是凭借第六感式的感知方式——扭动头部，向后跳跃，甩动右臂，用阿斯卡隆厚重的剑身格挡、回弹，将骑士团长放出的攻击全都排除在了一定的范围外。

「噼噼噼啪啪咣铛铛铛！！」火光的暴风雨激炸开来。

以超过音速的气势不断挥舞着巨剑，时而未加扭头地便挡住来自背后的攻击。威廉罕见地对着远处的敌人开口了。

「在攻击距离上要点小聪明的程度，你不会以为这么轻松就能杀死我吧？」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么。还是和曾经一样，对于必要之外的事情话少到让人厌恶的程度啊。」

骑士团长一边继续高速地挥斩着赤黑色的巨剑，一边露出了不爽的神情。

他使用的是「模型」。

在北欧，凯尔特，查尔曼，日耳曼等地，有关骑士和战士的种种物语中有非常多的传奇武器出现。而这些武器都有一定的模型存在。

「我原本是想通过将众多的骑士之道穷究，整合，来填补其各自的弱点……。然而似乎，将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不断叠加的结果，反而是向着单纯的一击的方向简化着。像太阳这样的恒星也会有灭亡的一天吧。不断膨胀的最终结果，就是爆炸而后诞生出一个黑洞。……。只是重力场。虽然理论很简单但却有着非比寻常的威力。」

将所有的术式综合在一起产生出的一击。

因此，在魔法上对其进行妨碍或解除是困难至极的。想要破解的话就必须将骑士团长走过的历程全部追溯一遍才行。

「虽说如此，现在的这一击也还不是『完全灭亡之后的黑洞』。恒星的终结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如果星体的质量不满足一定的数值，就可能变成中子星或星际云之类的其他的结局吧。我的一击也是因为不完全，所以才带有『剑之个性』。」

骑士团长用纤细的手指有力地握住了剑柄。

「理论上讲，这一级别的『剑之个性』也并非只有一种，而是能分为若干不同的种类。比较容易理解的有，无论什么都能斩断的『切断威力』，同样能产生出绝大的破坏力的『武器重量』，绝对不会被损坏的『耐久硬度』，任何事物都无法追上的『移动速度』……。较稀有的则有，对于斩杀特定魔物所必须的『专门用途』，能自动瞄准对方要害的『的确精度』……

在这些之中，也有我现在正在运用的『模型』的存在。」

「……也就是说，『射程距离』吧」

这是将北欧的主神之枪、雷神之锤，凯尔特的飞空剑、贯通之枪等等所采用的法则深入分析，整合，提炼之后得来的吧。他的这种进化形式，简直像是膨胀过度的恒星最终泯灭而诞生出黑洞一般，构筑出的是全新的术式。

而且，骑士团长并未局限于其钟爱的欧洲传说，而是将全世界相似的传说都作为了其『黑洞』诞生的素材。

「为了创作这个『射程距离』我深入分析了各种文化、传说、灵装、武器，从中得出了一个事实。从对手无法攻击到的地方，单方面的施加强力的进攻从而获取胜利，这几乎是所有人的梦想……。虽然我也不想去肯定无聊的热兵器时代，但也不得不承认那确实是极其有效的。」

（那么，将它具体实现的材料就是……）

「哼！！」

威廉用阿斯卡隆弹开了直取他太阳穴而来的「远距离」攻击。正好打在阿斯卡隆的前部如同钢丝锯般张开的金属线上，火花飞溅，之后射入了附近的树干。那是仅有几毫米大小的，赤黑色铁锈般的尖刃。

「是剑的碎片哦」

骑士团长将本应牢牢保守的攻击的秘密，一下子揭示了出来。

他一如既往地挥舞着巨剑，一边说道

「强力的武器和灵装之中，有些即使变成了碎片仍然具备强大的威力。曾经查尔曼王的佩剑上就镶有圣枪的残片。」

「就要和法国开战的家伙，竟然还在利用那个国家的传说么？」

「很少见地说了句闲话啊。」

骑士团长笑了起来。

「轰」地，顺着骑士团长的挥剑，锈蚀的尖刃从几十个不同方向向威廉袭来。

「只要是能够利用的东西，我都会利用。话说回来，原本卡提尔的词源就是出自法语吧。这么说来，好像是『剑锋被折断的短剑』的意思吧。」

这时，骑士团长突然停止了动作。

威廉很是吃惊。

「别摆出那副表情嘛」

骑士团长重新架起佛伦丁，继续说道。

「我之前应该说过，我不想去肯定无聊的热兵器时代。自尊心高傲的骑士是以将全力以赴的对手击败为信条的。」

「……为了实现这种自尊心，你才连那些已经无力战斗的人杀害的么？」

威廉·奥威尔轻微地讽刺道。

单凭右手握住的巨剑，发出了红色的光芒。

不对，那光并非是单一的一种颜色。而是如图CD表面一般，根据角度不同显现出的色彩也在变化。

严格地讲，这种说法也不正确。

全长3.5米的阿斯卡隆并不只是单单一把剑刃。根据厚度与角度的不同，有像斧的部分，有像剃刀的部分，有像锯的部分，甚至还包括像开罐器和钢丝锯的部分也都装备了。

阿斯卡隆的光芒就是由这些不同的功能得来的。

在拥有众多攻击手段的阿斯卡隆是根据「用哪个部分实现哪个功能」的不同而变色的。斧头模式下是红色，剃刀模式下是蓝色，开罐器模式下是绿色，钢丝锯模式下是黄色……。这是因为在不同模式下向灵装的不同部分集中注入大量的魔力，使其发挥最大的破坏力的这种实时调整的结果。根据各自魔力本质的不同光的颜色也不尽相同。

「如果可能的话，本不想使出这招的。」

「真不像你的风格。面对着恶龙一般的敌人还要客气一番么？」

骑士团长一边笑着，一边紧紧握住了佛伦丁的剑柄。

在基督教的价值观里，恶龙所象征的事物可不止一个。

例如。

由异教，异族发动的侵略进攻。

还有，被邪恶侵染的堕·落·天·使。

6

货物车厢内，上条当麻面朝着四肢都被禁锢住的少女。

她的名字好像是叫普罗丽丝。

……。如果是对这次的事件整体的知情者，应该会很快联想到一个名叫「新生之光」的组织吧。但是，上条当麻只是个半路卷入的菜鸟。也并没有和「必要之恶教会」进行完全的情报共享。除了在自己面前身负重伤的雷莎，对这个组织的其他成员一无所知。

「喂，别傻站在那啦，赶紧来帮忙的说。」

「帮忙……。什么嘛？」

「一看不就知道了。这个啦这个，帮我解除枷锁啊」

「哎」地一声伸出了两双被木枷牢牢锁住的手和脚。

看到这个情景的上条，做出了一付不情愿的表情。

「……。被牢牢地绑成这样，你这家伙到底干了些什么啊？」

「没啦，我可不觉得我干了什么坏事。」

普罗丽丝哈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接着，她小声地流利的英语继续说着

「……。『骑士派』的家伙们把我从『必要之恶教会』的圣堂中就出来的时候我还有些感激他们哩。可是他们竟然就这么把我捆着扔到了车上。果然一开始他们就算守口如瓶了。真是的，就是因为相信了骑士派那帮混账公务员才搞成现在这样的，贝萝普那个大傻瓜！……。我可不想像雷莎那样为了一个任务就痛快死了了自己的人生。」

「哈？」

「没啥啦！对了，你是不是也身陷相似的处境呢？是因为招惹了『骑士派』所以被抓来了么？」

「我是为了去福克斯郡才潜伏在这趟列车里的。」

虽然这种说法也是含义深刻，不过普罗丽丝并未多加理会。

「总之，喂。先把这玩意儿帮我解开。我因为这件灵装的效果不能离开两米见方的这块地方。所以嘛……。那个……。那里。那边的墙上挂着的钥匙我也够不到。」

「嗯？这样可以了么？」
上条正要伸手去取墙上挂着的钥匙串，突然停了下来。
普罗丽丝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怎么了？」
「呃，我的这只右手被称为『幻想杀手』。如果这个钥匙是魔法物品的话，在我碰到这串钥匙的瞬间它就会粉碎了。」
如果变成这样那你的枷锁不就没办法打开了么。」
在自己解说的同时，上条的表情一下子豁然开朗。
「诶？但是要是那样的话钥匙变成什么样都无所谓了啊。因为我直接用右手将枷锁破坏不就好了——」
「哈？喂，等，等下等下等下！！我还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呢……！？」
就在普罗丽丝乱七八糟地说着的同时，上条用右手握住了禁锢着她脚腕的器具。
「叭叮」一声，枷锁化为了齏粉。
「你看吧。一开始这样做不就好了。」
「啊，啊……」
接着转到普罗丽丝身后的上条，将束缚着她双手的枷具也破坏掉了。
「这下就没问题了。哈哈—，到临死前都一直感激我吧，普罗丽丝君——」
「这……嗯？！用这么粗率的方法就把枷锁破坏了，你……」
哔—
理所当然货车车厢的警报鸣响了。
车厢的前面和后面都传来了唰唰地动静。继而是铠甲式足音咔嚓咔嚓地越来越近。
普罗丽丝用充血充到爆的双眼望着上条。
「怎，怎么办？比赛刚开始十分钟就束手无策了吗？」
「不，不是的！现在离放弃还早着呢！」
上条一边说着一边面向铁门。
因为是货物车厢，除了前后两个门外，车厢的侧壁也装有巨大的拉门以方便货物装卸。上条将门拴拔开，用双手将门拉开了一点。
狂风猛地灌进了车厢。
「这附近是哪儿？」
「差不多快到福克斯郡了吧。」
听到普罗丽丝这么说，上条将目光转向车外，望着列车前进的方向。
那是一片宽阔的绿色平原。但是只要看看高速流动的地面，就很清楚如果不小心掉下去会是怎样的结局。
因此，上条说道
「只有跳出去了」
「你是傻瓜吗想自杀自己一个人去」
「不是这样的。马上就要到河上了。想逃走的话只有那一个机会了！！！」
「唉—，不可能的。从高处跳水，靠水作缓冲来求生这种事情。这种好莱坞式的设定在现实世界是行不通的——」
「走咯！紧紧地握住手就不会怕了！！！」
「哎，哎，等下，我不是说过真的会死人了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货物列车从古老的石桥上驰过。
上条抓着一直啰里啰嗦个不停 的普罗丽丝的胳膊，从打开的拉门跳了下去。
离水面大约10米左右。
是因为下落的恐惧吧，死死抱住上条身体的普罗丽丝太阳穴处血管暴起地哀嚎着。
「完蛋啦！！！」
「没关系的，只要有水面作缓冲……」
「这条河的水深还不到1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上条的眼睛变成了两颗黑点。

抬头望去，驶过石桥的货物列车上，好几名骑士手执长弓，但是看上去像是发愣一般地并未用力拉弓。没错，就好像在说「姑且职责所在应该射击，可是这绝对是在浪费税金。」
「啊……真是的……混蛋！！！」
在半空中的普罗丽丝叫道。突然她的双肩放出了光芒。
好像是某种金属零件的东西被加装了上去，无视质量守恒定律，从左右双肩噗啦噗啦地各自伸出来了好几根好像是雨伞骨架一般的细长金属杆。
「抓紧咯！！总之我试试用翅膀来抵消速度！！！」
伴随着「扑啦！！」的声音，伞骨与伞骨之间喷出了一层光膜，看着好像蝙蝠一般展开的双翅，上条的面部轻微抽搐着。他这样想着。
呃……，你听到关于我右手的说明了没？
用魔法来减速的做法……，似乎有一种超~不祥的预感。

7

发射着五颜六色光芒的阿斯卡隆，以及。
被赤黑如血的锈迹染成一色的佛仑丁。
剑与剑的距离不到十米。
「要上了」
威廉·奥威尔静静地宣告。
「来吧」
骑士团长同样静静地回应。
「轰」！！
骑士团长的长距离斩击从四面八方威廉袭来。

在对各种各样的文化背景下的骑士传说出现的术式和灵装进行分析，组合，提炼之后的结果，如同膨胀过度的恒星诞生出黑洞一般构筑起来的，进化为「射程距离」的一击。那是「从不可思议的距离单方面发动进攻」这种攻击方式研究到极致后发展出来的，用铁锈一般细小的剑之碎片组合发射的，骑士团长的多方位包围攻击。
与此相对的，威廉单用一只右手挥舞着的全长3.5米的大剑。他手腕反转，将剑前后调转。
剑体闪耀着红莲之光。
那表示「斧」。
佣兵向正下方用力一击，而这一击并非是为了挡住从四面八方袭来的攻击。
他的目标在于地面。
「咚！！」地整个大地为之一震。
以威廉为中心，半径足有二十米的一块地皮深陷了下去，包括骑士团长立足的地方在内。而在一瞬间下沉了三米的佣兵的头顶，无数的斩击撕裂了空气。
「呢」
不只是因为必杀攻击被逃脱了，还是因为脚下的不稳定的缘故，骑士团长的动作出现了些许迟钝。
这仅仅是一瞬间的事情。
然而威廉利用刚刚下劈时身体的屈折，顺势一弹，将收缩的肌肉爆炸般的伸展开来，一下子便冲向了骑士队长的胸口。
稍迟，才听到了「啪嗒」一声爆裂的足音。
原本就已下陷的地表，遭遇到了彻底的破坏。
阿斯卡隆的光芒由红色变为了蓝色。威廉将剑重新调转，用剃刀一般薄削锐利的部分面对前方，正面向骑士队长的身体很扫过去。
射程距离的长短之类不是问题。
此话的言外之意是这样程度的小花招是不可能对胜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
但是，
「我可不得记得说过我操纵的『模型』只有『射程距离』这一种哦，佣兵。」
声音消失了。
就在威廉的眼前，骑士团长消失了。
就算是佣兵的动态视力，仍然跟不上敌人的『移动速度』。
从背后传来的声音。
感受到迫近的风压，威廉头也没回便将大剑从腋下向身后刺出。
「咥当！！」钢铁与钢铁碰撞的声音响起。
是因为攻击的姿势太过不合常理的缘故吧，威廉的手腕感受到了一种迟钝的痛楚。
并未在意的佣兵将身体扭转了过来。
剑刃的颜色又由蓝转绿。威廉手腕反转再次将阿斯卡隆前后调转。用剑的中段犹如开罐器般的钉背打向从后方袭来的骑士队长。
『武具重量』
这时，预料之外的冲击反震回来。
比起在不稳定的状况下承受的上一击，这一次的反冲击更为强烈。就好像用铁铲狠狠地打在岩石上一般，威廉的身体向后仰去。
威廉的脚步在黑色的土地上连滑了好几步。
仅仅三厘米的准备动作。
就在这个空档，骑士团长的赤黑色长剑从头上砍了下来。
「切断威力」
「！？？」
这一恐怖的声音，让威廉停止了格挡动作。
佣兵赶忙向后跳跃拉开距离。
仅仅躲过了几个毫米的骑士团长的尖刃，「咔毗」地接触到了地面。
「轰隆！！」地大地被割裂了。
为了不被裂缝吞没，威廉紧接着连忙向一旁跳开。
而就在那里
「射程距离」
「轰隆」一声可怖的声音炸裂开来。
威廉的侧腹部被浅浅地割破了。
任何东西都能切开的「切断威力」，能产生绝大破坏力的「武具重量」，任何事物都无法追上的「移动速度」……此外，虽然还未具体看到，但恐怕——绝对不会被破坏的「耐久硬度」，斩杀特定魔物所必须的「专门用途」，自动指向敌人要害的「的确精度」等等也都具备了吧。
北欧，凯尔特，查尔曼，日耳曼，和其他等等的骑士和战士的文化中出现的，传说中的灵装与术式精炼再精炼之后的结果，穷究极致反而被简单化了的攻击的「模型」……就在他的手中，作为攻击手段自由自在地操纵着。
「你会死哦」
手持赤黑色「武器」的男人，望着威廉身上不断溢出的鲜血，静静地宣告着。
事到如今，骑士团长手中的武器已经不再是佛仑丁了。
甚至不再是一把剑。
「我已经看出你的极限了。现在的你，绝对无法超越我的这把剑」
只是，武器。
无论人类还是魔物，只要是敌人全部绝灭……绝不应被创造出的道具。
它的一击，具有压倒性的锋利，压倒性的沉重，压倒性的迅速，压倒性的坚硬，压倒性的长距，蕴藏着可以将刀枪不侵的魔物一刀两断的专用性，甚至还有，将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准确导向至使其能最大效率发挥的弱点的功能。
刚才，骑士团长将自己的攻击比喻为恒星的爆胀。
之前为止的攻击都可以理解为质量不足的恒星演化成了中子星或星际云，而与之相对，这次的攻击应该之称为是充分爆胀之后的恒星最终生成的「究极黑洞」么？
闪避不能，因为「射程距离」和「移动速度」的存在；格挡，因为「切断威力」和「武具重量」的存在；破坏不能，因为「耐久硬度」的存在。
骑士团长使出全力的话，下一击便是终结了。

威廉·奥威尔注定要被斩为两截。而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这样做呢？是因为感伤么？「你是要扔下你的剑，离开英国？」骑士团长轻松地运动着双手紧握的长剑。「还是和你的剑一起，成为英国泥土的一部分呢？」巨大长剑的尖端，向着远处的威廉突刺过去。「我让你选。你想怎么做？」结果显而易见。威廉·奥威尔已经身负重伤。左肩被削去一块，整条左臂已经没有知觉。侧腹部的割伤，更增加了他的出血量。再加上之前在学院都市的那次败北，让他连本来的潜能也无法发挥。如果骑士团长最强化的一击真如他所言一般的话。以现在的佣兵的状态，无论再怎么挣扎，都绝对没有胜算。既然如此，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很明显了。「……在选择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威廉将依旧紧握着阿斯卡隆，这样说道。面对皱起了眉头的骑士团长，佣兵继续说道。「你真的认为，只要拥护第二王女，斩杀第三王女就能拯救这个国家么？」这个佣兵，本来并不是那么多话的性格。那么，他说出这句话就一定有其非说不可的理由。「第一王女的『头脑』，第二王女的『军事』，第三王女的『仁德』……你所选择的，同时所放弃的东西，你能肯定是绝对正确的么？」「……很难说是最好的选择。」骑士队长艰涩地回答。但是，他的目光并没有任何动摇。「但是，历史的巨轮已经转动了。既然时代不能倒流，就势必要依附于一种阵营。而我选择的，是能够为这个国家带来最高利益的阵营。」「是这样么」威廉的嘴唇轻轻动了动。他开始动作了。将满是鲜血的左手，重新握回了阿斯卡隆的剑柄上。为了防滑而缠裹的白布瞬间就被染成了鲜红色。「决定好答案了么？」骑士团长一动未动地问道。「是败退，还是战死？」「无所谓」威廉·奥威尔将这个选择本身否定了。而他继续说道。「是这两个之间的选择——将你斩杀·还是不杀？」「……原来如此。似乎你已经决定了自己的答案。」骑士团长叹了一口气。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口，但恐怕威廉的目的是救出第三王女。佣兵的败退，就意味着侵略英国全境的压制作战完全成功以及，第三王女的处刑决定的确定。既然身为最后的壁垒，就无法考虑逃跑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不退下么？」「多说无益！」对于骑士团长的话，威廉即刻做出了回答。骑士团长咋了下舌。「老实地讲，我真的不忍心看到第三王女薇莉安殿下被处以极刑。第二王女琪雅丽莎殿下的处事方式也有一定的柔软之处。」「……」「但是，琪雅丽莎殿下已经做出了『变革』之势。她并不是那种嘴上说说而已的人物，这一点全国的骑士都非常明白。」战斗已经结束了。怀有必杀一击的骑士团长在向着佣兵说出了最后的台词。「只要历史迈出了长足的一步，就已经不能容许任何一点的不安定因素存在。如果放任这场『变革』以内战的形式长期拖延下去的话，英国整体的国力就会下降，而趁虚而入的外地就能轻易地将我国攻破。」这就是为什么骑士遵循着对败者不留半点慈悲的信条的原因么。骑士团长仗剑战斗的理由，最初也是最终，都在这里。「为了拯救这个国家，只有越早越好地平息干戈，构筑起新的体制。那么，问题只是谁将站在这个国家的顶点这一件事。即使女王陛下回到顶点，也不可能改变目前国家的窘境。如果这样，其他的……第一王女之『头脑』，第二王女之『军事』，第三王女之『仁德』，哪一位登顶王座君临天下才能解除内忧外患呢？这恐怕用不着考虑吧。」「真是无聊」威廉·奥威尔一句话就将这些全都抛开了。「你以为这样做，不断地重复一无所值的话语就可以用正义的言辞粉饰自己的野蛮行径么？」「事到如今，你还不肯说出口么」「需要特意讲出来的事情么」佣兵没有顾忌自己遍体鳞伤的身体，这样回答道。骑士队长猜出了威廉接下来会说的话，微微动着嘴唇。「一个国家丧失了『仁德』，而为了『军事』大动干戈这怎么行？你是想这么说吧。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是没有绝对正确的优先顺序的。只是由我们选择的是哪张牌来决定的。」威廉横架着拥有繁多的进攻手段，高傲地在侧面雕刻着骑士纹章的大剑。「这样么。然而，我的理由已经非常清楚地展示出来了！」「是什么？」

「哼，啰啰嗦嗦地，没有必要讲」不需要什么胜算。向着紧握染满鲜血的剑柄的双手进一步加了一股劲，佣兵和骑士正面相对相互瞪视。（就是这样的男人啊）骑士团长微微眯起了眼睛，将向前突刺的剑锋转而向上，做出了一副身体上扬的进攻态势。切断威力，武具重量，移动速度，耐久硬度，射程距离，专门用途，的确精度——将这一切全部包括在内的终极一击。「既然如此」骑士团长没有了迷茫。面对着曾是旧识的敌人，他说出了最后的一句「不退下的话，就在这里死吧。」二人同时动作。「咚！！」得冲击波连带着爆音将黑夜彻底炸裂了。威廉·奥威尔疾跑着。只是向着前方。用上自己仅有的全部力量，哪怕是一瞬间也要早一步奔向敌人的胸口。而骑士团长的一步却不是为了移动位置。那是为了移动重心，以便能施展全力向下挥斩巨剑。他没有必要接近敌人。只要挥下手中的剑就可以凭借超长的「射程距离」放出一击。其压倒性的「移动速度」使得闪避不能；压倒性的「切断威力」和「武具重量」使得格挡不能；压倒性的「耐久硬度」使得剑本身都无法被折断。这的确是必杀。果然，骑士团长在佣兵到达自己的胸口的前一瞬间，毫不留情地斩下了长剑。「嗖！！」得响起了空气断裂的声音。紧接着，对于剑来说显得过于巨大的斩击从正上方向。马上做出反应的佣兵，将阿斯卡隆横挡过头顶，但是。「呼咣！！」两个斩击激烈相撞，弹开了。本应是骑士团长的必杀一击，却被抵挡掉了。「？！」（……没什么可值得说的）威廉一边突进，一边这样想着。（锋利，沉重，高速，坚硬，长射程的必杀。……要是真的能放出那种攻击的话，就不可能是右肩被削去一块那么简单的事了。）没错。骑士团长确实可以自由地操纵「切断威力」「武具重量」「移动速度」「耐久硬度」「射程距离」「专门用途」「的确精度」等等这些全部的攻击手段。但是。就在这些所有的攻击·同时·被·施展·的瞬间，威廉却一样都没有看到。也就是说，一次能够使用的「模型」只有一种。以「切断威力」为优先的话就会损失「射程距离」，以「射程距离」为优先的话就会损失「武具重量」。骑士团长的每一种攻击都在某一方面发挥到了极致，反过来讲在能力的联合运用上就无法做到了。到目前为止之所以一直都没有使出包含所有能力的「必杀」一击，并不是因为什么因原而犹豫。在货真价实的战场上，本来就没有故意保留实力的理由吧。很简单，如此完美无缺的必杀技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既然如此，这就是胜利的机会。如果是仅以「射程距离」为优先的一击的话，佣兵的手也是可以格挡住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并且，威廉还可以在自己的攻击范围内捕捉到骑士团长了。全长3.5米的巨剑，横扫而来。「喊！！」「移动速度」！！」「太天真了」骑士团长的手腕高速运动，挡住了佣兵的一击。但是已经没有了重量和硬度。承受了威廉的全力一击，骑士团长的身体微微有些后仰。连一秒种都不到的空隙。就在这个当口，威廉转动手腕，将精神集中在了阿斯卡隆背侧的根部，继而反向回切。光芒变为了白色。威廉和骑士队长所使用的巨型长剑，理论上讲距离越近所能发挥的威力就越减弱。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而特意在剑的根部配置了尖锐的钉背。而威廉将全部集中于这一点上，更加增强了其穿透力。如果不能挡下这一击，骑士团长就必败无疑了。「耐久速度！！」「太晚了！」威廉·奥威尔如此宣告着，继而，转为接近战而配备的——恐怕也利用到了杠杆原理，专门为了将恶龙粗壮的神经从肉中挖出来而设计出来的——接近根部位置的钉背，好想要滑过骑士团长的防御一般，直取右胸而去。这一切，都是为了拯救身陷军事政变的漩涡之中，没有任何罪过却要被处以极刑的第三王女。「咚膨！！」爆炸声震裂开来。事到如今已近没有受到惊吓四散飞逃的鸟儿了。周围的森林有一半以上的树木都被轰飞，鸟兽早已逃散一空了。

另一方面，在与上条当麻不同的列车上，另一伙人也在潜伏着。

是亚涅赛，露琪亚和安琪蕾涅这三个人。

她们所在的是一列由十节车厢组成，极其普通的电车。从爱丁堡发往伦敦。

从英国的北部到南部沿着一条直线行驶的列车。

但是，同样是受政变的影响，在其他列车都停开的情况下，这列电车正以平常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快地前进着，本来应该在中途停靠的车站也都被一一甩过。

亚涅赛·桑库缇丝的面颊，正不断被冷风吹打着。

她们伫立的位置，既不在车内，也不在车顶。是车厢壁。露琪亚将巨大的木质车轮爆破，然后将锋利到可以当做进攻手段的碎片插进铝制的车厢壁上，并以此作为踏板和把手。

在如同自由攀岩练习场的状况下，亚涅赛依然扭曲着身体向窗户里偷看着。平常都是大量的学生以及公司职员乘坐的电车里，如今除了白晃晃的荧光之外一无所有。但是，不知是不是骑士派的人放进去的，地上倒落着用来调整剑与盔甲用的工具与器械，还有似乎是用来通信的灵装一样的东西。

亚涅赛一面观察着，一面嘴部几乎没有动作地说道，

「果然，在前方的车厢中被捕的修女们都被集中控制起来了啊。骑士派的增援貌似都集中在列车的后部。」

听到亚涅赛这么说，露琪亚和安琪蕾涅两人都点了点头。

「……这里莫非正好是中间的部位么？」

「……要，要是那样的话，我们把车厢的连接处断开，就不用骑士派正面作战也能解救被困的姐妹们咯。」

原亚涅赛部队的修女们中的很多人原本是被关押在爱丁堡的。然而，之所以没有被就地处刑，或许是因为哪怕只是走个形式，也要通过宗教裁决，「并非是不讲道理的杀戮，而是基于律法，行使正义」；也或许是打算在第二王女琪雅丽莎登基的祭奠中，声势浩大地处决曾经的敌对势力。

无论怎样，一旦成功地运送到伦敦，那么等待着她们的未来就不会有什么光明了。

既然如此，亚涅赛等人所应做的事情就很清楚了。

「……开始咯。露琪亚，安琪蕾涅，你们各自使用飞行道具，从车厢外面通过窗户攻击守备的骑士。」

从窗户外面攻击的骑士们的话，就会让他们产生敌人是来自列车外部的错觉。就算狙击者的位置被反向追踪到也没关系，只要能在那之前速战速决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用莲之杖将车厢连接部破坏之后，就会对陷入混乱的骑士进行直接攻击，你们两个人掩护我。」

「……小，小心哦大家。先发制人的奇袭作战倒还没什么，如果是正面交战的情况，就算我们三个联合都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倒一个骑士呢。」

安琪蕾涅露出了一副担心的表情。亚涅赛不由自主地要去敲她的脑袋，然而紧抓木片才得以贴在车厢壁上的身体一下子摇摇欲坠起来，只得赶忙再次抓住木楔。

三个人相互点头确认后，行动开始了。

露琪亚和安琪蕾涅两人，从一个木片跳到另一个木片，向着列车的车顶进发。亚涅赛并未目送二人远去，而是沿着车厢壁向后方移动。她的目的地是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连接处。

「万物照应（Tutto il paragone）。五大元素之第五元素（Il quinto dei cinque elementi）。展开象征和平与秩序的『司教之杖』（Ordina la canna che mostra pace ed ordine）。」

作为她的武器的莲之杖，就用绳子绑在她的肩上。

随着咒语从她小巧的嘴里咏出，杖的顶端原本收合起的天使圣像的翅膀也如同花朵般地绽放开来。

「偶像之一（Prima）。遵从神子与十字架之法则（Segua la di Dio ed una croce），连接异物与异者（Due cose diverse sono connesse）。」

在亚涅赛靠近连接部之后，改用单手抓住刺入车厢壁的木片，另一只手握住了莲之杖。

亚涅赛无视距离的存在，挥舞着莲之杖对着空中敲击。术式的威力相当于法杖挥舞的力量……也就是说亚涅赛自己的臂力。

（毕竟是钢铁制的列车部件，想用身体的力量打碎实在是不太可能。）

这时，她将视线转移到了从自己脚下高速流过的碎石上。

（把法杖插进地面，利用列车整体的动势，将这个力量施加到连结部位的话，就有可能将它破坏了吧）

亚涅赛轻轻扭转身体，确定了连接处的位置，慢慢将法杖的下端向碎石中插了下去。

就在这时。

突然，车厢连接处的车门打开了，从那里出现了一个全身披裹着银色铠甲的男人。

由于距离太近了，虽然在门刚刚有点动静的时候亚涅赛就慌忙想要躲起来，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这时，

放置在车厢座位上通讯用的灵装突然传出了微小的声音。骑士只要稍稍扭下头就可以发觉亚涅赛所在的位置，但他还是急匆匆地奔向了通讯灵装。

骑士在听完了通讯内容之后，

「你是说上次那个幻想杀手潜伏在开往福克斯郡的列车上？混账，他还打算向琪雅丽莎殿下报一箭之仇么？」

「Nice少年！我太爱你了！」

亚涅赛向着在车顶待命的露琪亚和安琪蕾涅用动作发出指令后，将「莲之杖」的矛头一转。

「咚叭！！」一声巨响炸裂开来。

列车的自动门被从外面打飞的同时，骑士正上方的车厢顶也一下子崩塌了。骑士正慌忙从腰中拔出佩剑时，三个人的集中攻击就已经爆出了。

面对从三个方向同时而来的奇袭，骑士仍然完全挡住了露琪亚和安琪蕾涅的攻击。

凭借了卡提那一世和「全英大陆」的力量，正面攻击骑士派而取胜的概率几乎为零。

正因为如此，亚涅赛并没有对骑士本人，而是对他脚下的地板发动了攻击。

「……？！」

骑士的瞬间反应也受到卡提尔和「全英大陆」的加护吗？普通人类绝对无法踏穿的车厢地板，被穿着银色铠甲的双脚像塑料泡沫一般的踩穿了。

理所当然，只有这样的攻击是无法打倒身经百战的骑士的。

（糟糕，继续这样胡乱加力的话这节车厢会断开的。这样的话就会眼睁睁地被前方车厢里关押着的清教派俘虏们逃走的……！！）

瞬间就想到了这里，可以说这个马上就停住动作的骑士是很聪明的了。

就在这时，

「咣咚！！」得传来一声钝响，无视空间存在的亚涅赛的「莲之杖」的攻击，毫无保留地向骑士的身体袭来，而且是无视厚重的铠甲，直接攻击肉体。

瞄准的地方时人体的要害。

更准确的讲，是骑士的两腿之间。

就像古装剧里武士与武士互放居合斩之后，骑士静止了几秒钟。

终于，他呻吟着说道，

「这……这种攻击，有违骑士精神……」

如此一击都没被打倒，毕竟是受卡提尔和「全英大陆」加护的么。

从鼻子喷出一口气的亚涅赛·桑库缇丝，昂首挺胸地反驳道

「我们可是修女啊！！」

同时「咣咚咣咚咣咚」的声音不断传来，骑士的铠甲噼里啪啦地震动着。虽然隔着头盔没法看到其实现在的表情，不过想必是非常凄惨的吧。

「额呵。说到底还是我这种无视距离的攻击最为有效啊。因为能隔过厚重的铠甲直接攻击肉身嘛」

亚涅赛一边说着一边捅着已经一动不动的骑士，确认是否还能反抗。

啊哇哇哇哇，脸红成一团的安琪蕾涅，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害羞吧，转向了通信用的灵装，在一旁收听起骑士派的情报来。

「恩，恩……似乎那个刺猬头和『新生之光』的女魔术师一起从货物车厢中逃走了？」

露琪亚不由自主叹了口气。

「真是的，这是什么状况啊。不对，对于那个少年来说这种状况反而是正常的状况吧」

「之后想潜入河水中但失败了。华丽地摔到水面上之后被冲到了下游。然而好像被同样逃亡中的第三王女薇莉安捡到，现在正在三人一起与追捕而来的骑士派激战中。」

「什么状况？！日本桃太郎？！」

露琪亚不禁咬牙切齿地说道，安琪蕾涅肩膀颤抖着，

「呃，不，就算你跟我说也……！？修，修女？亚涅赛那边也请为我说句话吧——哇」

再次望向亚涅赛的安琪蕾涅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悲鸣。

在视线的另一端，为了从已经被打败的骑士口中撬出情报而努力的亚涅赛，正在用某种诡异的手法运动着莲之杖。

「啊啦。比起敲击来你果然更喜欢被抚摸呢。啊哈哈，你的身体噗噜噗噜地在颤抖呢，有什么想说的吗？啊啦，啊啦啊啦？这里也有反映？比刚才那里还敏感不是么。呼呼，身为男人竟然被人玩弄洞口有感觉，这个变态。干脆，直接用这把杖子一直插到最深处如何？！」（译者：对天发誓，我是直译的！！！！）

「呜……呜哇啊啊啊啊！！修，修女亚涅赛，禁忌模式全开？！」

「……修女安琪蕾涅。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惊讶的。修女亚涅赛在之前的『法之书』事件中在在建的奥索拉教会不也是差不多相同的感觉么。」

「不…不是…可…可是…修女亚涅赛本质上不是那种纯情可怜型的少女吗？|仅仅被那个少年看到裸体就休克了的程度！！」

「恩，修女亚涅赛是那种虽然掀开别人的裙子会很满足，但是如果自己的裙子被掀死也不愿意的那种人啊。」

「这不是最、最差劲的人么？！」安琪蕾涅惊恐地说着。「……你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么」露琪亚无力地叹了口气。

「差不多适可而止吧。虽然只不过是掺杂任何感情和欲望的逼供手段，但如果现在还不停下来的话骑士先生就会肆意堕落下去的。」

「正进行到高潮的修女亚涅赛能阻止得了么？！」

「让她恢复正常很简单哦，刚刚不是说过了吗」

露琪亚盯住了正忘我的操纵着莲之杖而对这边的对话毫无察觉的亚涅赛的屁股，说道

「修女安琪蕾涅。现在该你出场咯。因为修女亚涅赛比死都还讨厌自己的裙子被人掀起来。」

黑夜中，浮现出两个人影。

一个人是威廉·奥威尔。

另一个是骑士团长。

刚刚还在以超过音速的气势高速运动的两个人，现在都静止了下来。骑士团长用长剑防御失败，以一种不太帅的姿势定在那里，威廉大剑根部的钉背，绕过了骑士团长的防御插进了他的右胸。

装置在大剑根部的钉背，并不是五寸钉的规格。

而是和全长3.5米的大剑相对应，如同木桩一般的钢钉。

认真考虑的话，这样的攻击即使不能瞬杀对手，至少右侧的肋骨应该全都碎裂了才对。

被黑暗隐藏的两个人的表情，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

一个是郁闷无奈。

一个是满不在乎。

但是，

做出郁闷无奈的表情的是威廉，

而做出满不在乎的表情的则是骑士团长。

即使不算是必杀，威廉刚刚对骑士团长使出的一击也应该有足以使骑士团长无法动弹的程度的破坏力。

然而，事实上一点伤痕都没有造成。

本应插入骑士团长右胸的钢钉，不仅没有造成一滴出血，连他制服的布料都没有划破一点。

如同海绵般不自然的触感，连威廉都露出了无法理解的神情。

（……冲击偏离了……不，不是这样。这是……？！）

「你听说过一个名叫所罗门的北欧战士么？」

右胸仍在被被钢钉压迫着，然而骑士队长面不改色的说道，

「那个战士运用魔法，能够将敌人武器的锋利度变为零。因此，无论受到了怎样的攻击，所罗门总是毫发无伤，只是单方面的切砍对手。」

「难……道……」

「我开发出了一种能将所有我认识的武器的攻击力都化为零的术式。事先说明哦，这个术式的作用对象不分科学还是魔法。理论上核武器也能无效化，目前已经验证的武器中……恩，对了。极东之地是圣人所发动的，神格级别的攻击的话基本上可以应付。」

「对于各种不同的武器的作用时间顶多只有10分钟左右。嘛，弓箭和弹丸的话只要落到地上就没问题了，炸弹在被阻止起爆的十分钟后，除非再次受到外因左右，否则也不能自行爆炸。这似乎跟你也关系不大啊。总之，我所创造的，只是十分钟的宽松时间……只不过，在货真价实的战场上，送给对手这样的等待时间意味着什么你应该再清楚不过了吧。」

骑士团长直直地望着威廉。
「曾经在多佛受到了相当过分的袭击哦。所以才想出了这样的对策。」
「……」
威廉急忙抽回了眼看就要被徒手抓住的阿斯卡隆。
继而就利用拉开的一点点距离，不断地变换攻击方式对骑士队长施以斩击。
红色光芒——为了斩断恶龙肌肉的斧一般的厚重刃部。
归零
蓝色光芒——为了切除恶龙脂肪的剃刀一般的薄削刃部。
归零
绿色光芒——为了掀去恶龙鳞片剑身中段的开罐器一般的钉背。
归零
黄色光芒——为了取走恶龙内脏附加在剑身上钢丝锯一般的金属线。
归零
紫色光芒——为了切断恶龙骨骼而在剑背上装置的巨大钢锯。
归零
粉色光芒——为了拔下恶龙牙齿而在剑柄后部安装的叉形钢钉。
归零
白色光芒——为了挖出恶龙的神经而在剑体根部设置的近战用钉齿。
归零
「这些都已经之前归零了哦！！…差不多你也黔驴技穷了吧！！」

从超近距离袭来的阿斯卡隆被骑士团长如同泡沫塑料板一般抓在手上。威廉一边向握剑的双手注入了最大限度的力量，一边与骑士团长相互瞪视着。

处于绝对优势的骑士团长，用另一只手重新拿握紧了赤黑色的大剑。

「结束了」
停止动作的双方，距离极近目光相互碰撞。
骑士团长一面封锁住佣兵的大剑，一面无可动摇地说道。
「或许你可以发动不需要武器的魔法——恩，没错。如果是你的话也可能用卢文魔法杀死我啊。要试试么？」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认真的提议，从他的语气中就能听出来。
威廉和骑士团长在速度上是同一等级的。如果在这个时候使用别的魔法而忽略了用来驾驭身体的术式的话，绝对会被一瞬间斩杀的。

「这种力量，是通过卡提那一世为媒介为了保护英国而借来的。像你这样不加深思熟虑单单为了自己的伤感就想扰乱这个国家的人，是绝对杀不了我的。」

骑士团长赤黑色的大剑，瞄准了威廉。

在一击必杀的状态下，他说了最后一句话。

「和第三王女一起，归天去吧！」

「……你还不明白么？」

这时，传来了一声很轻松的发言。

这是从身为自己旧识的敌人口中发出来的。

「这种事情，没有必要特意说出来吧。」

「什么……？」

惊讶的骑士团长，看着自己用手握着无法动弹的阿斯卡隆。
更准确的说，是看着大剑的侧面——用金属零件固定着的一枚纹章。
「你这家伙在想什么？你有什么企图？」
「真是纠缠不休。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问的么？」
听到这样的回答，骑士团长的表情变得愈发不可思议。
威廉·奥威尔并非单纯的乐观主义者。说不定他比留在英国的骑士团长更为深知战争的残酷性。
这个佣兵肯定知道，在这样的局面下，「军事」与「仁德」，拥立哪一派更能守卫住英国。推翻琪雅丽莎拥立薇莉安的话，以她的能力连已成为罗马正教先头部队的法国一国都无法击退吧。

这个男人永远有着自己的想法。
然而，这样自取灭亡的道路是不可能让威廉死心塌地地追随的。
是骑士团长漏掉了什么么？
威廉·奥威尔这个佣兵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战呢？
这时，骑士团长再次看向威廉手中的武器。
准确的说，是看向位于大剑根部的盾之纹章。
(难道……)
这个纹章本来是某个佣兵被封任为骑士的时候所使用的。
然而最终他失去了这次机会，白金汉宫的走廊中留下了一片永远无法释怀的空白。
(难道……)
这枚纹章是一只盾分为了四块，各自都画着蓝色系的图案。
然后在此背景上加配了绿色系的龙，独角兽和丝毛犬这三种动物的形象。
(难道！)
分成四块的背景和三种动物的图案。

这只代表了一件事情。
（难道……！！）
蓝色的背景代表着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绿色的动物代表着「王室派」，「骑士派」和「清教徒」
这枚纹章所展示的是英国这一巨大组织的完美调和。
这名佣兵，并非是要拥护谁或者杀死谁。
他并没有考虑第二王女和第三王女的关系，而是在考虑女王和三位王女力量的调和。
「真的么？」
如同呻吟一般，骑士团长说道
「你是真的在考虑这种事情么？」
作为回答，威廉·奥威尔凝固的面部肌肉微微松弛了一些。
好像在说，你终于想到这一步了。
「我应该说过，对话这件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不可能」
「没关系」
在穷途末路的时刻，威廉令人吃惊地轻松应答。
「不必堆砌一大串的官方辞藻，也不必为了获得其他人的理解而准备什么『理由』。就像你刚刚斩钉截铁说的一般，佣兵无聊的个人感伤。并不希求他人理解。你只要默默地去相信自己相信是正确的事情就可以了。」

很少见地，骑士团长无言以对。

虽然如此，但正如佣兵所言，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理由能停止这场争斗了。

不管怎么考虑，为了英国都必须完成变革。

在这样的危机之下如果第二王女不能成为一国之主，真不知会有多少外敌压境而来。

所以，

（……到最后，应该做的事情还是没有改变么）

相互都表明了自己的理由。

已经不需要什么言语了。

哪边胜，哪边败，

他们的世界中只有这个了。

（然而，失去了所有武器的你是没有任何胜算的）

阿斯卡隆的宝剑就被骑士团长抓在手中无法动弹，而骑士团长的剑随时可以斩向威廉。

令武器的攻击力归零的所罗门术式的持续时间是十分钟左右。在威廉·奥威尔这一强敌的武器回归正常之前一定要将威廉·奥威尔击败。

「做了个了结吧，我要砍下去了！」

「这样啊」

面对这样直接的回答骑士队长有些惊讶，就在这一瞬间。

威廉用尽全力将阿斯卡隆的剑柄回拉——之后，剑柄出人意料地脱落了下来。

一时抓着阿斯卡隆失去攻击力的剑刃的骑士团长，微微有些失去平衡。

（……？是剑被破坏了么？）

骑士团长这样想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威廉·奥威尔的剑柄前端，出现了一把长度超过一米的剑刃。

隐藏在3.5米长的巨剑中，最后的名剑。

通常，刀剑的钢体会有一部分嵌入剑柄之中（或者用两块木板夹起来作为剑柄），用螺钉或楔子固定。以此来防止在瞬间剑柄与剑体脱离开来。

阿斯卡隆则正相反。

是剑柄深入钢材中，在大剑的内部隐藏着一把略微细小的剑。

这是只有巨大异常的剑才能实现的机关吧。

正因为是隐藏着的，骑士团长并不能识别那把剑。

威廉像是用巨大的身躯掩藏住剑一般，一时间背对着骑士团长。接着利用那股势头高速地扭转身体，以横向回旋的轨迹一击。

「哗轰！！」一声传来了大气炸裂的声音。

「！！？」

骑士团长的神情第一次发生了变化。虽然全力后退但制服仍然被割裂，胸肌上穿过一条直线的伤痕。随后，红色的液体流了出来。

是的。

在北欧神话中登场的所罗门不就被隐藏在袖子中飞出来的暗剑所杀的么。

剧烈的疼痛，与其说是锐利不如说是沉重地强加于骑士团长的身体。

最后的绝招，继续战斗的斗志，以及无言地发出的一击。

想到这样一来就证明了威廉·奥威尔的正确，骑士团长不由自主地咆哮起来。

「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

咆哮着的，不仅仅是骑士团长。

手持着最后的名剑，或者说是灵装阿斯卡隆真正核心的剑刃的威廉·奥威尔，继续追赶着后退的骑士团长，想要冲进里。

被砍中的伤口，不断的失血都令骑士团长的动作迟钝起来。
但是，这还不是致命伤。
骑士团长还有两个手段可用。
用赤黑色的长剑将威廉的身体切断，
或者用所罗门术式将威廉的剑的攻击力归零。
(使他的剑瘫痪)
骑士团长马上就做出了决定。

（如果不把象征着抵抗的那把剑粉碎就斩杀了佣兵的话不能称为「胜利」）

是因为深信自己的正义。

并不是简单地结束战斗，而是要将对方的正义彻底的踩碎，这才是骑士团长。

无视胸口处伤口所带来的疼痛，骑士团长准备对威廉最后的武器施以所罗门之术。无论如何只要能扛过这一击，之后就会是骑士团长单方面的进攻了。

「归——！！」

正说着的骑士团长，突然停下了。

威廉·奥威尔手中握着的，并不是一把剑。

虽然用双手握着剑柄，但在其之上并没有剑刃。

「啊…… 在哪？」

骑士团长发动的所罗门术式，是从自己所识别出的武器上，选取一个目标点，让其攻击力化为零。

反而言之，对于无法辨认的武器就无法进行干涉。

就在这时，骑士团长看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物体。

威廉握着的剑柄上部，延伸出了一条极细的金属丝。同时佣兵的大拇指，靠在隐藏与剑柄处像是按钮的东西上。

（刚刚把剑从剑柄中射出来了么！？）

恐怕等骑士团长错过施术时机之后金属线就会回卷重新将刃部接回，然后再施展第二击吧。

如果这招成功了将会对骑士团长造成巨大的伤害。

被发现的话就白费了！归——！！

正要视线从威廉身上转向他的头顶，骑士团长发觉视野的一角有什么在动。

那是一根长约两米，人胳膊一般粗的树枝。

威廉用脚踩着折断后滚落在地的树枝的一端，树枝像跷跷板一般的另一头翘立了起来。

上面的巨剑和下面的树枝。

就算都被当成武器使用，哪一边更危险一些也是不言而喻的。

（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产生一时的迷茫么？）

骑士团长毫不犹豫地看向上方。

他要将会给自己造成致命伤的名剑的攻击力归零。

（这下就——！！）

确信自己会胜利的骑士团长双手握紧赤黑色的巨剑，进一步加大了力量。

然而异变发生了。

从威廉手中的剑柄与空中的刃部之间连结的金属线中，准确的说，是从微米级别的软管中，喷出了如同树脂般的液体。

这种液体刚一接触空气就像动物胶一般的固化。向着四面八方飞出的液体凝固之后就形成了一根原始的棍棒。

没错。

变成了威廉·奥威尔最喜爱的武器，巨大的棍棒。

「！！！！」

「！！！！」

（来得及么）

这是最后一击。

如果被挡住了便是骑士团长获胜，如果砸下去了就是威廉获胜。

对着即将迎面而至的钉锤，骑士团长集中意识。

（归零！！）

佣兵将全身的力量灌注于钉锤猛挥下去。

骑士团长则不考虑防御地挥剑应对。

两只巨大的兵器交错。

「咚！！」得一声炸裂开来。

能将人的身体粉碎的恐怖振动，在周围波散开来。

在那一瞬间。

紧要关头的时候骑士团长的术式发挥了效果。

威廉·奥威尔手握的钉刺满布的钉锤的攻击力变为了零。即使以音速直击下去也无法伤及骑士团长分毫。

在黑暗中，两个男人静静地矗立着。

在任何人看来，结果都是显而易见的。

「…… 哼」

先开口的，是骑士团长。

可以自由操纵神话中的武器的「模型」作为自己的攻击手段的男人，他最后一击所选择的是将可以将所有东西切断的「切断威力」。只是被剑刃碰到就能使大地断裂的破坏力，就算对方是圣人也罢，被直击到的话只有死路一条。

「真是的，无聊的结局啊」

「……」

对于骑士团长的话，佣兵没有作答。

之后，骑士团长的身体大幅地横向摇摆。

威廉的钉锤，深深嵌入了他的头部。

更准确的说，是钉锤的——同时也是大剑的柄。

再精确一点的话，是射出剑刃的机关的一部分，用于将剑身固定于剑柄之上的一小段金属稍微延伸出了一点。就是那一点，刺入了骑士团长的头部。

骑士团长可以在自己辨别出的武器之上选取一处目标，让这个武器的攻击力失效。反而言之，即使一开始就在面前，然而却没有将其认作是武器的话，对其攻击力就无法做出影响。

「和你分开了十年…… 自己真的已经锻炼得很强了…… 我以为…… 结果还是和当年在多佛一样，还是被出其不意的招数打败了么……」

骑士团长的赤黑长剑，受威廉一击的影响轨道偏乱，从手中滑出落在了远处的地面上。

「而且啊…… 你还真是…… 骑士都比不过的…… 装腔作势的家伙呢。竟还在表示四地三派调和的纹章中…… 加进我的名字……」

胜负已定。

「你从以前开始…… 就是这种男人啊……」

他的身体倾斜度继续加大，终于倒在了地上。

不过并没有死。

就像用武士刀背打一样，头部受到攻击昏死过去。

虽然攻击力没有受到影响，但本来骑士团长也不是一块固定金属就能打败的弱者。而且威廉·奥威尔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才将决定胜负的最后一击托付给了这一块小小的金属。

理由很简单。

「说到底我只是不入流的佣兵『崩坏の恶者』， 和坚定的骑士比起来可以更加自由奔放地战斗」

只是自己一个人，佣兵沉沉地低语。

「…… 然而很不巧，身上并没有带着能够杀死老朋友的剑。」

威廉很少见得，说了句无用的话。

上条当麻到达了福克斯郡。

被河水弄得浑身湿漉漉的他颤颤巍巍地打着哆嗦，然而现在可没有抱怨这些的闲工夫。或许是因为深处敌方中心处的紧张感吧，一般性的感觉开始变得淡薄起来。

（该死，欧洲隧道的起点在哪里啊？！

要是茵蒂克斯还没从那里被运走就好了……）

在连像样的路灯都没有的山林中，上条直直地向着黑暗中望去。

虽然一路上遇到了谜一般的女魔法师和第三王女薇莉安，但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身边。中途碰到了新生天草式教派的斥候，便将那两个人托付给他们了。似乎是从亚涅赛处得知了「上条他们在福克斯郡」这样的消息，正好乘水上救援机来到这一代的新生天草式教派便派出了斥候搜索他们。…… 不知为什么普罗莉丝一看到天草式的人便大喊道「你被骗啦大傻瓜！！」，到底是为什么呢，上条歪起了脑袋。

另一方面，在福克斯郡似乎有一个叫做骑士团长的强者保护着第二王女琪雅丽莎，连身为圣人的神裂火织都被打败了，如今身陷无法行动的状态。

为了避免身受重伤的神裂火织遭到敌人的追击，再加上重要人物第三王女，天草式必然地选择了防守态势。现在正减小动静躲避着骑士派的搜索，想要趁敌方不备开动水上救援机。

「干脆，把『布阵』打乱重新整理人员，派几个人和你们一起行动也可以」

当天草式为上条等人着想如此提议时，说实话，真的很想老实地接受了。然而上条打消了这个想法，重新冷静地考虑。

「不，你们一心一意地守护好救援机吧。要是薇莉安公主再次被劫走就麻烦了。而且神裂不是正在做复原魔法么。那样的话，比起你们过来这里，还是让她早一点恢复战力更让人安心。」

「但是……」

「而且救出茵蒂克斯后该怎么逃出福克斯郡啊。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守在目的地那里，这样的话我就能放心了。」

终于，通过这种间接地加入整体作战方案的方式，新生天草式总算不情不愿地接受了。似乎他们有一种相当不愿意抛弃他人的属性。

骑士派最优先攻击的目标，是第三王女薇莉安。

新生天草式的战力，应该最大限度地用于保护她和神裂的安全，这样才最为合理。

（…… 什么嘛，满脸通红的五和竟然被其他人绑了起来。她这么想去救茵蒂克丝么？果然是之前与后方之水的战斗中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了吧。）

上条满不在乎地想着这种要是让五和听见了一定会用枪把他刺穿的事情。

无论如何，现在他孤身一人。

「……？」

这时，上条猛地抬起头。

能听到什么声音。

正想着的上条的耳朵里，紧接着，便传来了冲击波一般的爆炸音。

「！？怎么了…… ！？」

上条没有什么意义地压低身体，望向那个方向。

不过当然，黑暗的另一端什么也看不到。

虽然看得出接近那里的话一定没有什么好事，但是如果不闯入险境的话也救不出茵蒂克丝。

上条慢慢地接近着声音的发源地。

一路上，虽然也有一些落叶，但基本是柏油铺设的窄窄的路面。而后到了一个地方，路面龟裂，破碎，直至变得异常难走，到最后甚至还有黑色的泥土被翻掘了出来。巨大的树木都被胡乱切断。

依旧，没有路灯。

但是，却有光源。

「那是……」

马车，对吧？

十米开外的地方，停着什么东西。

在一架极富古风的交通工具的前方，吊着一盏煤油灯，灯体被一只「コ」型的灯罩罩住。这大概就是手电筒的前身，被称为煤油提灯的东西吧。似乎不像是仿造品，而是真的有火在里面燃烧。驱散黑暗的光芒偶尔忽明忽暗地摇曳着。

但是，光并不仅仅是这些。

还有相互撞击的兵刃，以及钢铁铠甲之间所爆发出来的火光。

那里，是人与人相互厮杀的货真价实的战场。

仔细观察，才发现马车也并非安然无恙。

四个轮子中有一个已经损坏，不自然地倾斜着。

而且，战斗就在这架破损了的马车周围展开。不，称之为「战斗」合适么？至少，上条所看到的，并不是拥有对等力量的战士之间相互对战的情景。

身披银色铠甲的众多骑士，从各个角度飞奔而来。

而站在这中心的，是一个手执全长超过3米的大剑的男人。

发生了些什么。

上条的眼睛无法捕捉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展开了一场攻防对抗——其结果就是，银色的铠甲上面连续爆发出大量的火花，并且一道一道地吹

飞了出去。

其中，有一道就紧挨着上条冲过。

这并非偶然。

站在中央的男人，并未扭过头，仅仅转动了下眼珠望了下上条。

强悍的身体。

蓝色的装束。

巨大的武器。

将这些综合起来，上条猛然感到了一股恶寒。这并不是单纯的预感那种暧昧的感觉，而是在学园都市第二十二学区里，被真实地追杀到几乎死掉的「经验」在向上条发出危险警告。

而这一切的元凶，在看到上条的脸后说道

「哼。看到了一张晦气的脸。」

「后方之……水！？」「神之右席」中具有格外强大力量的男人。虽然曾经在学园都市中败退，但那是借用了原天草式成员，「圣人」神裂火织的力量才勉强得以取胜。

（还……活着？！当时确实是在地下街的湖中发动了超大爆炸的啊……难道，连那个都能扛过然后从学园都市中逃脱了么！！）

乱作一团的脑袋里，不断假设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但是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难道，「神之右席」还要这场本来就已经够麻烦的武装叛乱里掺上一脚？！）

上条不禁咬了咬牙，不知不觉地嘟囔道

「（……可恶，本来光是一个武装叛乱什么的就已经够麻烦的了。这到底是多不幸的一场巧合啊！！）」

「这并不是巧合吧」

虽然二者相隔甚远，但是并没影响后方之水对上条的话做出回应。上条马上对他超级敏锐的感官提高了警惕，而后方之水则漫不经心地指向了马车这边。

「如果你的长期目的是解决这场叛乱，近期目的是对禁书目录的再回收的话，那我们的行动还是有一些一致点的。」

什么？上条顺着后方之水的指尖望去。

这是，损坏的马车的门打开了一半，透过门缝，如同修道服风帽的布料跃入了上条视野。那并不是普通的修道服，而是白底金纹，好像红茶茶杯似的修道服。

「茵蒂克斯！！」

上条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但是并没有回应。

虽然很想马上跑过去，但是把注意力从后方之水身上移开过于危险了。

但是，对于高度戒备的上条，后方之水则显得没什么兴趣。毫无多余动作地从马车附近离开了，背对着上条。

「你的目的如果是再回收的话，就赶快动手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比遭到占领的伦敦更为危险。」

「……？」

面对不可思议地毫无敌意的后方之水，上条只能惊讶地看着。

但是，事态并没有就此一直下去。

「哼。看这样子，骑士团长似乎被干掉了呢。」

一个突然的声音。

上条和后方之水转头望向那边，从树林里走出了一名女性。

身为英国皇室一员的她，身穿的红色的礼服各处配饰着同色的皮草。右手中，握着一把既没有尖也没有刃的剑。

「在把这把剑操练得顺手之前，将两个人头给我提来。我明明是这样命令的……但仅仅是把你的手打伤了么。净是给我添麻烦。」

是第二王女琪雅丽莎。

这次叛乱事件的主谋。

「！！！」

上条不由自主地做出了战斗的架势，但是第二王女根本没有看向他。

一直盯着后方之水的她，轻轻地挥舞着卡提那一世。

「真是给我添麻烦啊。既然没有了打头阵的，那我也只有亲自收拾一些杂鱼了。」

「麻烦事已经没有了。因为叛乱的大幕在这里就要落下了。」

看着重新架起大剑的后方之水，第二王女微微笑了笑。

后方之水的表情发生了变化，开始运动大剑。

但这一击并非是瞄准琪雅丽莎。他用大剑的侧面击向身旁的一棵大树，利用其冲击波将上条吹飞到了一边。

另一方面。

第二王女将手中古怪的剑高高举过头顶。

「这把剑，本来是为了将英国的领土从地球这个行星上割离，从内部进行管制的仪式剑，然而——利用它的特性，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到哦。」

琪雅丽莎表情冷漠地，挥下了剑。

「咚！！」的一声

下一个瞬间，上条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次元被切断的景象。

射程接近20米。

上条和后方之水所在的直线上方，伴随着一声异样的声响，有什么东西通了过去。宽度只有卡提那一世的宽幅的一道墙壁般的带状物质展开了。颜色是白色。如同未上色的塑料模型一般，本来还没有成为物体的物体出现在上条眼前。

「刚刚在练手的时候发现的……灵装本身虽然是很古老的东西，但是作为使用者的我可以依据最先进的『军事』知识，让它的攻击特性稍稍发生改变……嘛，拥有同样性质的母皇也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情。」

琪雅丽莎的声音中，夹杂了一些喜悦的情绪。

「你知道么。三维的物体被切断的话其断面是二维的。二维的物质被切断的话其断面就展现出一维的形态。」

能听到「咕咚」的声音。

不合逻辑地漂浮在空中的带状物质，就在上条的旁边落了下来。

质感和陶瓷很像，但是与看上去的想法，其质量非常巨大。落到地上后，便扑哧扑哧地陷入了黑色的泥土中。

「同样的道理，将比三维物质维度更高的物质，也就是空间，切断的话，断面就会以三维的形态出现在这个世界中。其结果就是表现为这样的断面残骸物质。」

第二王女将卡提那一世扛在了肩上。

这次并不是攻击。

虽说如此，沿着第二王女的剑的运动轨道次元再次被噼啪噼啪地斩断，像是削铅笔剩下来的碎屑一样的带状物质落到了她的脚下。

「不仅如此，这把剑不区分高次元或低次元，而是将此坐标上的所有次元统统切断。在断面物质中，我们人类能认知到的就只有『表现在三维世界中的东西』。」

（这是什么……）

上条呆住了。

如果对方所说的是真的，那这把剑就是可以将次元这种虽然知道其实际存在，但却近乎于一种概念的东西完全切断的怪物武器了。不管用怎样的钢铁保护自己，卡提那一世都可以毫无阻碍地从次元层面上将身体切断的吧。

虽然如此。

如今，上条已经没有恐怖这种感觉了。等级相差太多了。由于宇宙大爆炸的原因导致了宇宙无休无止的膨胀，然而能延伸自己的感官具体地感受到宇宙本身的人并不存在吧。第二王女琪雅丽莎所操纵的，就是那种领域的能力。

「全次元切断术式」

琪雅丽莎用手腕骨碌骨碌地转动着卡提那一世，而作为次元残骸的断面物质噗噜噗噜地散落下来。同时，她笑了起来。

「我现在所做的也只不过是开始……好戏还在后面呢。只要出现一丝的失误，就会过于简单地结束战斗，是不是没什么乐趣啊？」

过了这么长时间，上条总算从惊愕的状态中慢慢恢复了思考的能力。

第二王女琪雅丽莎，武装叛乱的主谋。

在白金汉宫的时候曾很好地交谈过，也曾一起开心地笑过。如果可以的话，真不想和她战斗。然而，想通过交谈就解决这件事似乎太难了。而且万一一不小心，在马车中不省人事的茵蒂克斯也会遭遇危险。

（……可恶，交谈要先从对打开始么！！）

别说是人造的核武器避难所了，就算是地球和宇宙也能整个切开的剑，琪雅丽莎就拿着这样的一把剑对着自己。

上条瞥了一眼后方之水。

能相信这个人么？

无论怎样，后方之水是罗马正教「神之右席」一员这件事是不会改变的。

另一方面，这家伙也独自一人和骑士团长率领的骑士派战斗过。

似乎可以推测他和自己有着共同的敌人。

稍微犹豫了一下子的上条，已经没有空闲再迷茫下去了。

「喂，能争取点时间么」

「……」

上条一面盯着琪雅丽莎一面说道。后方之水一如既往不带表情的脸上皱起了眉头。

上条没有在意继续说道。

「那把剑超级危险的部分似乎只有边缘的部分。侧面的部分应该只是普通的钢材才对。用你的剑狠狠地撞一下那个地方，把它震歪，哪怕只有一瞬间就好。然后我用我的右手将这个灵装破坏。」

「哦，好可怕」

琪雅丽莎用十足戏谑的口吻打断了上条。

「的确，你的专有能力好像叫『幻想杀手』呢」

她把骨碌骨碌转着的卡提那一世停了下来。

没有刀锋的顶端朝下。

剑完全静止了下来。

「那么，就让你见识见识对付你的招式吧」

说着琪雅丽莎将卡提那一世的顶端一下次插进了地里。

「咚！！」地冲击波炸裂的巨大声响震击着上条的耳膜。

以第二王女为圆心，卷起了一场半径在五百米级别的穹顶形破坏风暴。

恐怕这是将原本用于发动全次元切断而聚集起来的魔法流，转换到了其他的路径上。本来可以将其他次元切断的巨大破坏力全部转换为了向着这个三维世界的各个方向均匀波散的冲击波。

名副其实的爆发。

地表被翻起，树木被掠倒，同时巨大的墙壁一瞬间就来到了上条面前。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上条大叫着，赶紧用右手抵挡。

然而，失败了么？

过分巨大而且连续施放的力量，单凭上条的右手是无法完全消除的。虽然失去记忆的上条头脑中仅残存着「知识」，但也能勉强想起「魔女狩猎之王」和「龙王的叹息」。

凶暴的重压向右手袭来，传来了咯吱咯吱地骨头摩擦的讨厌的声音以及疼痛。

被强力推动着，还不到两秒的时间双脚就被吹离了地面。

一旦身体被托到了空中，之后就很简单了。

轰隆！！上条的身体一下子飞了起来。

半径五百米的穹形爆炸了。

沿斜上方轰飞的上条，被抛到了200多米高的夜空中。

由下向上的推力和重力达到平衡的一瞬间，上条当麻轻飘飘地在空中静止着，俯瞰着福克斯郡零散的夜景。

（怎么办……）

马上就要落下去了。

而且上条的右手并不具备从200米高空掉落仍可以平安着地的那种方便的能力。

（怎么办！？）

重力这种理所当然的存在，对于现在的上条而言是致命的。

行间 三

英国女王爱莉莎德骑在马上。

不过并不是在装备齐整的豪华马场。而是在从温莎通往伦敦的细窄的柏油路上。刚刚还在黑暗的森林中奔驰疾走的她，现在则身处向着地平线无限延伸的广阔牧场。

（……真是的，英国的国旗本来是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旗帜融合之后做成的联合的象征，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就拆散了呢。果然，为了再一次联合起来就只有回伦敦把「那个」回收了。）

第二王女琪雅丽莎伫立在福克斯郡黑暗的森林中。

不对，应该称作原森林地带才对吧。

原先在周围的几十上百棵大树都在刚刚的一击中被悉数折断，切倒，轰飞到很远的地方。现在以琪雅丽莎为中心的四周都只剩下了被翻挖起的黑色土壤，以及勉强残存下的表面布满锯齿割痕的树墩一样的东西。

「哼，太过火了么。……不过无所谓了，只要这把剑还在就足以确保『变革』成功了。」

第二王女将卡提那一世担在肩头，轻轻叹了口气。

全方位的弯状爆破本来并非是卡提尔的使用方法。可能是受其影响肩上的卡提尔正微微地颤动着。虽然马上收手了，但如果再干一次同样的事情说不定震动就会把剑折断了。

（果然，道具就该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才行。不能只在战场上做应急处置，回白金汉宫后必须再做一次彻底的整修才行。）

而刚才遭到佣兵威廉·奥威尔袭击的马车，再一次踪影不明了。本来是应该运送承载着十万零三千本魔道书的魔法禁书目录的马车，现在却连其生死都无法确认。

虽然还得让禁书目录做出作为此次事件的开端的欧洲隧道爆炸为法国政府所主谋的证言，不过

（……嘛，「合理的口实」这种程度的价值有没有都无所谓了。毕竟现在整个国家的领导权都在我的手上了。即使以「不合理的口实」开战，也不会有来自任何地方的阻力了。）

琪雅丽莎将没有尖刃的卡提尔担在肩上，另一只手掏出了手机，用拇指操作着。从通讯录中拨通了一个号码后，将手机贴在了耳朵上。

对方是留在伦敦白金汉宫待命的「骑士派」的部下。

「伦敦方面怎么样了？」

「包括首都在内，英国的主要城市几乎都已掌握在我们的势力之下了。目前，伦敦市内的骚动已经被平复下去，民众之中没有发生暴动的迹象。」

「这样啊。我这边的骑士团长被打败了。」

「……！！这、这是……」

「很在意吧？想否定对吧？」

第二王女琪雅丽莎嘲笑着。通过卡提那一世将巨大的天使之力配送给「骑士派」和骑士团长的情况下，首领被打败的话力量的总量应该会发生动摇才对。

（如此说来，果然还是发生了动摇。）

琪雅丽莎带着这样随便的感想，不以为然地继续说道

「现在我要回去，欧洲之星还能发动么？」

「刚，刚才接到报告，说是增强兵力的货物列车刚刚到达您所在的地方。」

部下的声音听上去似乎有些靠不住。

「之后马上又接到了伦敦至福克斯郡之间的路线上，多处铁轨被不明身份者拆解的消息……现在正在分三处进行修复作业，考虑到其他线路也有可能遭到了暗中破坏，决定将全长100千米的路线全部再检查一遍……」

「原来如此」

（刚才的日本人，就是混在那趟货物列车中到这里来的么。在确认到达目的地后，后续的列车都没有用处了所以便在线路上做了手脚，将我方的基础设施加以破坏。）

对于这种游击式的反抗，琪雅丽莎抿嘴笑了起来。

她望向头上的星空。

「那么，把在福克斯郡周边进行警戒巡逻的空军直升机叫来。」

「但是……这个，没关系么？可能会成为对空术式的靶子的。」

「考虑到卡提那一世中所蕴含的『天使之力』的总量，就算飞机在空中被炸碎我也不会有事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尽早回到白金汉宫。」

「遵命。」骑士派的部下回答道。

紧接着，他继续说。

「此外，是您不在的时候发生的……法国方面打来了电话。」

「如果是议员之类打来的就无视掉」

「是法国总统同时还有一名议员的来电，该怎么处理呢？」

「虽然直接无视的话似乎也蛮有意思的啊。经由你那里转接到我这里来。你也在一边旁听就好了。让你见识一下新国家元首的外交手腕。」

这次的「遵命」之中，还能感觉出些微的笑意。

几秒钟之后，通信杂音的音质发生了变化。已经和另一个人连接上了。

「联，联手吧」

一开口，对方就说出了这种话。

是频繁地在各类媒体上露面的法国总统。

「在这次欧洲隧道爆炸的恐怖袭击中，我们应该联手才对。」

「啊呀，好大的杂音啊」

琪雅丽莎做出了一种虽然对方无法看见，但绝对能感觉得到的厌恶的表情。

「你是从脱衣舞酒吧打来的么？全是烦人的噪声根本听不到你这家伙说的是什么啊。别再往脱衣舞女的身上塞钱了，能稍微认真点说话么？」

「你，你这混蛋才要正经点！！我说对于双方而言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建立协议！！」

「喂喂什么协议啊？我们本来应该相互残杀一场才对啊。你是想舔我的XX么？对于个人兴趣我不想说三道四的，不过你要是不好好瞞住选民们的话对下次选举可是会有不良影响哦。」

「什、什么混账话！！我知道的啊！！」

可能是话筒直接受到鼻息的冲击，这次真的传出了噪音进到了琪雅丽莎的耳朵里。

距离大约不到50公里。

与刚才的森林，丘陵之类的相比，现在的道路没有那么复杂。（如果无视法定车速的话）开车大概三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伦敦了。

只是，

（虽说是军马，这家伙到底还是有自己的极限啊）

爱莉莎德握着缰绳，轻轻叹了口气。

作为赛马的英国纯种良马中的确有能跑得比汽车还快的，不过那必须是在柔软的土地或草地上才能达到的速度。在坚硬的柏油上驱使马匹全力奔跑的话，不一会儿马蹄就会碎掉。

况且，赛马场上马只是进行中段距离的奔跑，对于50公里的长距来说刚刚的法则就不适用了。

于是，女王就一直以时速二三十公里的程度一直前进，偶尔还必须防止马匹被累倒而进行短时间的休整。

（干脆，给它换上公路用的特殊马掌，再利用我的术式增强它的肌肉与耐力……终究是没办法这么乱来啊。如果能利用在古老街道上随处可见的增强马力的大型魔法阵的话倒还可以……不过毕竟还是没法对它使用啊）

在古街道上设置的魔法阵都有英国政府统一管理……也就是说，如果使用了就相当于于是给第二王女的走狗们通报了自己的信息。那样的话肯定会变成务必麻烦的事情的。

一般人肯定急不可耐的情况下，女王的表情却没有变得焦躁。

反之，爱莉莎德的视线正在安慰着过度劳累的军马。

「不好意思啦。让你陪我铤而走险了。」

军马确实不可能听得懂人话，但是女王还是情不自禁地这样说着。当然军马没有表现出任何回应，但是它稳健的跃动中没有任何不满，或者胆怯，或者迷惑的情绪。只是看着载着自己不断前行的军马的一块块肌肉，爱莉莎德知道自己真的是得到了这名优秀部下很大的帮助。

这时，从后面照来了汽车头灯的光亮。

是「骑士派」或者「王室派」的追兵么？女王将精神集中在了腰间挂着的卡提那二世上。然而并非如此。

开着一辆轻浮敞篷车的轻浮年轻人，和爱莉莎德骑着的军马并排前进。驾驶席上的年轻人很轻浮副驾驶席上的女子也很轻浮。

「嗨~搭便车成功~」

「假，假的吧！你真的从那时开始一直在森林里等车通过吗？」

对着在马上惊愕万分的爱莉莎德，副驾驶席上的萝拉·斯图亚特笑着点了点头。

另一方面，驾驶席上轻浮的年轻人也弯起了嘴唇。

「一开始还以为是一种『搭顺风车的幽灵』超级害怕来着，然而冷静地观察后发现只是个罗嗦的变态。本来想到了那边就把她扔下去呢，不过你们要是认识的话，就麻烦你现在把她回收了吧」

「真是不好意思啊。那么这只超凡脱俗的大傻瓜我就捡回去了。」

爱莉莎德发自内心的道歉之后，啪地单手抓起副驾驶席上的女人，从敞篷车里直接拉到了军马的后座上。

这时，握着敞篷车方向盘的年轻人好像刚刚发现到似的说道

「啊咧？这么说来这是马，这是马不是么？」

「……一看就该知道了吧」

「嘎哈哈哈哈！糟糕，这么近地看见马还是第一次呢。总之先让我照张相吧！」

「喂，别犯傻了，用什么手机的照相机！闪光灯会把马吓到的！而且你在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机这样做好吗——！！」

「好啦，我就不客气啦」

噼咔噼咔噼咔，伴随着白痴的电子声快门被不断按下。

不由自主条件反射一般，爱莉莎德做出了完美的女王式微笑。

「糟糕。这匹马晃得厉害啊。照出来什么都看不清啊。怎么马上坐着的人看起来像是要归天了似的。话说回来，啊咧？

这家伙好像在哪见过似的。是亲戚中的阿姨什么的么？」

「——」

应该女王爱莉莎德保持着笑容伸手拿起了卡提那二世。

虽然只是保留了不到两成的威力，但也是随便就能切断次元的仪式剑。

伴随着「吡嘭」的声音，敞篷车的冷却器被华丽地切成了两段，喷洒出的冷却液又引燃了发动机。

对着抛锚停在路边的敞篷车，女王哼地喷着鼻子。

「唉，难得一辆好车被浪费了」

「额，完了。把那辆跑车夺过来的话不就能大大地节约去伦敦的时间了吗！！」

听了萝拉的话稍微有些后悔的爱莉莎德，终于还是回到了积极的想法上。

她一边重新握紧缰绳，一边说道

「嘛，也不能把它扔在这个地方不管啊」

随便地这么说着，爱莉莎德和萝拉·斯图尔特继续朝伦敦前进。

稍微调皮地伸出舌头的第二王女的耳朵里，继续传来了已经走投无路的法国总统的声音。

「你正在向多佛海峡派遣军队是吧！而且上面还搭载着相当大型的飞弹！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威吓行动，不过你得清楚这将对两国的邦交产生重大的破坏！」

「喔——」

琪雅丽莎用无聊般的语气嘟囔着。

「我可不为命令核动力潜艇在多佛海峡待命的人有什么道理说这些啊。不过从我方频繁截获的加密报文来看，非常有法国式的特征，而且核导弹也是似乎是瞄准了伦敦。」

「……！？」

啊啊地听到了好像是光张嘴说不出话来的声音。

琪雅丽莎并未受其影响继续说道。

「法国同美国和俄罗斯一样都是有核国家。虽然我也明白你们还有那么一手不过……即便如此，喂喂。这也太露骨了吧。之前欧洲联盟凭借罗马正教力量，以无核化为借口将核武器及其开发能力从我国剥夺，所以现在才从容不迫？难道你是想要先发制人，一击将我国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么？」

「轰！！」地传来一声爆炸。

声源非常遥远。如同远方的雷鸣一般声音与光亮都发生了延时。琪雅丽莎向着那边远处大海的方向望去。

「嗯嗯，不用担心，根据我方驱逐舰传来的情报，那似乎只是一只海猫而已。」

一边说着，琪雅丽莎用另一只手轻轻挥了下手卡提那一世。咚！！一百米大小的次元被切断了，顺着剑的轨道产生出了扇形的白色残骸物质。

琪雅丽莎运用「似神者」的力量，将巨大的扇形用一只看不见的脚踢了出去。那扇形势头猛烈地飞了出去，像是直升飞机一样高速旋转着，向着地平线的方向渐飞渐远。

「……我们国家的雷达和防空武器对这种程度的空中不明物体还是可以发现并加以迎击的。旧式的大型导弹的话只不过是靶子罢了。就好像没有加上任何隐蔽术式的铁块一样，发来100发就能击落100发。」

接下来，琪雅丽莎又接二连三地踢飞了几只巨大的扇形。

「不，不是。不是的！！那只潜艇并不属于我方。加密报文？那种东西只是为了嫁祸给法国的手段吧！！」

「嘛，你们也没有证据啊。」

第二王女干脆地承认了这一点。

承认之后，她这样还击道

「那样的话，我们将瞄准着我国首都所属不明的混账潜艇，通过防御行动击沉也没有关系吧。因为和法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们也没有道理对潜艇人员进行救助吧。……而且如果对这次作战如果有一点点的妨碍的话，法国就会被我国认定为『所属不明潜艇』的协助者，就是这样。」

咚————！！连大地都被震动的轰声炸裂开来。

这次并不是驱逐舰的大炮。而是琪雅丽莎释放的巨大扇形直击到了海面，凭借其巨大的重量将藏在海中的「所属不明」的潜水艇击沉的声音。

「一杆进洞，是吧？为了发射导弹而在浅水区待命和不太好啊。现在才慌忙下潜也已经来不及了。这样下去『所属不明』的潜水艇舰队就会一个不剩咯。」

「你，你这家伙……！！」

「哦，对了。只要所属不明的潜水艇向法国海军发送了救援请求，或者像法国国境的一边退避了一毫米，我国的驱逐舰就会发射捆绑了地中贯穿弹的飞弹。第一发打向凡尔赛，第二发打向巴黎，第三发……嘛无所谓了。要是遭到这样的攻击还没有接受教训的话，就到那个时候在决定好了。……统治者的评价是通过他能保护多少国民来决定的。你这次的表现有可能会不及格哦。」

只能这样默默看着好不容易才展开的王牌全部沉没。除了听着身边的悲鸣，强行忍受之外没有其他的选项了。

对着已经失去言语的法国总统，琪雅丽莎饱含着嘲笑说道。

「现在，是不是该把接力棒传给那个只会在摇篮里睡觉的公主殿下了呢？虽然你可能有自信能在议会政治中取胜，不过凭你们愚蠢的头脑是无法和我们对抗的。你还是赶紧去凡尔赛的圣女那里死死低下脑袋，向那个晦气的军师请示神谕比较好吧。……不然的话，因为自己的一时意气引发战争导致自己国家的灭亡的话，你可就会留下史上最无能统治者的骂名了哦。」

听到了对方像小孩子发脾气般的大吼大叫后，琪雅丽莎挂断了电话。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头上响起了直升飞机的声音。

这是刚刚在福克斯郡执行巡逻任务的空军直升机。

观测用的直升机大多是攻击用的直升机卸下武器得来的。宽幅还不到1米的极小型直升机。本来是双人乘坐的飞机，恐怕是为了琪雅丽莎而在中途放下了一个飞行员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么晚才到达时不能容忍的。

发现到琪雅丽莎的直升机在二十米的高空停了下来，正要缓缓地降落下去。

然而，在这之前第二王女一边动作了起来。

咚！！的一声，第二王女垂直起跳到了二十米的高空，用单手抓住了直升机的侧面，同时用锐利的鞋跟插进了直升机的装甲。当着惊讶得喘不过气来的飞行员的面，打开了舱门，好像坐进自家轿车的后座一般轻松地进到了直升机里。

「……直升机虽说方便，但是有会把我的头发吹乱这个问题。」

单凭脚力就跳到半空中的琪雅丽莎，用手拂着头发脸上浮现出不快的表情。

她环抱着双臂，用像是告诉自家司机目的地一般的口吻继续说道

「拜托你开往白金汉宫。在那还得对这东西的细节做些调整。」

琪雅丽莎用手背轻轻敲了敲卡提那一世的侧面，用毫无所谓的语气说道。

「你可别太磨磨蹭蹭的了，要是你不好用的话就算把这架飞机打落，我自己跑回去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2

「好痛、痛……」

上条当麻感觉到背后一阵钝击的痛感，睁开了双眼。

上条现在呆在一处好像破烂的大楼废墟一样的被扔在山上的报废车辆里。似乎是货真价实的外国车，看起来耗油量很大的轿车。……称作「车里面」似乎不太合适。因为已经没有车顶了，门也全被卸下了。与其说是报废车辆还不如说是一台车架。上条就横仰地躺在里面。

车门外的另一边还是黑暗的森林。依旧不变的黑夜中，可能因为眼睛多少适应了一些，能够看到一团整个黑色的暗影——不对，虽然是暗影但仍有明暗浓淡的区别，是一个物体的轮廓。对于在东京生活的上条而言，真切的感受到星光的存在，还算一件蛮罕见的事情。

「……怎么……了？」

上条从后座的沙发上懵懂地坐起身来，整理自己头脑中的情报。

（……确实，我并没有抵消掉第二王女的攻击而被吹飞了起来……不是被扔到了超级高的高空的么……？）

以正常的思维考虑，从数百米的高空落下可不该毫发无损才对。这已经不是下面有个缓冲垫就能搞定的程度了。然而，现在的上条四肢健全，也没有骨折的迹象，连一点擦伤的痕迹都没有。

这时，从另一边

「悠闲的家伙，总算是醒了么？」

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声音，上条望向那里

「？！后方之水！！」

上条不由自主地摆开了架势，然而在摇晃的报废车中立足不稳，浮动的腰身再一次坐到了车厢后座里。

后方之水并没有想进到车里。

依旧（然而和在学园都市中不同）拿着一把笨重巨大的武器站在车外。

上条仔细地打量着后方之水，小心地问道。

「活……过来了……么？」

「这句台词，应该是对对方使出必杀的攻击，确信将对手杀死的人才应该说的吧。」

后方之水无聊地叹了口气。

「嘛，本来我是没想到能利用圣母崇拜的术式将我积蓄的力量从体内引爆。所以赶忙构筑了其他的发泄渠道将力量排出了体外。然而正因如此，我现在的力量已经跌落到只有普通圣人的程度了。」

格外喜欢沉默的后方之水，竟然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堆不明就里的话。遭受到同语言一起发出的怨念的攻击，「哇——我就要在这里被直接粉碎了——」上条卡啦卡啦地颤抖起来。

「话、说回来，刚才的大爆炸之后，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哼。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不过从空中把你捡回地面而已。」

听到更为震惊的话了！？上条惊呆了。

「恩？喂，稍等一下。茵蒂克丝怎么样了？！刚刚琪雅丽莎的一击产生的确实是全方位的爆炸吧！那样的话，那家伙乘坐的马车呢！？」

「想要发问的话先好好看清四周，自己好好动动脑子」

后方之水用发自内心的鄙夷目光看着上条，伸出了手指。上条顺着手指看去，报废车的副驾驶席上，一个身穿白色修道服失去意识的修女正被安放在那。

「……难道，你连她都捡来了？」

「嘛，那种情况下，两个人差不多就是极限了。」

虽然口气冷淡无情，但琪雅丽莎的一击的确是「爆发」了。后方之水在那一瞬间将马车中的茵蒂克丝拎出来，再捡起被炸到空中的上条，再对自己施加上最低限度的防御。他是说自己完成了这三个行动么。

（……越来越没有胜算了。话说回来，在学园都市的时候到底是怎么从这个怪物的手上活下来的啊……？）

「为什么……要帮我？」

「确实，见死不救的话会简便许多。」

后方之水毫不犹豫地說道。

「你明白自己就是整个骚乱的元凶吗？」

「……」

「话虽如此，不过目前的状况和在学园都市的时候还是有些不同的。单纯地你把罗马正教的人员打败这件事并没什么。我的首领想要的是你的右手。」

「什么？首领……？」

现在，控制着罗马正教与俄罗斯成教的联合的是一个叫右方之火的男人。然后，那个男人所追求的，是你的右手，以及发挥你右手威力所必要的禁书目录的知识。」

后方之水无视上条的迷茫，单方面继续发言。

「如果是这样，只要在这里将你的右手粉碎到形迹无存，或者将禁书目录的大脑破坏就可以打碎右方之火的野心。也可以这样解释。」

「！？」

虽然还不太了解状况，但眼下的危机已让上条全身僵直。

然而后方之水自己将这个选项否定了。

「所以，如果我是这样打算的话一开始就对你们见死不救，让你们两人直接死掉就好了。」

「……那么，你是怎么考虑才行动的？」

「粉碎骚乱的元凶。」

后方之水干脆地回答。

「然而，我也知道幻想杀手或者禁书目录只不过是真正元凶的附属品。失去计划关键的右方之火虽然会很懊恼，但恐怕最后也只会让他改变计划重新行动，而且恐怕会自暴自弃地将无意义的破坏变本加厉。……这样的话，看来除了破坏掉元凶中的元凶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

说完这些后，后方之水转过身背对着上条。

手持巨大的长剑的男人说道

「然而，在那之前，得要先制止住这场由真正的元凶派生出来的小冲突才行。英国势力的力量增强，可能会成为阻止罗马正教制霸全欧洲的一个契机。……就其结果而言，也有可能削减右方之火的目的。」

「制止的方法，有么？」

「不需要什么花招诡计。对于我的行事风格，你多少应该有所了解才对吧。」

「但是，琪雅丽莎和『骑士派』可是已经占领了英国全境了啊！」

「碍碍的大小并不构成问题。……嘛，以卡提那一世为核心建立起『琪雅丽莎』和『骑士派』的新体制，正因为如此本质中就包含着其特有的脆弱性。」

「？」

「偷袭那一点可不是我的风格。果然还是应该堂堂正正地从正面进攻才对。」

说完这些话后，后方之水一下子消失了。

那是因为离开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上条的眼睛无法捕捉到他的动作。

（后方之水，么？）

上条将一只手搭在助手席里一直没有意识的茵蒂克丝的肩上思考着。和敌人纠缠起来，比死还要让人觉得可怕的那个

男人，或许真能独自将形势逆转过来，吧？

3

对于失去意识的茵蒂克丝，上条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而等了一会儿后，少女终于睁开了眼睛。

「唔，唔嗯……」
「茵蒂克丝！你还好么，有没有受伤！？」「上条的表情稍微晴朗了一些。而茵蒂克丝只是轻微扭动了几下身体。

「……是『骑士派』救了当麻么？」
「猜你就会这么想」
上条将视线从茵蒂克丝身上移开。
「话说回来，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
茵蒂克丝做出了一副天然的表情。

之后，
「诶！？莫非你又是和不认识的女人一起到这里来的——！？」「猜你就会这么想。哪有像你所说的那种美事啊！！」
上条大吼着否认了。
「不过看你和平常状态差不多太好了」
「当麻，我想吃晚饭」
「这就平常到过分啦！」
「？」

于是就这样，脱力的上条和表情天然的茵蒂克丝在黑暗的森林里四处徘徊着，终于和天草式的成员碰到了一起。这并非单纯的偶然，而是天草式的成员在感知到第二王女琪雅丽莎发动的大爆炸之后，小心翼翼不被其发觉地搜索着附近一带的结果。

他们临时的据点是一艘可以在水上起飞降落的大型救援飞机。载着上条和茵蒂克丝的飞机，强行利用细窄的河流，以能把专业飞行员吓呆的气势冲上了天空。

飞机从外面看会认为很大，然而毕竟有五十个人乘坐在里面感觉还是非常拥挤的。其中，和上条搭话的，是建宫斋字。
「第二王女琪雅丽莎已经早先一步乘坐空军直升机飞往白金汉宫了。」
似乎，从机舱深处的位置传来类似这样的对话。「五和，这是大好机会，上啊！！」「办、办不到啊，而且我身上还一股酒味！！」「都说了只是你的错觉！！那都是多少小时前的事情啦！！」建宫没有在意这些，只是用双手挡着众人。
「为了阻止武装叛乱，也只有在第二王女琪雅丽莎身上想想办法了。所幸，琪雅丽莎并不像女教皇陛下一般天生具有圣人体质。武装叛乱的关键，在于卡提那一世。只要破坏了它，琪雅丽莎所拥有的全部力量就都会被夺走了……」

一提到女教皇陛下这个词，上条不由自主地望向了神裂火织的方向。
她斜靠着飞机的侧壁坐在地板上。到处都包着绷带，偶尔露出的肌肤上也全都是淤青的伤痕。神裂注意到了上条的视线，有些抱歉似的稍稍低下了自己的马尾头。
「……不好意思。原亚涅赛部队和雪莉·克伦威尔她们也正在和『骑士派』进行着殊死的战斗，本来是应该由我来率领她们战斗才对的……正如你所见，我被打败了。虽然正在努力地恢复着身体，不过距离可以运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这都没什么啦……你没事吧？」
「没问题——我也想这样逞强一下啊」
神裂较小的嘴唇些微舒缓了一些，似乎笑了。她做出了一个眼神，之后建宫心神领会地点了点头，继续刚才的对话。他所讲的，是关于上条从后方之水那里听来的那件事。

「不过，骑士团长那个强大的障碍如果是真的已经被后方之水击破的话，那么情况似乎是朝着对我方有利的方向发展啊」

「……不过事先得考虑到一点，对方可是『神之右席』啊。而且，我也只是听到后方之水这么说而已，并没有亲眼看到那个骑士团长被打败。还是把这种情况也考虑进去比较好吧。」

「目前派出斥候还正在确认这件事。似乎两个人在福克斯郡战斗过的场地是可以确定的了。这样说来，如果看到了后方之水可以自由活动，那么『骑士派』的头目已经败北的这一情况果然还是属实的。」
当然，即使这样也还不能完全排除这是一个陷阱的可能性。建宫用「姑且一提」的口吻补充道。

上条稍微考虑了一下，
「……假设后方之水所说的都是真的话」
「接下来问题只剩下持有着卡提那一世的第二王女琪雅丽莎了。……话说回来，这才是最为棘手的敌人这一点也是事实啊。」

虽说如此，如果对她什么也不做的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时，在一旁的神裂插入道
「爱莉莎德女王陛下，以及清教派的首领萝拉·斯图亚特现在怎么样了？」
「没有相关报告。根据『骑士派』的通信网络，似乎二人在从温莎城堡押送至伦敦的途中试图逃跑，但之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建宫苦着脸向神裂回答道。
「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女王陛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能想出一击翻盘的计策么？」
「以女王陛下的手段而言，这样直接的战力是值得期待的，不过就算未能做到，爱莉莎德陛下的存在本身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就有着无比巨大的价值。……反之，这就有可能成为打破琪雅丽莎新体制的突破口也说不定……」
「？」

面对歪着脑袋的上条，建宫总结式的发言
「总之，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这场武装叛乱，一定要进攻作为其核心的第二王女琪雅丽莎。为此，必须现将其持有的卡提那一世的威力破坏才行。」
怎样才能将卡提那一世这一灵装破坏呢？关于这一点，只要有上条的右手就有可能做到。
「但是，王女殿下现在身处白金汉宫中吧。包括伦敦在内的全国各地都被占领的情况下，怎样才能突破重重警备深入宫殿的内部呢？」
「现在如果想硬闯白金汉宫，就好像和一整个国家的军队正面作战时一样的。……但是，如果只是伦敦市内话还是

有可能潜入的。」

「？」
「伦敦市内有条地铁线路通过，其中有一条叫做维多利亚线。而这条线路就正好从白金汉宫的正下方通过。只要利用这条地铁线路，就可以不用直接进入白金汉宫的领地，从它附近的地铁站就可以潜入进去了。」

说到这里，建宫一下子停住了。
接着，他稍微改变了一下话题，继续说道
「究竟，第二王女琪雅丽莎到底是为了为什么要赶回白金汉宫呢，你认为？」
「昂？那个，作为武装叛乱的首脑，如果被轻易打败了不就麻烦了。所以一定要呆在警卫最严备的要塞中——」
「卡提那一世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况且现在的白金汉宫周围并没有被施以魔法防御术式。本来就算是不加防卫地走来走去也很难被打败，而且比白金汉宫的魔法防御更为充分的……比如说，王室行宫温莎城堡之类的，更为合适的建筑物还有很多。」

「那又是为了什么。不可能毫无理由地进入一座宫殿啊。作为正当的政府，就应该从首都伦敦发布命令，是因为这种『附加价值』么？」
「嘛，或许也存在这种方面的原因，不过还有更为直接的理由。那就是刚刚也提到的卡提那一世。」

「那把剑怎么了？」
「卡提那一世过于强大了。只要在这个国家之中，便可以获得匹敌天使长的力量。……然而，即便如此，还是存在一点顾虑。卡提那一世虽然具有将外敌彻底摧毁的力量，然而这种力量在操作方面如果出了差错的话——第一个被卷入其失控状态而被消灭的，就是剑的主人自己。」
这样啊，上条不由自主小声说道。
建宫看到他的表情，点了点头。

「理所当然的，无论是正统还是二世，只要拥有卡提尔便是英国国内最为伟大的国王或者女王。……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损失不可限量。所以，有必要建立大型设备以防止失控的发生。比如，万一卡提尔真的失控了，能够切实地驱散其力量，免除发生大爆炸的设备群之类的……而这些设备，最有可能放置的地方，就是女王一年之中所在时间最长的白金汉宫。」

「卡提那一世曾一度在历史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卡提那二世。而其消失的原因，被说成是因为清教的革命……不过说到底，如果卡提尔的力量没有缺陷的话，那种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所有的抵抗势力都该被卡提尔歼灭才对。正是因为没有能够顺利进行……」

「曾经，发生过卡提那一世失控的事件么……」
虽然是建立在假设上的假设，但对于建宫的这一番话，被天草式保护起来的第三王女薇莉安却投以了肯定的目光。
「看来，果然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在考虑对策之时的重要参考。因为，这种失控的严重程度甚至曾经导致过革命的成功。」

接着建宫的话，坐在地板上的神裂继续说道。
「如果存在与卡提那一世进行能量交流的大型设备的话，那么或许也可以利用那个使魔力逆流，从而破坏卡提那一世……可以这样假设。琪雅丽莎是为了保证卡提那一世的状态稳定而进入白金汉宫的。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给我们创造了令卡提那一世失控或者无法使用的机会。」
如果不能使用卡提那一世，那么第二王女的力量也就会还原为一个普通人的水平。
而只要在英国国内就可以获得绝大能量的「骑士派」一伙也将失去这种加成效果。

不仅如此，
「琪雅丽莎与『骑士派』之间的联合并没有多么强韧。原本，领导『骑士派』的就是了另一个叫做『骑士团长』的男人。」

「？但是，他们不是一起发动了叛乱吗？」
「那是因为，『骑士派』认为琪雅丽莎的新体制对于英国而言是最为有利的。反之，如果他们认为继续追随琪雅丽莎将对英国产生危害的话，『骑士派』肯定将会毫不留情地放弃琪雅丽莎。也就是说……」
「是否能够使用卡提那一世，直接关系到现在英国全境内的叛乱的成败……？」
上条因这个妙想喜形于色，不过他马上又打消了这个主意。

「先等一下。白金汉宫内不是没有施加任何魔法措施吗？的确，如果加入了魔法之类的东西，会有将客人抛进陷阱的嫌疑，会引发外交之类的问题」

「因此，才会利用地铁」
神裂当即作出反驳。
「的确，平时白金汉宫中并没有安装任何魔法设备。然而，在宫殿的正下方有地铁线路经过。在从普通线路分支出来的地方有施加了魔法阵的特殊车厢随时待命。卡提那一世失控的时候会迅速启动特殊车辆，将设备运送到白金汉宫的正下方。」
的确，如果采用这种方法，「说到底在白金汉宫的占地里并没有魔法设备」这样的诡辩就可以成立。似乎曾经是搭载在一辆大型马车上随时安排在宫殿的外面，在地铁开通之后，应该就改为用地铁运载了吧……新生天草式如此推断着。
卡提那一世在数百年间下落不明，在白金汉宫地下准备的安全装置是用于保障卡提那二世的。然而，同样是卡提尔系列的灵装，第二王女琪雅丽莎同样利用这套装置也并不奇怪。

「目前，我们正在和英国清教的空中要塞高文·导向取得联系。准备妥当后，将利用高文·导向用以施展大规模闪光术式的超大量魔力，经由地铁对卡提那一世施以强制干扰，促使其失控……就是这样的作战计划。」
「从高文·导向到白金汉宫有五百多公里距离，秘密活动的清教教徒们必须在途中设置十几个『中继点』，作为引导巨大魔力的准备工作。如果成功的话，就有可能使那个超级麻烦的剑无法使用，或者弱化其威力。」

神裂慎重地选择着字眼说道。
「那么，我们现在前往伦敦，就是等卡提那一世的威力被限制住之后攻入白金汉宫了么？」
「也有这个任务……」
神裂罕见地欲言又止。
真拿她没办法似的，建宫先开口了。
「刚才，说到了卡提尔失控时用的特殊车辆是在地铁线路的分支上待命的了吧。」

「嘛，那又怎样？」
「在分支路线的入口处，设下了魔法性的屏蔽，在平时就和普通的墙壁没什么两样。所以必须要将那个屏蔽破坏，以确保通路的顺畅。」
原来如此，上条看着自己的右手。
基本上，该做什么已经很清楚了。
「主要就是，我们要凭自己的力量潜入白金汉宫附近的地铁中，用我的右手将附近隧道中的屏蔽破坏掉就好了」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

「为了迎接第二王女琪雅丽莎的到来，伦敦采取了新的警备系统。而且，那是专门对魔法格外敏感。大体而言，魔力持有者如果在里面转来转去的话，一下子就会暴露了。然后在地图上显示出所在地点，马上就会有全副武装的骑士们赶来了。……这样的话依靠魔法精炼来进行战斗的的魔法师就不能参与作战了，就是这件事。」

「额，这么说的话……」

上条「听错了」似的感觉望着建宫和神裂的脸，建宫，甚至是神裂都将视线移开了。

「……嗯，嗯，完全不能进行魔法精炼，相当于和普通人同等级的弱小者……也就是说，参与这次的作战的人员只有你和茵蒂克丝。」

虽然把视线移开了，但该说的话还是清楚地说了出来。

「地铁隧道中设置的魔术屏蔽和设置了魔法阵的特殊车厢，必须有『王室派』的薇莉安殿下在才能进行干预。因此，只能靠你们三人的努力了。」

这样那样地向着敌阵中央奋勇突破。

上条，茵蒂克丝，薇莉安三人从伦敦西部的高级住宅区（？）肯辛顿附近开始向东部进发。

虽说如此，但并不是徒步。

伦敦东西方向有数十公里的宽度，不是徒步就能走到的。现在他们乘坐在第三王女薇莉安驾驶的小轿车中，沿着颠簸不平的道路前进。对于公主殿下握着方向盘这种漫画式的情节，上条只是体会到了一种极度的异样感。

「……再怎么说明，我也不是那么不经世事啦……」

这样说着的，是二十四岁的王女薇莉安殿下。

让一个如假包换的公主为自己开车上条感觉非常抱歉，话虽如此，他和茵蒂克丝并不会开车。

目的地是伦敦中央的白金汉宫附近的地铁站。就算并不进入宫殿的内部，但也要深入到接近其鼻尖底下的程度，所以处境也算是如临深渊。

伦敦市内设置有几十万台的保卫摄像机，虽说如此，不过根据待机在着陆在伦敦市街上的救援机中的建宫等人的情报，现在那些摄像机并未处于工作状态。

「原本，能够使用魔法的人可以沿着摄像机的监视死角进行移动，或者通过术式不让摄像头捕捉到影像……对于已经几乎完全掌握了这个国家所有机能的第二王女来说，那只不过是会很麻烦的东西。恐怕市内主要的三个安防公司都已接到命令，保卫摄像机的工作已经停止了。」

「摄像机的工作已经停止了……你们是怎么得到安防公司的监控画面的？难道说天草式对于科学阵营的安防工作也十分精通？」

「不是，只是靠从远处用望远镜观察出来的而已。而且保卫摄像机都是自动对焦的，现在那些东西全都一动不动的样子。那就是没有在工作。用人体打比方的话，相当于处于瞳孔放大状态的感觉吧。」

……虽说是超级类比的分析方法，不过恐怕建宫他们所说的都是实情吧。「新生之光」这种魔法组织的成员可以沿着摄像机的死角移动潜伏在伦敦市区内，不过作为菜鸟的上条可做不来这种事，茵蒂克丝对于科学方面的东西也束手无策。总之，如果上条他们通行的小巷中，摄像机组成的安防网络正常工作的话，在一瞬间他们就应该被发现了才对。

坐在副驾驶席上的上条，望着街上一动不动的摄像机开口说道。

「不过，在这样一个人也没有的大街上引擎大作地开车前进，会不会暴露给『骑士派』的家伙们啊？」

「没关系的。」

做出这样回答的，是坐在后排的茵蒂克丝。

「现在的『骑士派』正在对魔法的使用高度戒备。并非依靠肉体的感官，而是利用术式增强的感官。就算『骑士派』的人数再为众多，想将警戒网覆盖几十公里维度的伦敦这也是必要的。……然而，如果抓住了那个魔法的漏洞，就算在他们眼皮底下经过也可以不被发觉。」

哈——，对于十万零三千本魔导书图书馆的发言无比钦佩的上条，突然回过神来。

「先等一下，茵蒂克丝。你是怎么知道『骑士派』那帮家伙现在使用的魔法的。」

「诶？不就在那边楼房的房顶上嘛。」

哇！？

上条赶紧顺着茵蒂克丝手指的方向扭过头去，的确在楼房的房顶上有一个黑色的人影。不过那个穿着银铠的身影并没有发现这里，嗖地飞向了别的大楼。

（……在如此空旷的大街上，引擎声还是能听得见的吧……）

这就是过分依赖魔法的害处么。

另一方面，如果不是茵蒂克丝不时地对薇莉安下达「在那里转弯从这里直走」之类的恰当的（看上去）指令，早就被瞬间发现了吧。

「但是，『王室派』或者『骑士派』之类的，不会使用军队或者警察的么？」

「那是用来对付一般民众的吧。就天草式而言虽然一般都在饭店或者剧场之类的大型场所集会，但是如果告诉一无所知的人的话，『难以理解的魔法』的说法就很绕远了吧。」

这样说来确实如此，与其把魔杖啊水晶球之类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倒不如直接让他们拿着枪方便一些。当然如果魔法派进行「威吓射击」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不过每次发生些事情都进行无用的攻击的话也很麻烦吧。

（即便如此……）

眺望着一个人也没有的伦敦的街景的上条，突然将视线转到在驾驶席上握着方向盘的薇莉安身上。

身穿如同绘本中的绿色长裙，肌肤雪白发色金黄的女性。超脱凡世这一点上跟茵蒂克丝同样，不过两人对比起来很明显氛围不同。茵蒂克丝带给人的是与科学完全不同的文化的直接冲击，而薇莉安则是如同悄悄开放在高山上的花朵，如果没有为其整理好纤细的环境就会这样消失一般的印象。

这时，薇莉安注意到上条的视线。

「有什么事么」

「没、没有……」

上条使劲地摇着头。

不知为何在这次作战出发之前，新生天草式的神裂和建宫他们对上条千叮万嘱「无论如何这也是流有王室血脉的大人物哦！」

要是万一不小心她的裙子稍微卷起来的话肯定要追究你大不敬的罪名哦！！」这是为什么啊？

「这么说来，如果不是无法使用魔法的人的话，就肯定会被琪雅丽莎他们感知到咯」

「啊，恩」

薇莉安有点为难似的，好像在逃避着上条的视线，将包在绿色长裙中的身体缩了缩。

「非常不好意思。虽然知道那是身为王室成员所应具备的教养，不过我就是对那种有可能成为暴力的知识和技能存在抵触感……现在我能做到的，顶多是『操作已经发动的灵装』这种事。琪雅丽莎皇姐虽然想处决掉有可能操纵卡提那一世的我，不过就算把那种东西拿给我，我也无法控制吧……」

「啊咧？但是地铁站的屏蔽必须有皇家血脉的继承者才能够突破过去吧。」

「恩……。如果是母亲大人或者是莉梅亚皇姐在这里就好了……像我这么不成熟的施法者，即使有禁书目录的辅佐，也不知能不能圆满地完成任务……」

「不，不用那么消沉嘛，我觉得。说到底，有没有规定说国王就非学魔法不可的！！」

「……是这样么……？在这次的作战中，似乎有一些佣人，厨师和园丁也从白金汉宫附近赶往地铁通道了……。虽说我并不像依赖于单纯的暴力，但是如果我能够再多拥有些可以用来保护别人的方法，你们也就没有必要置身险境了吧。」

薇莉安「咚——」地消沉了下去。似乎不能够成为直接对抗叛乱的力量这一点令她非常的不甘心吧。

为了赶紧转变话题，上条强行将自己的视线拉回到伦敦的街市上。

「不过啊……虽说都称为小巷，这里果然和学园都市的完全不一样嘛。」

「当麻。就算能分辨小胡同的不同，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吧」

我才没骄傲呢，上条反驳着。

「话说回来，现在必须对叛乱的主谋琪雅丽莎采取一些手段，必须把作为她的支撑的卡提那一世的机能破坏才行……虽然知道这些……不过仅仅是打倒一个大boss就足以干脆地平息这么大规模的一场叛乱么？有点担心如此艰难的坚持战斗到最后却于事无补。」

叛乱不止发生在伦敦市内。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最成英国最主要的四个区域，几乎都被第二王女琪雅丽莎所率领的「骑士派」占领了。已经演变为如此大规模的事件，会仅仅因为一根支柱的倒下便漂亮地恢复原状么……说实话，上条并没有自信。

然而，第三王女薇莉安，战战兢兢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我觉得，只要能够遏制住琪雅丽莎皇姐，应该就能够平息这场叛乱。」

「？」

看到上条歪起了脑袋，薇莉安有些困扰似的皱起了眉头

「我认为，虽然都被称为叛乱，但是叛乱也是分为各种各样类型的。对于这次英国发生的叛乱，在失去首脑之后会陷入混乱僵局的可能性应该很小不是么。」

听过薇莉安战战兢兢的发言，茵蒂克丝也点了点头。

「刚才，天草式窃听到了『骑士派』的通讯。说是『由于骑士团长被佣兵所击败，其他骑士们的动摇加剧了』。……叛军方面，『骑士派』的首领和第二王女的他们的精神支柱。而现在，其中的一根柱子已经折断了。因此，如果剩下的最后支柱也崩坏的话，恐怕『骑士派』的意志就会完全瓦解了吧。」

「一直喊着参加吧参加吧的肇事者本人如果刚刚被打倒了的话，那么剩下的一大群人肯定会很迷茫没错吧？」

听了薇莉安的话，上条也觉得，或许就是这样吧。

之后，茵蒂克丝继续说道

「而且，英国国务是由『王室派』，『骑士派』和『清教派』三派分掌职责的。这也将成为阻止叛乱的条件。」

「为什么？」

「英国与他国的外交可是由『王室派』一手掌握的呢。也就是说，虽然『骑士派』很擅长直接的作战，然而却没什么与他国交往的手腕。恐怕能够和别国平等对话的就只有第二王女琪雅丽莎以及最密切地辅佐『王室派』的骑士团长了。」

「但是，这样就能让他们放下武器了么？在看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如果『骑士派』的人们难道不会失控暴走么。」

「虽然没有切实的证据，不过我想这多半不会发生。」

「骑士派」的目的是在于守护英国的吧。而作为实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方法，才赞同了第二王女引发的叛乱。……然而，如果失去琪雅丽莎，那么继续叛乱下去只能给英国造成损害，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恐怕他们是会放下武器的。这样对英国造成的伤害是最小，对这个国家而言最为有利，如果他们能这样判断的话。

「……」

上条一时间沉默地望着后排座位上的茵蒂克丝的脸庞。

然后，他缓缓的说道。

「要是神裂或者五和的话还好，茵蒂克丝说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没什么信服力啊」

「……当麻。莫非你认为我是除了魔法之外什么都做不好的女孩子吗？」

你现在在绝对不是吃吃睡睡看看电视的女孩子，上条知道如果这样说出口的话自己的头部后方一定会遭受残忍袭击，所以便明智地选择了沉默。

不知不觉地，已经来到了目的地地铁站的附近。

「快停车。在这附近如果还是这么大的引擎声的话可就糟了。不过到这里已经离白金汉宫很近了。」

在茵蒂克丝的催促下，薇莉安将小型汽车停到了路边。从车上下来的三人，再次环视了周围的环境。

虽说现在已经将近午夜两点，不过作为英国首都而言人还是显得格外少。人行道上没有一个行人，车道上也没有一辆车。在去往福克斯郡之前还有一些闹事的居民被警察带走，不过现在已经没有那些骚乱了。

「『骑士派』和『清教派』的巷战已经了结了，对当地居民的压制也完成了。现在的伦敦市内各处都安排了人员，一发现异常就会呼叫支援……可能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上条环顾了一下周边，却没有发现像是警戒着的人影。

不仅如此，地铁站对面白金汉宫的方向上也没有发现有人的样子。

「？」

突然，上条的右手似乎被什么软软的东西包住了。

扭头一看，是薇莉安戴着手套的小手握住了上条的手掌。那并非是粗陋的防寒用具，而是王公贵族们作为装饰品的手套。

「……千万不要深入白金汉宫的领地。」

她抬起头看着上条，说道。

「疏于魔法的我可能并不清楚这种事情，不过曾经听琪雅丽莎皇姐发出过这样的豪言——就算是树林里有多少只蚂蚁也能正确地搜索出来。」

「嗯，嗯，好的。」

对于透过手套薄薄的丝绸感受到的与男性粗糙的手掌完全不同，犹如棉花糖表面般的柔软触感，上条只能傻傻地不停点头。薇莉安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上条这样的反应。

冷冷地在一旁看着的茵蒂克丝，对薇莉安的话又做了补充。

「恐怕准备好了狙击系术式的骑士们在窗户和屋顶上正反反复复地巡逻着呢。应该是『罗宾汉』辅助术式的广域应用版吧。」

听到她这么说，上条原本向地铁站迈出的脚步停下了
「那么说来，就这样直直地走向地铁站的话会很危险咯？」
「要抓住搜索的间隙。跟在我后面过来。」
说着，茵蒂克丝从阴影中冲了出来。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在那里，不过她好像是在躲避着看不到的搜索光线一般，在什么都没有的空间里不自然地迂回前进。跟在后面的上条和薇莉安，并不明白是在以什么样的法则躲避着什么东西，无比地不安。

终于，三个人艰难地到达了地铁站。
踏着通往地下的台阶，茵蒂克丝终于放心地松了口气。
「来到这里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
「……虽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我姑且还是应该感谢一下你吧？」
「虽然很想让你谢我，但是这个该怎么办？」
哈？看到上条做出了惊讶的表情，茵蒂克丝平静地指了指前方。
「好像，带着噼啪噼啪的墙一样的东西降下来了哦」
各位接下来，我们把茵蒂克丝语翻译过来吧☆
就在眼前，一面附有电子锁的隔壁落了下来将通道口堵住了，该怎么办啊？

5

上午授课无需多言！！
然而，作为超能力开发名门学校（？）常盘台中学No.1的御坂美琴却身处餐厅之中。现在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不到。由于离午饭还有一段时间，餐厅里的客人不是很多。美琴计划着在这里早早吃完午餐，然后再返回常盘台中学。
至于为何要这样大费周章，是因为现在是学园都市最大的文化祭「一端览祭」的准备期间。由于包含了学校参观和开放校区等各种活动，虽说不是像最大规模的体育祭「大霸星祭」那样完全的对外开放……不过，越是对「升学」这样的字眼敏感的名门学校，就越是热衷于招揽大量的参观者。
当然，在「大霸星祭」中也并未完全开放的常盘台中学也是如此。只有在这个「一端览祭」中才部分地开放。所以美琴才没法悠闲地上学。

（……而且啊）
美琴一边将铁板上盛放的巨型汉堡肉切成一口一块的大小，一边在心中悲鸣
（这算什么家庭餐厅啊？虽然今天是偶然第一次进来，不过这里难道是巨乳王国吗……？）
美琴的心情已经出离了不甘心，而是惊呆了似的望着四周。
似乎是雇佣的附近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黑色长发超巨大乳的水手服，以及坐在对面，胸部并非很大但非常合适穿巫女服的女生，以及莫非是附近学校教师的，穿着绿色运动衫看上去傻瓜似的爆乳体育老师。甚至还有，在那边窗户附近坐着的，巨乳女神……的立体映像？可能是利用超能力的新手所为吧，不过这里对巨乳要求到了如此地步吗？
（嗯？等下。几乎所有人都具有如此鲜明易懂的身体特征，莫非……这家店的食物含有增乳成分？！这，这是什么啊，要是真的岂不得得诺贝尔奖了。）

就这样，重新振作起来的美琴，以比平时还快的速度将汉堡肉虔诚地送入嘴中。
就在这时，放在桌上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就在震动的手机就要掉下桌面的时候，美琴猛地将手机抓了起来。
（这种时候，应该是黑子那个家伙吧）
这样想着翻开电话的美琴，看到了屏幕上显示的电话号码简直想马上将手机翻回去。
是那个刺猬头的笨蛋。
「咕阮！？嘎哈噶噜咕呵咕呵！！」
由于震惊不小心喉咙塞住了。
（恩，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那个笨蛋打来的电话八成是……！事先发短信说明下大概情况也不至于这么慌张啊——也不行要是那样的话现在肯定紧张得连短信也打不开……！！）
这样胡乱发着抖的美琴，但就这么把电话挂了也太那个了。过一会儿再根据来电记录打回去的话，那就更难了。美琴颤颤巍巍地将大拇指伸向了通话键。
（对，对啊。今天学园都市里的学校都是上午授课，自由时间会有很多。就算有「一端览祭」的准备活动，硬抽一点时间出来也不是不可以……）

用两手抓着手机，用平常绝对见不到的大小姐风格贴近耳朵。混乱之中的美琴耳朵里听到的第一句话便是
「混账御坂！我现在要潜入地铁站但是电子锁锁住了有什么方法可以打开么」
「……」
御坂美琴将手机从耳朵上拿开，深深地叹了口气，极端冷静地用大拇指将电话挂断。
将手机放在桌上转身面对巨型汉堡的美琴，耳朵里又传来了手机震动的嗡嗡声。
为了镇定心情她轻轻含了一口牛奶，在用纸巾高雅的擦了擦嘴唇，终于将手伸向手机。
「混账御坂！我现在要潜入地铁站但是——！！」
「能听到了别再喊啦！！小心点笨蛋！！」
用尽丹田的气力喊出来，终于恢复了日常状态的美琴，做出了奇怪的表情。
「到底是什么状况需要潜入地铁站？想到只有工作人员才能去的地方做什么？」
「不是不是，是通道口的卷闸门降下来了，进不了地铁站。因为是紧急事件没有办法，而且本来现在也已经过了末班车的时间，卷闸门被关上了也很正常」
「哈？末班车？」
美琴从惊讶上升为可疑的表情。
现在才是上午十一点。在中午就是末班车的路线听都没听说过。
而对方好像也猜到了美琴的疑惑。
「对了对了。有时差的嘛。混账御坂，莫非你现在是在上课中？」
「没有，那个没关系……不过先等下。时差的话，你现在在哪？」
「伦敦」
听到这个回答，美琴再一次想把电话切断。

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她将视线移向店内挂着的巨大薄型显示屏。画面里的，是深夜一片黑暗之中，一伙外国人在取材的镜头。伦敦中心部的人们别说是旅馆，剧场，电影院，教堂之类的大型公共设施，就是呆在自己家里也不允许。这不是开玩笑，甚至还有报道说允许对擅自走出指定建筑物的民众开枪。英国方面虽然没有给出正式发表，不过叛乱的气氛已经非常浓厚了。

「……但是这个家伙，之前说过自己去法国了……？」
一瞬间陷入不祥预感的美琴，慌忙摇头否定自己的想法。
老是这样真受不了。
「你啊，知不知道要跑到学园都市外面要办的手续有多难？就算是广域社会参观这样的被正式承认的活动都是非常麻烦的。」

「不过我是真的在伦敦啊」
真的是这么困扰么，电话的另一边传来了轻轻挠头的声音。
「而且，这里的卷闸门无论如何打不开也是完全真实的情况……」
「虽然不知道你究竟卷入了怎样的麻烦之中，不过这可不是应该拜托女孩子的事情哦」
美琴愕然地说道。电话里暂时传出了「嗯————」的低吟声。
继续，上条当麻用机会放弃的语气，只说了一句。
「……不行？」
怎么会不行，美琴几乎脱口而出。

6

「呼呼，是绝妙制锁公司生产的225式被动锁啊。那么，你把配电盘下面的接头拔掉两个，这样的话就会出现维护用的插座了吧」
用手机摄像头拍下锁具的照片传给美琴后，不到5秒钟就做出了回答。然而对方刚一开口就已经跟不上了的上条，只得发出了「呃……」的声音。
「喂，学园都市『内』和『外』的科技水平相差应该有二三十年的吧。你怎么连『外』面的技术都了解的这么详细？」
「绝妙制锁公司是学园都市的协作单位。所以那里使用的技术都是些这里的残羹剩饭。」
美琴有很轻松的语气说着。
「如果真的是『外』面自主研发的技术的话我也不清楚了，不过我不认为打不开就是了。因为啊，技术水平是二三十年前的了。『外』面军事研究所使用的防火墙，都还赶不上学园都市里大甩卖的电脑的登陆管理系统呢。」
「……我是连钱包锁也打不开的……」
「你的技术水平还在江户时期啦」
一边这样唧唧喳喳地说着，上条一边按照美琴的指示操作者电子锁的配电盘。
「不过你这家伙，虽然我是来向你请教的这样说可能有点奇怪……你对这方面东西还真真是了如指掌啊。」
「你，你可别误会了哦。我是为了防止万一自己的超能力对电子锁产生干涉才学这些的，可不是什么小偷或者黑客什么的哦。」

「喂，刚才的话你不能说得再理直气壮些吗？」
用手绢包住手来尽量消除指纹，指尖不停地动作着。不过说实话，只是按照美琴说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操作，却完全不能理解这些动作。
就着这样那样的操作之中，突然听到了「刚」地一声。
眼前阻隔着的卷闸门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向上打开了。或许是因为都去镇压主干道所以没有人的吧，出乎意料的巨大声响让上条和茵蒂克丝差点心脏停跳，但是「骑士派」的家伙们谁也没有听到赶来。
「门开了！Thank you御坂！」
「啊哦。不过话说在前头这次你可欠我一个人情」
「恩知道了。就这样吧我赶时间！」
「喂，慢着！？现在是『一端览祭』的准备时间所以只有上午上课的时间不就很多了嘛。所以只要好好调配的话就能有很多用来玩的时间——！？」

这在胡乱地飞快说着的时候，突然通话「噗——」地一声切断了。「？」上条看着手机的画面，原来信号为零了。
（……嘛，要是有什么要紧事的话一会儿就会再打过来就好了。）
上条随意地想着把手机装回了口袋。总之现在先从地铁站进入到隧道里，依靠「王室派」薇莉安的协助把魔法性的屏蔽破坏掉再说吧。
而这个薇莉安殿下，现在还在单手抚着脸颊，用纯粹崇拜的目光看着打开的卷闸门。
「不愧是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学园都市……。只要借助朋友帮忙，连这种事都做得到啊。」
「哈，哈……。嘛那是身为第三位的噤里噤里女，在这种时候确实是很靠得住的。……喂茵蒂克丝你怎么又不爽起来了？」

「……怎么也不怎么」
茵蒂克丝这是这么说着，便移动双脚来到了上条的身边。只不过这双小小的脚上还带有在上条的小腿将它踹飞的属性。
（？？？这股冲动的气息是怎么回事？）
满是困惑的上条愚蠢地反问之后，茵蒂克丝爆发了，将想一口把他吃了的心情完好地传达给了他。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用说了。
上条将视线望向前方。
原本是处于卷闸门关闭的状态，地铁站的内部没有一点照明。然而，由于到处都有紧急出口避难指向灯，所以并非是完全的黑暗。由于是直接设置在地板上的光源，所以即使没有手电筒也能基本上沿着通路行走。
稍微前进了一段之后，上条向身后扭过头去。
（……这么说的话，把通道口的门关上比较好吧？）
虽然这样想着，但上条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关门或者开门。关门的时候固然不得不给美琴打一个电话，甚至在脱离这里的时候还得再麻烦她一次。

「怎么了？」
「啊，没什么。……对了啊。万一在隧道内陷入麻烦需要紧急逃离的时候，要是再慢慢的拜托御坂就来不及了啊」
「？」
薇莉安虽然歪着脑袋，但上条擅自便把自己的话切断了。
从地铁站到月台的楼梯这段距离完全没有人影，也没有人的气息。虽然上条并不是什么搜索专家，但是，怎么说呢……

「如果有人埋伏在这里的话，那么埋伏者的呼吸」都可定能够被听到的寂静包围着这里

上条，茵蒂克丝和薇莉安三人依靠着指示紧急出口的避难灯光，顺着它逆行着不断深入到地铁站内部。

下完楼梯来到月台，终于能够看到一点荧光灯的光亮。

虽说如此，但并非是设置在天花板上的灯光。似乎隧道里的电气系统和车站是分离的，只有在月台对面的隧道墙壁上安装的荧光灯正发出光亮。

当然，这点光线是无法照亮整个月台的。

就好像过了熄灯时间的医院一样。

上条从月台的边沿探出身子，望向等间隔地闪烁着荧光的隧道深处，「……虽说末班车已经过了，但要从这跳下去心理上还是很抗拒啊……」

然而，不前进的话就没办法继续作战。

上条和茵蒂克丝两人从月台下到轨道上，然而薇莉安却好像被极富公主气派的长裙所累赘，不能一下子就过来。想要扶一下身陷麻烦的薇莉安的上条伸出了双手，然而出乎意料地整个体重就直接施加了上来，于是哇——的一声上条就被压倒在了铁轨上。

「对，对不起。在这种情况下的该采取怎样的礼法我也不知道……」

「没，没没没没没关系！！而且我觉得礼仪教室中肯定没有教授过如何从地铁站月台上下来这门课！！但是差不多能麻烦您从我身上下来了么薇莉安殿下！！」

「当麻，大不敬之罪」

茵蒂克丝冰冷的话语刺穿了上条的胸口。另一方面，薇莉安一边说着「是，是。真的非常抱歉」之类的话，一边慌忙的从上条身上离开。

总算从铁轨上站起身的上条，将视线投向隧道深处。

之前天草式所指定的地点，似乎就在前方数十米的距离。然而，却是和白金汉宫的方向相反的。

「那边么」

「恩。我也只是听说过，真正看见这也是第一次。」

薇莉安带着有些紧张的表情说道。

就在这时。

咔嚓，脚步声，从上条等人的背后传来。

「！？？」

上条几人慌张地向背后望去。

（「骑士派」么……！？）

一瞬间，上条回想起了被长距离狙击切断手臂的「新生之光」的魔法师雷莎。如果黑暗对面的人也持有同样的灵装狙击的话，但用我的右手能挡下来么。

上条这样思考着，然而他的预测并未成真。在他和茵蒂克丝共同掩护着的后面，薇莉安说出了这样的话。

「请，请等一下！他们并不是敌人。是计划中从白金汉宫附近赶来汇合的佣人们。」

「……那个声音是，薇莉安殿下么……？」

好像是确认作用的话从对面传了过来。

似乎是因为之前薇莉安在和上条对话的时候说的是日语，所以黑暗中的对方用的也是日语。（译者：……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不会说日语么……）

接着，好几条人影陆续地都出了黑暗。从隧道中走到月台这边来的一共是将近二十名男女。从工作服都已经褪色了的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到身穿着不知是在哪里订购的女仆装的少女，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人物。

薇莉安走到上条前面，环视着他们的脸庞。

「这就是，所有人了么？」

听到这样问，二十岁左右的女仆点了点头。

「值夜班的人数有限，而且今天，……为了随行去福克斯郡也抽调了一批人员。在白金汉宫中服务的人员中，民间出身的都在这里了。」

「这样啊……」

福克斯郡这个词汇让薇莉安脸上稍稍浮起了阴云。

代替着语言阻塞的薇莉安，上条开口说道。

「大家，在这次作战完成后和我们一起逃离伦敦……这样可以么？」

「好的。原本并不该劳烦薇莉安殿下亲自动手，只由我们在地铁隧道中实施作业就好了……可是民间出身的我们并不知道魔法之类的不可思议现象的发动方法，而且对于『王室派』特有的机密情报也不清楚。所以，虽然知道会很危险，但还是请你们鼎力相助。」

这样啊，上条点点头。

（这样的话，就必须得赶紧解决这个无聊的工作，然后早点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这样想着，上条向着目的地——在白金汉宫反方向的隧道中走去。目的地就在前方几十米的距离。

二十个人以上的队伍，悄无声息地前进着。

隧道的两侧混泥土的墙壁上依旧等间隔地亮着荧光灯。在铁轨左右两边，用来支撑隧道的柱子，同样也是等间隔地并立着。

「根据建宫和神裂的话，特殊列车就在从主线分支出的线路上，不过……」

上条环顾四周。

所见的地方，并没有像是入口的地方。

薇莉安带着不安的表情，慌张地四处观望。

「在这附近是绝对没错的」

「知道了么？」

「不，这个……应该是这样的，似乎。」

薇莉安的语气变得越来越微弱，这时一旁的茵蒂克丝插话了。

「在这一带，有预先用魔法设下的标记。恐怕是为了防止修整灵装的魔法师找不到地方而做的。」

「对，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听你这么一说，应该确实是有做为标志的记号。啊啊，绘画工具绘画工具……」

薇莉安说出口的同时，在一旁的女仆便拿出了高级的书信用纸和羽毛笔这种看上去很麻烦的文具。墨水瓶由女仆自己拿着。

第三王女皱着眉毛，似乎很迷茫地运动着羽毛笔。

「嗯，没错，就是……这样。这样感觉的图标就是记号。魔法方面的知识我很匮乏，所以至于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就

不清楚了。」

伴随着这样的前言递过来的信笺上，确实画着一个一眼看上去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标记一般的图案。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符号，而且也没有让人完全茫然无知的魔法阵式那种鲜明的异物感。「如果说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地图符号大概都会相信吧」那种感觉的程度。

只有一个人，身为魔法知识物质化了的茵蒂克丝，在看到薇莉安的信笺后稍稍皱起了眉头。

「怎么了茵蒂克丝？」

「嗯嗯。……但是好奇怪啊，用『心脏』报警的标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乌拉乌拉地说着，但是并没能明确地传入上条的耳朵。

总之，先四处找找有没有薇莉安画的图标好了。做出这样结论的上条等人，各自四散开来，在隧道的内壁和地面上展开了搜索。不到二十个的佣人们，也只有在寻找图标的时候……才能派上些用场。

（虽然有等间隔的荧光灯照明还不至于不能行走，但果然找起很小的标志来就很不方便。本来知道要来隧道的时候，先准备好一盏灯就好了……）

在微微的黑暗中精神注视的上条，沿着墙壁缓缓地前行。

总之，只要找到了标记，后面就是上条的工作了。不管是由多么坚固的魔法守卫着，只要用「幻象杀手」碰一下就能轻松解决了。

突然，上条右手的手指，摸到了一块异样的东西。

「？」

将手指从墙上拿开，重新凝视着那块暗处，似乎有一块海报似的东西。长约两米宽约一米。由于实在太黑了完全看不出上面画的是什么东西……似乎是因为胶带脱落了，右上方的边沿稍微卷起，看上去好像在对自己鞠躬一般。

（啊咧……？）

上条的眉毛皱了起来。

将脸凑近海报，想要确认一下上面画的东西。

（刚刚，有这种东西么？）

接着，看到了。

那个，不是海报。

是墙壁。

和隧道墙壁的颜色质感完全相同，薄薄的贴上去的一层。简直像是粗制滥造的古装剧中忍者在隐身的时候使用的一样。就是那种大块的墙纸。

「这……」

就在上条不自觉的嘀咕的时候，突然动了。

吧咻！！地一声。

以剥离的墙纸为中心，延伸到隧道的整个墙面都流动着淡淡的亮光。和海报相同大小的长方形方格一下子扩展开来。

「这是……！？？」

「当麻！！」

发觉到异常的茵蒂克丝的叫声，似乎还隔着什么东西。

像是纸摩擦的声音。

隧道的一整面墙壁，像是掀起了波浪一般。就在上条摆好架势的瞬间，被分成许多四方块的墙壁各自像海报一般的翻卷，剥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纸片集合体。

其中有几片像是落叶一般掉在地上。

恐怕是因为被上条的右手摸过，被连锁破坏的几片吧。

然而，其余的纸片都强劲地在空间中飞舞。

（魔法性的……隔壁）

想到这里，上条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咔嚓咔嚓咔嚓！！好像有一双巨人的手在揉滚着纸团的声音。

「魔法这种东西，还真是不能以我们的常识来理解呢」

在车站中卷起风暴一般漩涡的纸片们，终于汇聚到了一点。

而且，还是按照着某种法则。

「墙壁变成人形攻击过来，就算是非常识也要有个限度啊！！」

7

覆盖在整面隧道墙壁上的纸片移开之后，新的半圆形通道出现了。

为了强行和原本的线路相连接，设置了如同消防车的梯子一般的可伸缩的特殊铁轨。

然而。

另一个挡在路口的，是纸形成的巨人。

身高在三米左右。

说到纸的话总给人很轻的印象，然而

「！？？」

横着划了个圆圈的巨人的拳头，砸碎了挡在它线路上的隧道的柱子，仍然势头完全不受影响地想上条的脸上打来。一块块有如学生用的书包大小的水泥碎块也和拳头一样，上条放弃了用右手迎击而是躲开了。

传来了一声短促而尖锐的惊叫。而发出这声惊叫的，是民间出身的女仆还是第三王女薇莉安，对于现在就要被扑杀的上条而言，根本没有去在意这种事的闲暇。

看着一拳能把水泥打碎的纸质巨人。

嘎吱嘎吱地

体内的纸束运动着，就好像坚硬的肌肉一般在巨人的表面隆起。

（混蛋！就算只是纸，有那么多聚在一起重量感也出来了么！！）

要说的话，就要像是挥动装满厚重书籍的书架一般。一个两个的人类，以那个巨人的胳膊的话肯定能如字面意思一般地粉碎吧。

「当麻，躲开！那是参考了默克卡威（北欧神话中粘土制的巨人，身高约四十英里）的制作方法的灵装！」

在稍远处的茵蒂克丝大声喊道。

那是什么啊，在上条这样询问之前， she就把对方的本体看透了。

「在北欧神话中出现的组合式巨人！是为了与众神中最强等级的以绝大臂力著称的雷神托尔战斗设计出来的，然而，在最后的最后，因为用来制造心脏的材料出了差错导致巨人以羸弱告终。然而这个家伙是以英国式的理论重新设计材料，为了守卫这个地方而最优化的特别版本！刚才薇莉安描画的记号，就是这个新设计的『心脏』的记号。」

（又是一个正统来路的危险份子！！）
就在上条咂舌的时候，纸质巨人又大幅动作起来。
上条不假思索地拉来了距离，然而巨人却出乎意料将自己打碎的柱子残骸踢飞了起来。足球大小的水泥块突然从下面划出了一记上勾拳的轨道，正中上条的下颚。

「嘎……！！！」
上条的后背反向弯折过去。嘴里鲜血的味道扩散出来。
然而纸质巨人的行动并没有停止。
它迈起巨大的脚，一步就跨过了二者之间的距离。对着体重完全向后倾倒毫无防备的上条，会出了纸质的，重量比书架还沉重的一拳。
面对千钧一发的状况。
（……机会）
上条马上在右拳上集中力量。
只有纸质的巨人接近自己的时候，才是上条的幻想杀手最大的进攻机会。如果打偏了一拳就成肉饼了，但如果能够击中打过来的这一拳的话，那便是必杀的反击。

（怕什么——上啊！！）
轰！！两只拳头同时飞出。
对着一击就能将汽车打成碎片的巨大拳头的中央，上条的右拳冲撞了上去。在那一瞬间，巨大的拳头停住了。纸质巨人的结合瓦解了，大量的纸片洪水一样崩泄。几十几百张大量的海报流，将上调的身体淹埋了一半。搜嗖嗖嗖嗖，随着令人心惊肉跳的声音，上条的身体也随着纸质洪流移向墙边。
「呼……！！该死，成功了么！！！」
后背和后脑勺疼痛在不断流窜。四肢虽然还勉强能动，但就像是被棉被裹起来一样不能行动自如。不过既然都已经还原成纸堆了，想必那个叫默卡什么的名字超复杂的巨人也已经没有机能了吧。慢慢花时间，在茵蒂克丝的帮助下，从纸山里爬出来应该没有问题。

然而。
咔嚓咔嚓咔嚓，纸张被揉成团的声音，让上条脊椎一阵冰凉。
「假的，吧……」
再仔细一看，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轮廓。只是以最低限度的纸卷成的纸芯，如同钢丝一般的四肢和脊椎。然而，只有头还是和刚刚一般的巨大。
它扭动着相当于人的脸部的皱褶，像拉开巨弓一般，将它的右手摆向后面。那里不再是强悍的拳头了。取而代之的是如同刺桩一般锐利的尖端。

（糟了，不能动，逃不了！）
上条的身体被大量的纸张压迫着，无法活动。
纸质巨人，正确地瞄准了陷入困境的上条的脸部正中。
然后毫不犹豫地，简直能刺透墙壁一般地射出了右手的刺桩。
（该死！！）
就在这时。
突然从侧面插过一个人影。
那是从白金汉宫附近赶来的二十多个佣人中的一个。身穿褪色工作服的中年园丁，死死地抱住了巨人的右臂，总算让刺桩的方向偏移了。

借此，上条的脑袋才幸免于被打碎。
咔嚓！！一声，刺桩擦着上条的脸深深刺进了旁边的墙壁。
然而，园丁并非也是安然无恙。
虽然园丁想要压住巨人的胳膊，不过由于威力实在过于巨大而被弹飞了出去。再加上巨人身体上一层又一层重叠着的纸的硬度，几乎和粗糙的岩石表面一般。受此作用，园丁的工作服被强行撕烂了，从身体流出了大量的鲜血。
上条与其说是感谢的心情，不如说为对方的生命危险全身汗毛倒立。
「笨蛋！！太乱来了……！！」
上条一边从崩塌的书架一般沉重的纸山中无论如何地爬出来，一边大叫道。看到他那个样子，倒在地上的园丁微微笑了。好像是看到有人为自己担心时，喜悦的微笑。
「……抱歉啊……。我对魔法什么的完全不懂，不过总之，只要你的力量还在，就能够对付那个家伙吧……？」
噼啦噼啦，纸巨人将插入墙壁的刺桩向外拔着。
从龟裂的混净土墙壁上，不断脱落下细小的碎片。
「那样的话，就拜托了。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打倒这个家伙。在这个家伙的大桩子面向薇莉安殿下之前，快一点！！」

8

在纸质巨人出现的同时，化身为薇莉安的盾牌而站出来的佣人们，在听到园丁的话后一下子肩头一下子放松了。
薇莉安这时，泛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仅仅在这一夜已不知感觉到多少次的，不祥的预感。
对着强支着身体的薇莉安，年轻的女佣缓缓地转过身来说道。
好像是要证明薇莉安的直觉是正确的一样。
「这里就交给我们吧，薇莉安殿下。」
「……！？」
「只要能争取到那名少年恢复力量的时间，就可以逆转战局了对吧。就算是没有专门学习过格斗的我们，如果二十个人一起压上去的话也能让那个巨人无法动弹吧」
的确，一般来讲的话可以这样考虑吧。
然而，就算是对魔法并不太熟悉的薇莉安也明白。对于现在在眼前发生的不可思议现象，这样普通的法则绝对不适用。没有任何力量的二十个普通人就算冲过去，也只能被纸质巨人用「无法想象到的臂力或者现象」打飞而已吧。
佣人们也并非是非是傻瓜。

就算无法用严密的数值计算出来，但是，根据从叛乱刚一发生便切身感受到的经验，这么简单的判断也是能做出的。尽管如此，他们对此一句话也没有说。
简直就像是在说不想让薇莉安担心一般。
有的佣人一副真拿它没办法的样子脱掉了上衣。有的厨师似乎是为了尽可能保护双手，将领带接下来缠在了拳头上。有的服装设计师一瞬间向出口处望了一眼，但是之后又用鼓足勇气的视线注视着纸质的巨人。在这样做着的同时，他们却也脸色苍白，不止是双脚而是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并不是不害怕，
尽管如此，还是自愿赴死的佣人们。看着他们薇莉安不由自主地问道。
「为、什么？」
「没有什么理由」
年轻的女仆，几乎是用苦笑着的表情回答道。
「挺身而出所必须的理由，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因为想为您战斗而汇集在这里。理由就是这个啊，薇莉安殿下。」
就在这时。

到目前为止桩刺都插在上条当麻脸旁的墙壁里的纸质巨人又有了动作。似乎已经将插进墙里的桩刺当做无法拔出处理了，手臂前端部分的纸束叭啦啦啦地散落了。牺牲自己的身体换取了行动自由的巨人，重新形成了坚硬锐利的尖端。
再一次，就是这次，为了切实将上条当麻刺杀。
为了将拥有可以与其对抗能力的少年消灭掉。
见到这个情景，佣人们要开始行动了。
这时，第三王女薇莉安突然将手放在了年轻女仆的肩头。
「你们的心情，我能够了解」
用至今为止从未有过的，非常大的力量。
「然而，即使你们死了也于事无补。那个灵装是『将想要突破身为屏蔽的自身的危险因素优先排除』的话，那么作为诱饵的任务由我来承担是最为合适的。」
说完这些话，薇莉安冲了出去。
至今为止都是在他人背后躲藏着生活的她，冲到了所有人的前面。
「等——！！」

虽然听到身后佣人们呼喊的声音，但是没有一个人扭住薇莉安。并不是因为事发突然而来不及放应。在此之前，双腿应该就已经不听使唤了。
害怕是理所当然的。
想要逃跑也是理所当然的。

嘎吱！！薇莉安紧紧咬着牙关，在黑暗的隧道中奔跑。拿起了原本是为了在紧急时刻手动切换轨道而放置在墙角的拖把一般大的扳手，继续向前。跑啊跑啊跑啊，一条直线向着巨人突击的薇莉安，将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了沉重的大扳手上。
挺身而出所必须的理由，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佣人们刚刚这样说过。薇莉安也如此相信着。所以，她对准了纸质巨人用巨大的扳手横扫了过去。

「啊啊！！」
伴随着扳手的挥动，薇莉安发出了之前作为王女从未发出过的怒吼。
对此，纸质的巨人也作出了反应。
变成桩刺的灵装改变了目标，向着逼近的扳手迅猛地射出了锐利的尖端。
砰！！伴随着一声钝响，薇莉安的头部被狠狠的撞上了。
并非是来自于桩刺的直击。

从中间被折断的扳手的头部，装在了薇莉安的脸上。
（……恐怕，对于琪雅丽莎皇姐而言，这种程度的战力从整体上考虑，只不过是连小手指尖都算不上的杂鱼而已吧。看到我们这么拼命的和它战斗，也只会嘲笑我们的无能吧。）
薇莉安向后翻仰，倒在地上，然而视线却毫未动摇。
扔掉了折断的扳手残骸。
原本，天草式说过「为了打开魔法性的屏蔽必须有王室的人存在」。为此，关于必要的术式也说明过。
（然而，即使是这么微小的战力，都已使为了支持我而站出来的人们受伤的话。那么接下来，皇姐你如果利用连这么恐怖的战力都可以称之为「微小」的压倒性力量，令什么人承受痛苦的话）

接下来只有发动那个了。
薇莉安独自一人为了成功地施展魔法开始行动了。
那个纸质巨人，是为了守卫地铁隧道和卡提尔专用的特殊车辆而存在的屏蔽。同时，薇莉安也知道屏蔽可以通过王族专用的魔法来克制。

所以，我要明示出来。
自己作为英国王室一员这件事，对纸质巨人。
这是为了拯救为了自己赶来这里的佣人们，更是为了促使卡提那一世失控以拯救在琪雅丽莎支配下的英国全国。
如果是平时恐怕会被吓得眼角含泪的第三王女，现在却明确地瞪视着纸质的巨人。
（——我要反抗！！无论如何，就算到最后一刻，可要反抗给你看！）
然而，站在她面前的巨人再次将纸质的桩刺瞄准了薇莉安。第三王女无视于此。放弃回避或防御，将时间都用于在口中快速地吟诵咒文。

没有声音。
纸质的巨人作为灵装，说到底只是自动化地排除外敌而已。
咔！！地一声桩刺飞了过来。
轨道正确地指向薇莉安的面部。
这时，
「轨道变更《CAO》！右臂向右《MARATTR》!!」
不知从哪传来了茵蒂克丝的声音，突然巨人的桩刺不自然地改变方向。本要刺穿薇莉安面部的桩刺，深深地插进了水泥地面中。
接着，第三王女继续咏唱道。
确切的说，是在由一到十规规矩矩地咏唱着的薇莉安，在途中以茵蒂克丝的话为参考，成功地转换为了高速咏唱的模式。

「听从正统血之继承者，尽速将门启开《OACPATACOTPOTRB》!!」

伴随着最后的咒文，纸质巨人的大半个身体坍塌了。但是，犹如濒死的巨人只有右臂部分还残留着形状，一边崩溃着一边要用锋利的尖端刺向薇莉安的面部。第三王女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不好。我来救你，薇莉安！」纸质巨人的手臂，动作停了下来。好像从背后阻止人打架一般，少年紧紧抱住了巨人的双臂。接着，崩溃着的巨人。几乎已经无法阻止它的动作了，然而它回头望向少年，似乎把他的右手的危险性判断为了更高。「接下来交给我吧。这次一定要把你干掉！」

上条当麻和纸质巨人。二者都连一瞬间也没有停顿。幻象杀手对手臂桩刺。都是具有致命破坏力的一击，毫不犹豫地交错过去。轰嘎！！一声巨响炸裂开来。这次，上条当麻的拳头总算将纸质巨人粉碎地片甲不留。直到刚才还勉强保持人形的纸质巨人，从受到上条拳击的地点为中心，如同爆炸一般地炸散了。大量的方形羊皮纸飞到了隧道的顶部，然后受重力作用缓缓地落了下来。

第三王女薇莉安，一时间呆呆地望着这个光景。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了切实地打倒敌人而采取的行动，其结果便是大量的羊皮纸漫天飞舞的场景。她在想着什么，上条并不知道。想要暂时静一下的他的身体，突然感觉到了手机来电的震动。是不知道的号码，但是放到耳朵上一听飞出了已经听惯了的人物的声音。「啊，太好了，打通了！」「这个声音，是五和么……？」「是，是！是完全醒酒了的五和晚上好！！」「？」

对不知为何元气满仓的五和，上条歪起了脑袋。不过五和察觉不到。「作战成功了。薇莉安殿下他们已经将魔法性的屏蔽解除了。可以从远处接入特殊车厢的动力源了。」「是么。这样一来就可以对卡提那一世施加间接攻击了啊。」「是这样没错……现在，为了将卡提尔专用的特殊车辆配置到白金汉宫的正下方，它正以超高速向你们驶去！所以请赶紧离开那里！！」

对着傻住了的上条，五和进一步说道。「总、总之，现在就要通过特殊车厢将空中要塞高文·导向的心脏部和卡提那一世相连接。伴随着魔法的逆流，会发生大规模的魔力放出事件。恐怕察觉到异变的『骑士派』也会向你那里展开调查活动，而且继续呆在那里也很可能卷入爆炸之中。超级紧急请以最快速度返回这里！！」

9

十月十八日，凌晨两点三十分。卡提那一世暴走。以英国王室所在的白金汉宫为中心，产生的爆炸半径达到50公里。虽说如此，生活在附近的普通人却无法感知到，说到底只是魔法意义上的爆炸。噼里噼里噼里！！玻璃杯小幅地震动起来。好像是对人类感知不到的次声波产生的反应。接着，是吐血的声音。落下的大块鲜血，将宫殿内奢华的羊绒地毯染脏了。是第二王女琪雅丽莎。

「……从高文·导向发出的强制逆流……么？」即使是将空中要塞的心脏部的力量全部集中起来输出出去，也还不到卡提那一世所蕴含力量的一成。然而，不规则的力量强行通过对卡提尔造成了恶劣的刺激，使其混乱失控。从失调的卡提那一世中泄露出的力量的碎片就如同装满尖刀的口袋的内部被刺穿一样，重伤了第二王女琪雅丽莎。

（所以说，只是压制了「大部分」的据点决不能满足，在将「全部」都击垮之前绝对容不得半点松懈，本还这样说的来着……。不，在这里应该对那帮人的阴谋诡计表示敬意才对么？）

通过卡提那一世输送给「骑士派」的力量几乎全都失去了。第二王女琪雅丽莎自身的力量，也失去了一些。事实上剥夺了差不多五成左右吧

然而（镇压）琪雅丽莎非常确定。恐怕那伙人是从清教革命时期卡贴·正统失落的历史中判断，只有卡提尔失控才是打倒国家元首的契机，从而使出了这样的策略的吧。然而，无法打倒。这种程度是无法对琪雅丽莎的势力造成致命伤害的。

「琪、琪雅丽莎殿下。」从巨大的门外，传来了手下骑士的声音。「对宫殿正下方配置的特殊车厢的回收与再封印已经完成了。如此一来『清教派』就无法对卡提那一世进行逆流干涉活动了。」

「哼」琪雅丽莎用手背将嘴唇上残留的血迹擦掉。「接下来，对卡提那一世爆发出的力量对伦敦一带造成了怎样的影像进行实际测定。此外，对宫殿里储备的灵装也进行一遍检测。弄不好有一半已经无法使用了。」琪雅丽莎重新握紧了无刃无锋的剑。

「带上灵装干涉用的道具。我要去进行卡提那一世的再检查了。因此，对卡提尔的用法变更·再调整暂时中断。因为此次针对卡提尔的『小花招』，要将对国内残存势力的清剿工作作为重点进行。」

「遵命」骑士一边说道一边退了下去。乍看上去很顺从，然而内心的天平已经正在动摇，琪雅丽莎洞察到了这点。原本，「骑士派」就是由骑士团长作为统帅所领导的集团。而琪雅丽莎也将骑士团长作为「骑士派」的窗口加以利用。而如今失去了骑士团长，「骑士派」暗地中的动摇在不断扩大，而琪雅丽莎与「骑士派」之间也产生了小小的间隙。

再加上，卡提那一世在这里的暴走。事实上，由于「清教派」破坏活动，导致「骑士派」的每个人都在心中一瞬间地闪念到，第二王女并非是能够控制卡提尔的女人。

已经失去了直接的领袖，进一步窥见到了「劣势」的征兆。在这个时候前女王爱莉莎德和「清教派」相互勾结展开声势浩大的反攻，「骑士派」的精神是否还撑得住呢？对于人心理的问题，是否能够继续续认为「能赢」？是否会对国家元首琪雅丽莎继续「相信」？（嘛——说实话……反攻作战开始的话，有将近半数的人会意志崩溃吧）一边直率地预计着，琪雅丽莎轻轻笑了出来。一边笑着，她将手中的卡提那一世架在了肩上。（下面嘛。懦夫没有什么用处，叛变的话会有些麻烦……让我先走一步怎么样？）

10

新生天草式十字凄教的建宫斋字手拿着望远镜。卡提尔的爆炸圈外，伦敦近郊的平原上。分不出到哪为止是人工的牧场，从哪开始又是天然的草地，一望无际的绿色。的地方。在那里的某个地方，「清教派」的成员们开始集结起来。「糟糕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卡提那一世的力量，不过还是没能避免发生那种后座力式的爆发啊。」建宫坐在一只园丁比较爱用的梯凳上，用仿佛是网球裁判的姿势架着望远镜观看。

另一方面，梯凳下面的牛深发出了低沉的呻吟声。「……以第二王女为中心，巨大的天使之力全方位地释放出来了。伦敦市内设置的灵装和设备也受到了影响。小型的教会有三座都倒塌了。」「如果圣乔治大教堂上残留的观察装载的数值正确的话，伦敦市内滞存的『天使之力』的浓度强的一塌糊涂。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在市内拙劣地使用魔法的话可能会将整个伦敦引爆。」小个子的香烧一边在本子上记录着细小的数字一边说道。建宫一面盯着望远镜一面轻轻点头。

「『骑士派』失去了团长缺乏领导，再加上卡提那一世的暴走事件，对第二王女的信赖已经开始动摇。如果这时能够接二连三地挑起事件的话，或许不用正面冲突就可以让『骑士派』的精神崩溃了。」

接着他的话，人过中年的谏早继续说道。「……果然现在只能等到『天使之力』自然扩散，伦敦市内安定下来之后在向敌人的本阵发出突击了。在这期间，卡提那一世的力量恢复，『骑士派』的战力想白金汉宫集中的可能性如何？」

「『骑士派』的战力不知道会如何，不过至于卡提尔的话没有问题。因为那个东西的力量实在过于强大，只要暴走了就没那么简单恢复机能。以卡提那一世所蕴含能量的理论值反向推算，至少也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

「这么说来……」这边和那边都要小停战一下啊。与此同时，这也是最后决战的准备期间啊」就在紧张的情绪在人们中间不断流窜的时候，不知是谁的喉咙咕噜地响了一声。

接着，从那里「你们啊……要是知道这些事的话就赶紧好好工作去吧。」金发飘飘的美女，对马从稍稍离开人群的地方说道。这番话引来了以建宫为核心的男人们言辞锐利的一片反驳。「你可别再说这么奇怪的话了」「没错啊我们正在非常认真的进行作战会议呢」「现在正是紧要关头所以如果不统一意见的话就糟了啊」「嗯嗯，事关重大不能轻易表示赞同。」

虽然被淹没在一片男人一直指责的海洋中，对马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她用纤细的食指点着自己的太阳穴，单闭着一只眼说道。

「那样的话，为什么还用望远镜对着穿着围裙的五和啊？」这样那样的最后的晚餐。从首都伦敦撤退下来的「必要之恶教会」的成员，乘坐着水上救援机的新生天草式，解放了货物列车的原亚涅赛部队等等，各种各样的宗教人士都汇聚在了一个地方。

在上条周围往来的修女们，相互交换着各式各样的报告。「特奥德西亚·厄勒克特拉（译者注：此人在SS2中一闪而过……）班也已经到达了。这样一来英国地区的清教残存势力就基本都集结起来了。」

「史提尔·马格努斯班还没到呢。在空中客车365的事件中借了一架运输机，似乎在叛乱发生的时候就和军队在机场战斗起来。之前放出话来能够凭自己的力量搞定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可能要再过一些时间。」

虽然也有这样的声音，不过总体上讲残存势力已经基本都集结在这里了。「清教派」的魔术师们都在准备或调整着自己使用的武具和灵装的同时，也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调理——而最为代表性的饮食当然也备受重视。有不少的人因为从叛乱开始就一直不得安宁，持续长时间的战斗或者逃亡，还有人由于在夜间执勤不吃晚餐而已夜宵为主，就错过了吃饭时间。

理所当然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坏，坏啦！洒上了……热汤不只进到胃里还洒遍全身啦……！！」「那、那个，由于是运动之前，请有节制的——」「这种场面下素沙拉之类的开什么玩笑！！这样，噗咚一声像保龄球一样掉进胃袋里的大块大块的肉啊我要！！」「肚、肚子八分饱左右就是正好了哦，要是吃得太撑的话——」「再来一碗！！多说无益要求再来一碗！！」「好，好好地咀嚼啊，慢慢地一点点吃，别把肚子吓坏了——」「噫啊——！！」

……大小无数的修女们突然启动了完全不像修女的暴饮暴食模式，在这样一群修女中间的新生天草式围裙少女五和六神无主惊慌失措着，而最终的结果只是上条发现连一只很像是自己家的三色猫也开始狼吞虎咽起来而有些感到抱歉。

手上端着一只什么都没有的小碗的上条，由于完全跟不上汹涌杀来的修女和魔术师们，只能呆然地一直站着。

另一方面在离骚乱有些距离的地方，两头贪吃鬼茵蒂克丝和安琪雷涅到达了同一张桌子。一眼看上去，会发现二人正关系融洽地在一起吃着料理，不过，

「哇！！刚、刚才，你吃了吧？你吃我的料理了吧！！」

「没有啊」

「修、修女露琪亚也看到了吧！？这个贪吃鬼把叉子伸到我盘子里的时候！！」

之后，安琪雷涅对面坐着的个子高挑的猫眼修女（闭着眼睛在进食前祈祷既没看到也没兴趣）叹了口气

「修女安琪蕾涅。应该去爱自己身边的人的我们不能随便怀疑别人哦」

「嗯！？是、是这样么。这家伙刚才绝对，是吃了我的料理的样子……」

「嘎呜」

「刚才确实是吃了吧！！现在已经不是趁我不注意偷吃的级别了，而是堂堂正正毫不遮掩地吃着我的肉丸不是吗！！」

「没在吃噗」

「句尾是故意的啊！！修、修女露琪亚也替我说话吧！！」

面对半哭着喊叫的安琪蕾涅，露琪亚好像在说真没办法似的，把自己盘子里的东西倒给她一边说道

「那样的话就把我的给你，赶快从『愤怒』『暴食』和『嫉妒』的三重痛苦中解脱出来吧。」

「嘎——！！盛满了青菜还全是苦味系的！！什么啊这是，修女露琪亚是那种哪怕吃饭都要进入试炼和修行状态的人吗？」

战战兢兢地吃了一小口之后便痛苦得满地打滚，在将露琪亚慌忙递过来的蔬菜汁一饮而尽之后，安琪蕾涅的身体更加扭曲了。离开了不断痉挛腰拧了三圈的修女，茵蒂克丝继续踏上了追求食物的道路。

然而，对于这样的茵蒂克丝也存在着灾难。而其正体，就是在距离肉类料理的桌子很近的「清教派」修女们。

「呜哇——，好怀念啊！！还记得我吗？蕾切尔啊蕾切尔。以前经常在一起玩的啊。哦对了。你吃汉堡肉么？」

「咕咕咕咕。从刚才开始就在戳我的脸的你是什么人？」

「咳咳咳，蕾切尔那家伙。果然禁书目录的记忆丧失把她全忘了么？嘛我的时期应该也全部记得了吧。不过不是很好嘛，还是那么能吃呢。这边的料理要吃吗？来来，啊——」

「咕嘎！？刚才已经吃过汉堡肉了咕嘎嘎呀！！」

「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果然太可爱了！嘴里塞满食物脸蛋鼓鼓的真是超可爱！！我的，来把我的汉堡肉也吃了来！！」

「……呜，唉哎。已、已经够了……」

对于那个茵蒂克丝来说格外少见稀罕的台词从白发碧眼的修女嘴中漏了出来。然而「清教派」的修女们还是「我，我！！」「我也要！」「也让我喂喂」之类地一边喊着一边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一直提供着各种各样料理的普通少女五和也陷入了五和自己的心理危机之中。

那个少年就在那么近的地方。

地瓜烧酒也已经在体内完全消化了，回到了日常的状态。

……然而，在那边不断展开的修女们不断地不断地叫着料理料理嗷嗷嗷嗷嗷嗷！！有如巨浪一般的需求不断袭来，完全没办法抽出身来。这对恋爱中的少女（并非是凭意气或者酒醉，是真的为了他死掉都没问题的程度）来说是何等难捱的情境。

这时，救援到来了。

是同样身为新生天草式中女性的金发飘飘的对马。

「哈。看一眼就知道你在这里心不在焉的，这里就交给我吧。喂，那个少年被食欲修女们压制着似乎什么都还没吃到呢，你现在端着食物过去没准就正好打在点儿上哦。」

「那个，不，不啦！！没关系的，我没什么！这样的想法我完全……！？」

「讨厌这么有心机的举动么？但是，说出这种话的话永远都没法缩短距离哦」

「就算这样，一直在战斗身上也破破烂烂的还有一身汗味。这样的形象就算面对面也……」

或许同样身为女人，五和扭扭捏捏地说出了心里话。

这时一个多余男性的脑袋伸了出来。

「锵！！对这样的五和进行灰姑娘大作战吧！！抢先发售预演！！」

「突、突然冒出来说什么预演，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咯」

五和在句尾突然像变得打嗝一样，是因为过于惊恐而导致的呼吸停止所致。现在的五和只能一面只能发出呼——呼——的声音一面颤抖着用食指指着建宫手里拿着的东西。

他两手展开的东西是

「YES!!没错正是大精灵闪亮女仆哦——！！」

「啊、呃！？哦哦！？建建建建宫显示为什么把最终武器！？」

「呼。还不是因为知道你现在最需要有人背后支持。事实上这个设计师就在伦敦范围活动，所以能在叛乱发生之后马上搞到手呢。这可是发售日前的大抢购哦」

「那种局面下哪还有这种优闲！？更何况我个人信息的管理状况是怎么啦！！」

呜哇，三围过于合适反而有点恐怖！！五和一面颤颤巍巍地发着抖，然而又觉得这件衣服可能将成为向「那名少年」猛攻的关键所在而又无法将其干脆地丢在地上。

另一方面，就在离这场骚动不过几米距离的地方，终于回复体力的神裂火织，在谁也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安心地吐了口气。

「（……嘛、嘛，英国清教的女子宿舍里的行李大部分都没被搬出来，堕天使工口女仆现在应该也还在从黑暗到黑暗中埋葬着。只要我拿到水上飞机里的宠物热带鱼和作为朋友的洗衣机都没事的话就没什么关系了。）」

神裂连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正在小声自言自语着。

然而建宫却咕嘟地带着让人产生讨厌预感的势头向这里扭过身来「请您安心！！女教皇陛下重要的出嫁礼服我一定拼死守护！！堕天使女仆和堕天使工口女仆，二者都在这里保管着只要您希望随时可以！！」

「多、多管闲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情不自禁地哀嚎起来的神裂的眼前出现的是，会被错以为是刚刚从干洗店取回来的已经工整地叠好的那个恶梦。话说回来，一看到建宫，牛深和香烧他们几人的样貌，就会觉得单枪匹马一脸严肃地对抗骑士团长，还被一个劲儿痛扁的自己才是傻瓜。

「那、那种东西不需要啦！！本来要是还有空闲进入到女子宿舍里，那干脆把浴衣之类的拿过来不就好了……！！」

「堕天使工口女仆之类，不需要……？难，难道说，在其之上还备有超堕天使大工口女仆……？……真，真是毫不惜力的人啊……」

「根本没有那种东西！！什么超啊绝赞工口之类的！早已经完全模糊掉女仆这一基本核心啦！！你们这帮人只要是带工口的东西什么都能接受吗？！」

神裂满脸通红地哇哇大喊道。

然而，新生天草式的男性们还没有到拼死也要观赏一次大杀必死的程度。

他们事实上是

「（……其实咱们根本没有亲眼看到女教皇陛下的堕天使工口女仆形态！要是就这么下去死不瞑目啊！！）」

「（……咱们所有人，当时都被后方之水打得破破烂烂地在床上打滚呢。那可真是在一瞬的间隙绽放出的神技啊。）」

「（……后来看过了五和的报告简直眼里泪血交流啊。那么工口又好玩的场面怎么可能还没看到就结束了呢！）」

「（……哦。接下来可能有堕天使工口女仆和大精灵闪亮女仆的直接对决哦。那可是一百年才有一次的好戏哦，绝对有押上性命的价值！）」

而看着不仅仅是牛深和香烧这样的年轻人，就算是已婚的野母崎和中年已过的谏早也都令人意外地全体都精力旺盛的新生天草式的男性们，难道因为自己当初不负责任地出走而导致天草式发生了方向性的扭曲了么……这样一本正经地开始担心的极具天然派领导气质的神裂火织。与其说是姐姐还不如说已经接近母性的思考方式的她，绝对是如假包换的十八岁。

影响进一步扩大开来。

由于露琪亚的善意而饱吃了一顿苦味蔬菜的安琪蕾涅，也停止了含泪体验草食性动物感受，将目光转向新生天草式十字凄教的内乱中。

安琪蕾涅一边从后面用胳膊肘戳着首领亚涅赛·桑库缙丝（刚才起就一直独占着一块放满腊肠和香肠等各种肉类的巨大披萨。超嫉妒）的侧腰，一边说道

「嘻，修女亚涅赛！好像是极东宗派有着过人乳量的家伙们在说什么有意思的事呢！就这么不管他们可以么！？」

「唔恩。大概是为了谁才是最成熟最性感的女仆一事在进行对决吧？坐拥两百五十名修女的我们如果在这里默然退却的话虽然很不像话，虽说如此但是我方人员中确实没有人拥有如此棘手的双峰一事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我们阵营该以谁为核心指定对策才是最有效的呢……」

要是让神裂和五和听见的话肯定会口中喷火直扑过来的台词，然而对于听到这样白痴对话的露琪亚而言，最重要的事却不在于此。最糟糕的是，亚涅赛和安琪蕾涅两个人的视线，似乎正朝着自己的方向。

身为女性性感不足（但确实是巨乳）的露琪亚先下手为强。

「绝对办不到哦」

「这个世界上似乎存在着一种小恶魔全面型女仆的东西哦」

「你们明明听到了但还是要继续啊，不过我是绝不会妥协的哦」

「不是恶魔而是小恶魔这一点似乎是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哦」

她们的语气越来越快了起来。

再有点远的地方看着这场骚动的雪莉·克伦威尔，静悄悄地坐在那里。有着像狮子一样蓬乱的金发和小麦色肌肤的女子。黑色基调的哥特萝莉式洋装到处破着洞，似乎要整个人融入到深夜的黑暗之中。

她手里并没有拿着什么像样的食物。

没有食欲。

重重地压在胃袋上的，是产生出自戒与自嘲的猛烈的悔意。

「面对『骑士派』本来不应逊色的。不如说，只不过因为是『骑士派』的一群蠢蛋就让我的情绪动摇到如此地步这一点是最让我生气的。无论怎样地在头脑中否定这些，那群家伙还是会深入到构成我的核心的深处来。依靠自己的双手积累到今天的应验和成果这些东西，就好像被全部夺走了似的感觉。」

（太糟了……）

轻轻地摩擦着小麦色皮肤上残留着的淤青，雪莉长叹了口气。

在伦敦市内放出了哥雷姆·艾丽丝的雪莉本应将「骑士派」的家伙们打得落花流水才对，不知为何意识突然中断。就连造成自己意识中断的是那群拼死反击的「骑士派」还是从中途插入的暴露狂女魔法师这一点都完全不记得了。朦胧的印象中，只残存着被女魔法师搀扶着，从混乱的战场上强行脱离这一件事了。

一股倦怠的无力感将雪莉·克伦威尔的全身包裹了起来。

一个人影，缓缓地靠近了她的身边。

「给你送慰问品来了哦」

「切，是你么」

完全没有必要如此恭敬的修女，奥索拉·阿昆娜丝。原罗马正教的人员，对于魔导书的解读非常擅长，等察觉到的时候，已经成为了自己在情报解析和灵装鉴别方面的搭档。

并不清楚奥索拉对雪莉的事情知道还是不知道，总之，就是带着一块吃起来会很清爽的，以蔬菜为核心的三明治过来了。

「接下来就要有事可忙了。再能吃东西的时候就吃东西这一点很重要。体力的有无对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战斗的胜败的。」

「……真是烦人啊。在那么无聊的条件死死看也是我的风格——吓吓！？混蛋，不要笑咪咪地把三明治强塞到嘴里吓吓吓吓！！」

简直要窒息了，为了避免生命危险所以没办法雪莉还是开始咀嚼。

奥索拉还是一如奥索拉的风格，这次一边将装着三明治的板子整个咕地塞进去，一边呵呵地笑着。

雪莉一边胡乱地将三明治挖出来，一边说道道

「……讨厌啊。我听说你从女子宿舍出来地特别晚。」

「似乎在我慢慢腾腾的时候大家就都出来了。只将最低限度必要的行李带出来，虽然这么说着，但是似乎变成了超出预想的超大行李。」

「哈，真是你的风格。」

雪莉表面上是用鼻子笑了笑。

然而在那里面，没有侮辱或者嘲弄的意思。她沉默了几秒钟后，再次直视着奥索拉的脸。

「那么，拼着性命搬出来的大行李中，也包括这个东西么？」

就坐在短短的杂草上，雪莉用脚踢了什么东西。

那是用大理石制成的小孩的雕像。

在基座上有「Ellis（艾丽丝）」的字样。

「啊哈哈，被发现了么。」

「真是多余的行为……」
雪莉发自内心地发出了一声不爽的叹息。
「这种失败的作品，没有必要特地拼上性命搬出来吧。……再说了，干脆消失掉的话倒还痛快。」
「嘛嘛。就算不特别地勉强自己那么痛快不也可以吗？」
「……」
「抛弃留恋并不等于是否定死者。把过去切断，你不认为这句话里有很大的语病么？非常珍视对死者的思念的人，就没有资格迈向崭新的人生，组建崭新的家庭，这个世界上有谁能这样断言？」
「……好像什么都知道的口气」
雪莉用粗率的口气嘟囔着，但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抱怨。
从艾丽丝的雕像的台座向后退，只是无言地抬头望向失败之作。
一时间，没有声音。
是和刚刚为止不同的，温柔的寂静。
「嗯嗯就是这样。」
「什么啊……？」
「雪莉的洋服经过了多次战斗已经满是破痕了，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替换的衣服。恩，从女子宿舍离开的时候将看上去是必要的东西左一件右一件地搬出来果然是正确的选择啊。」
「没什么反正这东西是我的兴趣所在，破破烂烂地也没关——呗嘎卜！？」
「锵！女神殿下哥特女仆！！」
「你在小看哥特是不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也就是『似乎就是有点西方风格的老服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特点是不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拉？奥索拉歪起了脑袋。
魔法师雪莉很少见的反应……虽然会这么想，但实际上这个褐色的哥雷姆魔法师（特别是在战斗过程中），其实反而是容易紧张起来的性格。
虽说如此，就算是奥索拉似乎也明白女神殿下哥特女仆的评价不高。她两手展开着特殊的女仆装，似乎很困扰地皱着眉头。
「好奇怪啊……。渗透到全世界各地的文化圈中，以总是能快人一步掌握流行资讯而著称的天草式的各位，从刚才开始就似乎说着堕天使工口女仆啦大精灵闪亮女仆之类的话，总之那就是流行的最前线没错吧……」
「呼，精神方面是大妈角色的人所说的流行之类的怎么可能成真！！」
「但是就这么扔了的话也太浪费了……。啊啦，那么就这么办吧。由于没有人要穿，那么没办法只有我来」
「喂等下，等一下！住手吧！你那种无自觉系的爆乳穿上这么没有节操的女仆装的话可是会变成不了不得的大事件哦！！喂快停下，笨蛋——」

1 1

在距离乱哄哄的清教派宿营地大约一公里的地方，有某个佣兵。
威廉·奥威尔伫立在似乎是乳牛的饲养小屋或者是粮仓的奶业农家设施旁。本来农民居住的地方就不会建在这种库房旁边，所以现在空无一人。
全长三米五，重量超过200公斤的大剑阿斯卡隆是由很多利刃构成的，远比起来要复杂得多的宝物。威廉逐一检查着每个零件的机能，并不时进行分解维护和调整。
（……倒不如说，比起剑来左肩更是问题吧。从那以后用了不少恢复魔法了吧……）
想着这些的威廉慢慢抬起头来。
像一匹回应来自黑暗彼岸的同伴的召唤的狼。
而实际也正是如此。
他捕捉到了远方传来的魔法通信。
「听到了吗，威廉。」
「……恩。双方都，面对强大的厄运仍然顽强斗争啊。」
语气中没有透出冷酷和无情，佣兵只是，在嘴唇中滑出了自己都没能注意到的细小的声音。
早就习惯的声音，来自骑士团长。
「似乎卡提那一世在伦敦市内暴走了呐。虽说是利用白金汉宫中深藏的安全装置导致的暴走……和你有关系吗？嘛，不论这个，总之拜其所赐骑士派的统一也摇摇欲坠了……话是这么说，关于这点跟我自身的战败也有关系，所以不能说是很了不起的事了。」
「那应该是拥护这个国家的魔法专家们的工作吧。」
威廉重新将分散的零件组装成一柄大剑，
「还有，只要你能重回战场，骑士派的人不就能重振士气了吗？」
「……」
「感到迷茫了吗？」
佣兵直接的问道，
「那么就静观其变吧。虽然不知道会不会变成一直等待，但总比较率的决定命运要好得多吧。」
「作为其结果，我再次站在你面前的话你会怎么做？」
「该做的事不会变，依旧要打倒你。」
「切，敌对啊。」
虽然看不出表情，但骑士团长似乎在苦笑。
威廉停下了把玩阿斯卡隆的手，
「确实，你所使用的所罗门术式，是可以将自己认定的武器消除攻击力10分钟。使用这个力量不能破坏卡提那一世吗？」
「笨蛋，凡事都有例外。再说在这个国家装备足以杀死国家元首的武器可是死罪。在构筑术式理论的时候也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而特意将王室成员排除在外。」
「……真不像是想用处刑斧杀掉第三王女的家伙的台词呢。」
「所以说薇莉安大人没有使用自己的武器吧。想要砍下首级必须要用『普通的道具』才行啊。」
不知何时又回到了平常的轻浮口吻，但是骑士团长没有注意到。他继续说道，
「给接下来要去送死的你，一个忠告。」

「是什么。」
「之前的战斗中，你似乎有一瞬间感到担忧吧。我暗藏的必杀一击，『切断威力』『武器重量』『耐久硬度』『移动速度』『射程距离』『专门用途』『的确精度』……这些方面全部具备，是不许回避不许防御不许反击的绝对必杀……实际上，我能够操纵的『特征』只能有一个，不能做到复数的同时操控。」
骑士团长说到这里微微一顿，
然后，他坚定的说，
「第二王女琪雅莉莎大人和手中的卡提那一世一起的话，应该可以达到这种境界。」
「……」
「真要打倒她的话，要提防着点。『实际上那种强大只是表面的』『只要能找到弱点就能逆转局势』……这种轻敌的想法可不要有。」
「不管敌人是什么，我该做的事仍然不会改变。」
威廉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
威廉不说废话的男人，不需要说些自我安慰的话欺骗自己。
「就由我来惩治引发骚乱的元凶。不过放弃卡提尔的话就能饶她一命，这也是第二个选择呢。」
威廉·奥威尔也好，后方之水也罢，他的行动准则没有变化。
过去袭击幻想杀手的少年时也是，和现在一样，只是想粉碎掉作为骚乱中心（他这么认为）的那只右手，让少年回到一般人的生活中，同时阻止世界上魔法和科学的一切纷争。
「虽然不知何时为谁挥舞着长剑，只要想的话就一定会再见面的。」
「恩。不管面临什么场合，全力以赴都是同——唔啊啊啊啊啊！？」
此时，从不说废话的男子少见的发出无意义的呻吟。
不如说骑士团长比他更紧张。
「怎么了，敌袭吗！？」
「（……不好，发现第三王女的气息，并且不断接近中！似乎魔法方面的搬运屋也在协助。确实朝着这边来了！！）」
威廉小声的说完，慌忙收起分解大剑用的工具，把阿斯卡隆扛在肩上。
「（……刚刚还尽说些让人害羞的话！虽说期待着精神安定的做用，果然不习惯的事是不可以勉强的！！）」
不，详情不知道但是你是说了相当不得了的话哦，骑士团长这样说道。但佣兵无视他的发言，快速离开了原地。
各自的晚餐时间已经结束。
接下来就是决定英国命运的一战。
无法保证敌我双方性命的真正的战争。
但是他们，自然的聚集到了一起。
行间 四
女王爱莉莎德一行终于来到了伦敦的近郊，军马则是精疲力尽的的踱着步。原本，在不习惯的沥青路面上急行军五十公里，对马来说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吧。
「哎呀，真是对不住呐。从刚才开始就给你添麻烦啦。如果我的政权能够顺利夺回的话，就让你当世界上第一只获得勋章的马儿吧。」
爱莉莎德心情很好的说着话，两手伸进装有水的铁桶里。这里虽然是平原，再往前一点却是人工的牧场。水正是从通向那边的引水渠中借来的。
顺便一提，军马则是要发表『你在说什么啊！还能前进，完完全全还能继续走的啊！！』的言论一般把头转到伦敦的方向，但是这时不好好休息的话之后就不一定有时间了。女王多少有些强硬的握住缰绳。用力把马儿的头摁下去让它喝水。
即使是正在兴奋头上的军马，水通过喉咙后也感到了自身的疲劳，呼噜噜了几声后四肢跪坐在了地面上，保持着这种姿势开始啃食柏油路两边横生的杂草。
（……真是，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啊。）
不只是对这匹军马，还有在英国境内作战的人们。女王不禁眯起了眼睛。
她注视着身边的卡提那二世。
（……用这玩意力量全开突出重围感觉还是早了些，真不想这么快就出手啊）
吧嗒吧嗒，
「呼，唔咦~果然连军马也是奔波久了会疲劳的哟~」
说着这种破坏祥和气氛的台词的是，长长的金发束在腰旁的女子，萝拉·斯图亚特。
爱莉莎德露出了刚才完全不同的轻蔑视线，
「真是软弱啊。本来就是因为你不能配合着军马的节奏运动身体，才会让这家伙多浪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吧。」（译者吐槽：喂喂，谁shoujiao了…）
大概是对不悦的口气做出反应了吧，军马停下了咀嚼着牧草的嘴巴，头转向了爱莉莎德一边。它那温柔的眼神仿佛在说『嘛嘛，反正我的工作就是运送人和货物嘛。』
（真是的，总感觉越发显得马的能力出色了呢）
就在这时。
爱莉莎德听到了咔嚓的响声。
锐利的视线扫过，声音传来的方向有一个人影。
「啊拉，嘛，真是食欲旺盛的马儿先生呢。这边的萝卜要来一个么？」
沉静的妙龄少女的声音传进了爱莉莎德的耳朵。
几乎脱力的女王又把手放回到卡提那二世上，暗自用力。
「莉梅尔吗？」
「是的。第一王女莉梅尔哟，母亲大人。」
一只手拿着橘红色的萝卜，带着单片眼镜的王女露出了笑脸。
爱莉莎德看到亲生女儿的脸，显得非常诧异。
「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啊拉。就算这样，我好歹也是在等着母亲大人到来呢。监听了『骑士派』的通信后，我发现从母亲大人销声匿迹的地点来看，通向伦敦的话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最高。」
「……有什么事吗？如果是你的话，应该不会这么简单的想和我联手吧。倒不如说，在这里伏击我，取得卡提那二世，然后想办法打败琪雅莉莎才是你应有的思考模式吧。」
「嘛，虽然也想过这种作战……不过先不说失去了大部分力量，用卡提那二世直接正面冲撞也够麻烦的啊。对于『头脑』的我来说，真想贯彻点更加聪明的战略呢，母亲大人。」

「……就算是女儿一边手头准备着厉害的灵装一边带着含义深刻的笑容对我这么说，呐。还有，那边灌木丛里伸出来的钢丝是对生物用地雷吧。一般车辆会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撤掉哦。」

听到爱莉莎德轻松的指责，莉梅尔吐着舌头取下了横穿道路的钢丝。

「好了。话说回来，马儿先生喜欢萝卜的话是真的么？」

「……食草动物嘛，能吃的就吃，并不会只吃爱吃的东西哟。这家伙的主食可是牧草。」

「哦呀。山羊不会吃纸，也有像这样的事呢。对不起了呢。」

莉梅尔想着收回手中的萝卜，军马则是『怎么？收到的东西会全部吃光的哟。』一般探出头去咬着这种橘红色的蔬菜。好乖好乖~莉梅尔笑着抚摸马头。看到这样的光景，爱莉莎德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你啊，真是，只要面对和权力利益的人，就会露出真实的表情呢。」

「当然的啦，母亲大人。我可不打算对了解我的人抱有信赖呢。我只相信那些就算不知道我是第一王女也能对我亲切对待的人。」

「……虽然我也承认这是对统治者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呃，算了，为什么我的女儿们都在走各种各样的极端啊。长女玩弄计策过多变得不信任别人；次女迷恋战争还把周围都卷进去；三女则用人太缺乏主见……」

爱莉莎德闷闷的搔着前额的刘海。

听到这话的莉梅尔，嘴边浮现出脱力的笑容，

「啊拉，真是意外啊，您是站在能够说教的立场吗。再说，采取放任主义还超斯巴达的母亲大人的教育方针难道就没有问题吗？特别是对薇莉安，竟然给予那种必须察言观色才能自由一些的生活环境。」

「你在说什么。不通过自己的方式确立的个性是不会长久存在的。特别是薇莉安的『人德』，稍有不慎就会变成只会依靠他人，坐享其成，所以要严禁任何安逸的解决手段。从长远上来看我的做法没有错。我和你们不一样，可是良知派啊。」

「嘛，十年前派薇莉安随行出访南美，趁着这个时候挥着卡提那二世把那些夺走王室派政权的政治家们痛殴一顿的到底是谁家的哪位大人呢？」

「多，多余的话就不要说了。那也是作为家长所必要的行动。」

虽然爱莉莎德说着像是否定的话，旁边软绵绵的萝拉却暗自嘟囔着「……不对，那不过是个愚蠢的错误而已哟。」

「对对。说白了，这次琪雅莉莎那边好像用了超极端的方法呐。」

「……果然，你也觉得琪雅莉莎的目标是卡提尔的『机能扩大』吗？」

就是这样，莉梅尔点头道。

「卡提那一世是仅限在英国内部，赋予国家元首天使长『似神者米迦勒』级别的战斗力的灵装。不过，如果出了英国国境，卡提尔的效果也能发挥出来的话，英国女王可就变成了足以蹂躏全欧洲的人祸了……作为人为设定的天罚的实行者，单单一人就比氢弹或者黑死病更具杀伤力。」

「集合了构成英国四文化的地理条件而组成的巨大术式，而那把剑就好像控制那个术式的指挥棒。使用『骑士派』全员留守英国本土，趁此时机琪雅莉莎一人手持卡提尔扫荡欧洲……这个办法确实可行啊。倒不如说，卡提那一世的力量完全解放的话，人类的魔法根本无法伤她一分一毫吧。」

如果真的做到了那种事，恐怕除了天使和魔神，大概没有人能抵抗琪雅莉莎。

「……不过，真的只有如此吗？」

「什么？」

「苏格兰的属地艾金帕拉……作为琪雅莉莎牺牲性部队在活动的『新生之光』的据点，我已在那里安插了密探。呼呼，能说出『没有拿到确实的证据前什么都不说』这种的台词，果然是头脑派的特权啊。」

密探，虽然这么描述，但应该不是英国王室御用的魔法师们或者军队的谍报人员吧。莉梅尔尤其讨厌这种混杂在权力结构中的专家啦精英啦这类人。在艾金帕拉活动的密探，指的应该是那些莉梅尔频繁微服出访，没有用任何政治手腕而建立了羁绊的同伴们吧。

（这种自食其力顽强的自立心和独立心应该是三姐妹中最优良的啊……要不是本质上不信任他人……果然，就算是撒手不管也没有什么可喜的改变啊）

哈，爱莉莎德叹了口气。

女王惊讶的看着莉梅尔继续喂给军马新的胡萝卜。

「喂。那种食物到底是哪里来的啊。」

「啊拉，不知道吗？就在刚才，这里还有一伙清教派的残余势力集结起来享用最后的晚餐呢。看起来，他们是把战斗中用不到的器材和食物暂时放着这里，等到打赢了再回来拿呢。」

「呐」

「没关系啦。剩下的这些食物的话，刚才已经叫宠物事先试过毒了。一点吃了以后会犯困之类的药物都没有哦。」

第一王女卷起舌头发出的噉噉的响声。这是她一直用来呼唤她可爱的室内小型犬的信号。

不过，就算是莉梅尔发出了信号，她的宠物也没有要出来的样子。

「？」第一王女环视四周，不知何时从门扉破败的小屋中冲出来的三毛猫和室内犬正超近距离的盯着对方。「这家伙是谁啊？」「这里是我国的领土！！」一般的发出低低的呼噜声。

「嘛嘛，可爱的三毛猫桑。虽然以前就对亚洲种的很有兴趣，实际见过之后还真是超乎想象的可爱啊。」

莉梅尔像是完全没有防备的小孩子一样抱起三毛猫，室内犬「喂，等等！拼上性命尝试那些萝卜有没有毒的可是我啊！！」的汪汪叫了起来。

但是，女王爱莉莎德所关注的，并不是这里。

「可恶！！就在刚才还在吃大餐？！这一定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从口袋里拿出恋人的照片，『我，打完了这场仗就要去结婚了』之类的展开吧！！混蛋们……我就这样没看成今天最激情的好戏啊，这是造化弄人么！？」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慌慌张张的朝着伦敦中心进发了的说？」

「还扔下我不管！！畜，畜生。走了，马！接下来我不得不急行军到伦敦了！！」

好咧，果然这才是女王的架势，军马像是表示同意一般，伸直四蹄站了起来。

爱莉莎德飞身上马，单手抓住还在散架状态中的萝拉·斯图尔特拉上后座。（译者吐槽：刚才的renshou play太耗力了么……话说最高主教，乃就算是万年萝，也不带这样卖萌的……）

「啊。上次说的『旗』的准备怎么样了？」

「差不多一半了吧。那玩意混在大英博物馆的一般展示品中，所以发现那是灵装的人也不多。之后只要博物馆员工查尔斯·卡特按照计划行动的话，应该就能派上用场了。」

「一般公民吗。明明是被骑士派觉察到的话就性命不保的工作……不对这个国家的绅士致敬的话还真是说不过去啊。」

说到这里，爱莉莎德沉默了。

心中不断思考着。

在这个野营地准备万全，朝着伦敦进发的人们的事。还有，一点魔法都不会却拼上性命提供帮助的协力者们的事。

（……唔。虽说『卡提尔的使用权限扩大到外部』之后『无敌化的琪雅莉莎利用天使长级别的战斗力蹂躏欧洲全境』也是问题所在，不过，）

女王的脸色改变了。

看向伦敦方向的女王，显得异常严肃。

（手持卡提那一世的琪雅莉莎，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只要还在国内，那个力量就能发动的事实了呢。接下来你们将要迎战的，可是只要单独一人就能踏平欧洲，比氢弹更加恐怖的人祸啊。）

「真是的！虽说也是为了英国的前途，不过连王牌都还没有，只凭气势和耐力就冒冒然奔赴战场的那帮家伙，真是一群笨蛋！随随便便就挂掉什么的，我可不会承认哦。」

「唔呼呼。说话的语气显得你很开心呢，母亲大人。」

午前三时。
上条和清教派的成员们共同，向伦敦突进。
虽然是这么说没错，但是可不是傻瓜一样的沿着大路跑。为了能早一刻到达白金汉宫，他们分乘着20多台大卡车。
从进入伦敦到现在，竟然没有一次像样的盘问，上条反倒觉得有点发毛。骑士派的家伙们，没有利用警察和军队帮助管辖。对于这件事，一直专注于能够在盘问方面蒙混过关的新生天草式的五和他们也颇感不对头。
虽然神裂担心「骑士派没有设置盘问点，是把战力集中到白金汉宫了么」，不过拘泥于这种想破头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意义。现在最好的就是想到到达敌方大本营时我方没有战力削减这种乐观的理论了。
上条坐在没有顶棚的货物台上，任凭冰冷的秋风吹着脸。
看来进行了不得已的完全镇压啊，伦敦的主干道上没有人也没有车。拜这所赐，上条等人车坐的车无视了法定的速度上限疾驶着。镇压好像进行的非常突然，很多空荡荡的汽车停在行车道的正中无人管理。因此卡车也不时的走着蛇行路线，同时引起上条他们的摇摇晃晃。
上条打量着同行的清教派成员们。
他们谁都不是当权者，也对这种事毫无兴趣。国家机器到底由谁掌控，对于英国住民来说，只要还能有普通的日常生活，那种事怎么样都好。不过，反过来说，不管谁是指导者，只要建立了军国主义新体制，清教派都不会允许。正因如此，与琪雅莉莎一战的决心并不会动摇。
向迷途的羔羊们，伸出救助之手。
这样想来，清教派的目的倒是十分明朗啊。
「接下来做最后的确认，」
通行的神裂开口了，
「我等的目的是，尽快到达白金汉宫，压制武装政变的主谋者琪雅莉莎。对于达成目的最快也是最佳的方法，我提议破坏她手上的卡提那一世。」
「……好像是，骑士派失去了骑士团长，之后又拜那个卡提尔的暴走所赐，骑士们对于第二王女的实力开始怀疑，信心也有了动摇了？」
上条心不在焉的说。
不过，坐在旁边货物上的第三王女薇莉安却点了点头。
「……卡提那一世相当于他们发动武装政变的象征。眼睁睁的看着这玩意被破坏，骑士派的士气也会大挫吧。皇姐的怪物般的力量，只不过是卡提尔赋予的。失去这把剑，就与一般人无异了。」
「就像是企图使用核导弹改变国家格局的恐怖分子一样吧。」
神裂还真是举了个相当危险的例子啊。
「失去了作为计划中心的核弹，还会有人傻乎乎的继续执行计划吗？」
「嘛，这样说也对……」
上条无言以对。
这时，茵蒂克丝插嘴道，
「破坏一把卡提尔武装政变就会结束。但是，话并不像说的那么简单。不管怎么说，手持卡提那一世的国家元首，在全英大陆也是拥有天使长级战斗力的怪物，人类怎么可能有与之对抗的能力呢。」
「……确实。即使聚集了全部残余势力，使用正攻法折断这把剑也是很难的呢。」
神裂的话中似乎比听起来更加沉重。
那句话中，包含着实际与占据米夏·克洛伊洁芙身体的天使战斗的经验。
「所以说，面对开挂的敌人，我们也要拜托特殊的人才才行啊。」
「果，果然，会变成这样啊。」
被正面盯着看，上条不禁后退一步。
「没错，我的右手的话，只要是『使用魔法的物品』，不管是卡提尔也好什么也好，轻轻一碰应该就能解决掉了。不过，现在琪雅莉莎比神裂和后方之水可能还要强啊。那种玩意用超乎想象的速度嗖嗖的飞来飞去，可是连碰都碰不到哦。」
「恩。我知道的。对于普通的高中生来说，圣人级别的战争绝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参加的，」
神裂点着头，
「然而，你将会被作为『行动迟缓的高威力炮台』来使用。如果琪雅莉莎使用高速移动展开快攻的话…… 新生天草式和作为圣人的我也用速度来对抗，然后找准时机，把她弹向你所在的地方。」
清教派的残存势力中，除了新生天草式，还有原亚涅赛的部队以及雪莉那样的独立魔法师。不过，提到速度，果然还是要优先考虑以圣人为轴心的新生天草式啊。
之后，这场战斗的胜负，就看强化了速度的新生天草式，和其他使用远程攻击加辅助魔法的成员们，到底能够配合到什么程度了。
「没有必要去想有多困难，」
神裂看着不禁沉默的上条慢慢说道，
「请活到最后。这就是我们交给你的，最大的任务。」
那应该是所有成员共同的使命吧。
做到不损失一兵一卒，结束这个事件。
上条看着自己的右手，重新确认自己的决心。
「……不过，没关系吗？不管怎么说，这可是500人以上的大转移啊。从刚才起就没有一个骑士派的人出来不觉得奇怪吗。如果被忙于镇压街道的琪雅莉莎发现的话……」
「恩。现在应该已经发现了吧。这样下去的话，在到达白金汉宫之前就要展开大规模的迎击战了吧。」
神裂相当肯定的说。
看着发呆的上条，她又补充道，
「不过，就算是发现了我们，只要让他们无法做出具体的迎击手段来就好了。」
「？」

上条皱起眉头，对神裂不知为何做出的双手捂耳的手势表示不解。
「要开始了。捂上耳朵会比较好哦。」

大西洋。
从艾琳岛向北渐渐移动着的空中要塞高文·导向，现在正在英国国境外海面上待机。
因为已经出了英国的地盘，所以卡提尔和辅助防御全英大陆的骑士派的猛攻得以缓和。
巨大的圆盘状要塞各处都冒着黑烟，姿势制御用灵装大概也受损了，高文·导向整体倾斜着。即便如此，这座要塞还是无视物理法则的浮在空中。主要机能还是可以使用的。
深夜漆黑的海面上，漂浮着钢铁制成的岛屿。
原本骑士派相当引以为豪的海上要塞，则与这座高文·导向不同，航行机能遭到破坏，沉入水底。清教派的魔女们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了。
驻守在冒着黑烟的要塞上的魔女们，依旧与试图击毁要塞的骑士们对峙着。
几名贸然跑出国境没有任何特殊力量的骑士被骑着扫把的魔女们击落。昏暗的海面上漂浮着几个放出闪光求救信号的遇难者。
国境外是魔女，国境内是骑士。
人为划定的看不见的线两边，两势力对抗着。
在这之中，魔女阵营的一员，斯玛特贝莉，正一边绕国境外侧飞行警戒远距离术式，一边把注意力放在通信用灵装上。指令员的声音传来。
「————白金汉宫方向，大规模炮击，开始准备。途径路段的魔女们注意，大规模术式的准备和发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大气混乱导致扫把失控，请远离涉及区域并抓紧扫把。」
听到事务性的语言，斯玛特贝莉不禁吹起了口哨。
「直线距离超过500千米…… 设计预定距离的1.5倍以上啊。这次还是直接攻击，不可能在中继点上使用魔力诱导了呢。」
斯玛特贝莉的语气却很悠闲。
「而且还拜途中马昂岛的遗迹和一堆乱七八糟的障碍物所赐，干涉相当强烈啊。真亏了那帮思想顽固的家伙们能批准呢。」
自言自语了一会，别的路线上的魔女同僚传来了联络。
「我怎么也，不，应该说下达将炮口转向白金汉宫的许可的那边更难以相信吧。」
「省去了各种麻烦的手续，第三王女使用王室派的权限做了赌注呢。嘛，这种时候最应该好好感谢那些用心良苦的好当权者不是吗？」
「……用心良苦的好当权者，感觉军事政变的主谋者第二王女也可以这么称呼呐。」
「那样说来，或许意外的相似呢。只不过方向上完全相反了。」
突然，魔女们的对话被打断了。
通信用的灵装发出了刺啦刺啦的噪音。同时，斯玛特贝莉的扫把也开始慢慢摇晃。她慌忙重新抓紧，通信用灵装中飞出了同僚的吃惊声音。
「嘶嘶…… 开始，了吗……？」
大西洋上，一道自然界绝不可能存在的纯白光线慢慢聚集。
高文·导向上面。从圆盘状要塞的中心。上方20米左右，旁边的空间中，出现了一个纯白色的球体。大规模神殿生成的能量挤压着周围的空气，气压出现了变化，风暴正在产生。作为魔女的航母，高文·导向正在启动它的另一个王牌。
下面是航母，上面是炮台。
集合了巨大的要塞一半力量的大规模闪光炮击，正在慢慢指向英国首都的方向。
「滋滋…… 发射的时候，骑士派…… 沙沙…… 不会干扰吗？」
「多少会有点吧，舍身飞向光线的勇者大人会出现吗？再说，要是有那么做的气度的话，早就全军冲出国境攻过来了。」
不对，骑士团长还健在的话，或许真会这样做。
如果是爱莉莎德统治的时期，也会有心甘情愿执行命令的人吧。
(…… 果然，这就是暴力的极限了呐。新女王，琪雅莉莎大人。)
看着不知所措的骑士派，斯玛特贝莉呵呵笑了。
她的耳朵里，传进了司令员的通信。
「————炮击开始。破坏白金汉宫。」

轰！强大的爆破声震碎了周围的玻璃。
高速移动着的卡车正上方，直径5米以上的巨大光柱划破伦敦市的夜空。
即使捂住双耳，通过身体的强烈震动还是能感受到的强大冲击直逼上条大脑。开车的五和似乎被响声吓了一跳，或者是说，冲击的原因导致了卡车的晃动，巨大的车体不自然的横向侧滑。
炮击不只有一下。
第二发，第三发…… 相隔数秒，接连不断的袭向白金汉宫方向。
上条用不输给爆炸声的音量朝神裂喊道，
「你啊…… 就算发现我们也做不出什么迎击对策，就是指这件事啊。」
「恩，趁着琪雅莉莎收缩部队防御炮击时，我们就能直奔战场了。远距离炮击支援是陆上战的基本哟。」
神裂在如此轰鸣下依然不为所动，淡然的说道。
炮击仍在继续，并且追加了多角度对白金汉宫的攻击。这一次则是想要撕开星空夜幕一般的细小的黑色闪光。不过，很多。100到200左右的弹幕，划着弧线飞向白金汉宫所在区域。
「要塞这玩意，不止一个吗！？」
「那些应该是深海航行中的亚露琪·深海舰吧。据说由于受到了骑士派的猛攻，目前还能活动的应该是亚露琪1、2、3、4号四艘。3、8号好像也能活动，不过似乎正专注于应对琪雅莉莎率领的骑士派和英海军。」
听起来好像是为了魔法师们能像人鱼一般在水下活动而建造的潜水型航母。这些航母在英法边境爆发决定性事态的时候，为了能够及时出动而一直保持待机状态，因此才能在这时及时送来炮火支援吧。

（不过，用强力攻击作掩护确实很好，不过）
「……说实话，这种状况下还能向白金汉宫突破么？会死的哦？」
「不如说，应该注意即使使用了如此大规模的炮击，琪雅莉莎那边还是毫发无伤这种事吧。接下来我等要兵刃相向的对手，就是这种等级的。」
真是怪物，上条不禁叹气。
连战舰主炮集中火力都没法打败的对手，却要靠外行人的一拳头来定胜负，我还真是冲向了相当无谋的战场啊。
「……不过，像那样乱轰一气，周围会出现无辜伤亡的人吧。」
「这么说来白金汉宫周围应该是一个大公园，应该不会有流弹伤人的情况吧。」
茵蒂克丝凭借自己的完全记忆能力回答道。
神裂也同意茵蒂克丝的意见，
「而且，大概琪雅莉莎为了方便管理，把人口都集中到特定地方去了吧。宾馆，电影院，剧场，教会，这些地方都可以收纳大量人群。这样的话，就算误爆了民房，会出现受害者的情况应该是很少了。」
……即便如此也不可大意，神裂说着仿佛看到预料外的悲剧发生一般的台词。
不过，这样的话很有可能破坏白金汉宫。虽然上条对美术品和建筑物的价值不是很了解，但是至少还是知道那个宫殿里的物品，包括宫殿本身，都属于英国国宝级的东西。
想到这里，上条看着坐在身旁的第三王女薇莉安。
「……没关系。」
她像是下定决心一样说道。
「不只是伦敦人民，包括全英国的人民都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等英国王族却想着自己能够保全自己，这种事只有虫子才做的出来……而且能够平定内乱的话，那种宫殿就让它化为尘土也在所不惜。」
上条从薇莉安的语气和表情中感到一丝违和。
刚刚才认识所以不太了解对方，然而，提到白金汉宫摇摇欲坠的时候，她的脸色明显有所变化。
「发现了呢。」
承受着少年视线的薇莉安慢慢拆开手头的弩弓检查零件。虽说是弩弓，但不是金属制品，是王室特制吗，释放出柔和光泽的木制品给人一种上流社会人士才能使用的感觉。就连取下来的瞄准镜，如果说是达芬奇最喜欢用的估计也会有人相信，相当有古旧的质感。
「什么魔法都不会使用的佣人和厨师们，为了能让害怕战争的我逃走，都自愿陷入了困境。那个佣兵也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现在正和骑士派的集团苦战着吧。」
面对全长一米以上的大型弩弓，女性纤细的手腕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不过，大概是考虑到这件事了，弩弓的下部安装有机械动作式散弹枪一样的滑柄。应该是利用齿轮和滑竿让引弦的操作变得简单吧。
「如果我一味逃跑就能够保护他们的话，我想我会逃到天涯海角。不过，如果这样做无法于困境中拯救他们的话……就只有战斗这一种方式了。」
绿色的礼服上想古代猎人一样挂着箭筒的带子，薇莉安以带有极强决心的目光回看上条。
「你才是……怎么办呢？既没有要为了英国国家危机拼命地义务，卷进骚乱的伙伴们又都应该已经成功救出了。现在退往安全区也没有人会说三道四的了，为什么能安然赴死呢？」
「……没有什么很重要的理由哟。」
上条仰望不时剖开夜空的纯白闪光，慢慢开口，
「当然，可以的话也不想去啊。能放得下的话早就放下了。卷进这场武装政变里来的人们，大家都像射击游戏里面的活靶子一样『只是为了被击中而存在』什么都做不到。就算看着这些人，我也想撒手不管安心的寻找回到学园都市的办法。」
他和薇莉安不同，没有什么要准备的东西。
只是，握紧右拳就好了。
「不过，不对吧。」
巨大的轰鸣声中，不论对方是不是听见了，上条依然不以为意的继续道，
「能把情况分得那么细的人类，哪里都不存在啦。大家都拼命抱成一团，为了活命努力奔波着……那样的话，怎么能那么简单的说不管就不管呢。不是什么重要的理由或者义务。想做就做就是了。」
薇莉安盯着上条的脸。
然后，她慢慢说道，
「……自己没有特定的思想和主义，只是看场合不同听取人们的呼声，不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毫不吝啬的采取最优手段……」
「？」
「你啊……是和威廉不同种类的，佣兵呢。」
weilian？上条刚想反问。
突然，前方发生了异变。
吧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破空而来的风声在他们头顶响起。
（直升机……！？）
上条的第一反应似乎是错的。
白色。
像是未完成的巨大塑料模型碎片一般的東西。巨大的扇形物体，靠着高速旋转的力量浮在空中。
大小是半径50米，扇形角度是90度左右。
吃惊的看着巨大的物体，意识到它的颜色后，上条反应过来。
「……卡提那一世创造出来的，全次元切断后的残骸吗……！？」
他刚刚大叫出声。
维持水平状态高速旋转的扇形物体，哐当……突然倾斜了。接下来失去浮力的物块像是直升机坠落一般冲向地面。
没错，目标是上条他们乘坐的卡车。
巨大的伐木链锯那样劈了过来。
「可恶。难怪一路上没有什么盘问，原来在计划着这个么。」
「……咔咔……请抓紧……！！」
驾驶席上五和的声音通过货物箱里的无线音箱传来。
接下来。
以圆心为轴高速旋转的刀刃实际大小已经达到了直径100米的程度。运货车卡则是用夸张的路线试图甩开从天而降的物体。回旋刃一口气陷入地面达20米，不只是柏油马路，连地铁地下站台的某些构造都被掀向空中。

总之避开直接攻击了。
但是巨大的冲击接着直逼卡车侧面。
巨大的回旋刃削开轨道改变了轨道，接着又撞上了大楼，在地面上极其不规则的跳跃着。随机改变轨迹和中轴的回旋刃的一角就这样撞上卡车侧面。
飞来横祸。
10吨级的大型运货车卡，只一击就飞出车道，撞到大楼的墙壁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受到了沉重的一击，上条不禁叫出声来。
总之自己没有从货物箱里甩出来，不过卡车却从中间弯折了。这种状态下再前进是不可能的吧。
就在这时，噩耗再次传来。
吧嗒吧嗒吧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一般。
不止一个。
勉强站直身体的上条慌慌张张的看向头顶，四五个超过100米的扇子状回旋刃飞来。
「可恶，快跑！」
上条还没有叫出声音，货物箱里的成员就各自冲出卡车，冲向不同方向，为了尽可能躲开攻击而全力奔跑着。上条驱使着疼痛的身体，拉住磨磨蹭蹭的茵蒂克丝的手，把她从货仓上放下来。
同时。
密集飞来的回旋刃相互碰在了一起。在空中激烈碰撞着的回旋刃群，再次随机划出了相当难以躲避的轨道，直冲上条他们所在的位置。
（————！！！！？？）
已经，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无数利刃掀飞柏油路面，毫不留情的削断大厦。本应该抓着茵蒂克丝的手空了……刚想到这，上条的身体被投向空中。总算是避开了直击，上条和振飞的路块一起散落出去。
根本没有让身体适应一下的时间。
摔倒了坚硬的地面上，上条气息为之一闭。
（咕哈！？可，恶……）
「茵蒂，克丝……？神裂？五和？畜生！大家都去哪了？」
爆炸激起灰尘四散，视线根本无法确保。上条不时地咳嗽着，一边大声呼唤同伴们的名字。
耳边传来的只有爆炸声。
浮在空中高速旋转的回旋刃，撞上了远方袭来的粗大光柱，半空中炸开了巨大的闪光。
在这种绝望的状况中，上条听到了细微的声响。
是听惯了的声音。
「在……这边。」
「是五和吗？」
「是，是的。」
上条飞奔过去，不过路被堵住了。不，严格来说应该是通往对面的路口，被崩塌的大楼墙壁塞了个严严实实。瓦砾的缝隙中传出细小的声音。
「比起这个，赶快去追薇莉安公主吧。大家分散开之后，我似乎看到薇莉安公主一个人冲向白金汉宫了呢。」
「什！？」
上条回顾四周，没有薇莉安的影子。难道说，真的一个人先去了吗。
（可恶！！）
上条不禁眺望白金汉宫的方向，之后又想到了什么，转而看向五和。这时，墙壁对面的五和，似乎是从声音中，或是在这之间的停顿中感悟到了什么，说道，
「啊哈哈。没有被活埋啦不要担心。我们汇合后，会另找途径去白金汉宫的。现在就和你会合可能有些困难，我们就到宫殿那边集合吧。」
「不过，喂，没事吗？真的没事吗？」
「大家也是正沿着各自的路线去往白金汉宫吧……总之，请行动吧。留在这里不动，很有可能再次遭到袭击的。」
接下来，瓦砾对面传来离去的脚步声。看起来，五和真的在寻找通往白金汉宫的其他途径。
（其他的人呢……？）
上条四周张望。
几个人影正向前奔跑着。在屋顶之间跳跃着的是神裂吧。他怀中抱着的茵蒂克丝正朝着这边大叫着什么，不过上条没有听见。
上条呆呆的望了一会少女那张见惯了的脸……之后，上条的脸色变的严峻。大概是薇莉安留下的吧，不远处混凝土尖锐的断面上，挂着绿色的布片。胡乱扯断的布片似乎预兆着什么不详……上条慌忙摇摇头，把悲观的想法赶出脑海。
照五和所说，薇莉安只是，一个人先去了而已。
至少，现在只能朝着白金汉宫奔跑了。
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
不过，这2000米的道路化为了苦厄的地狱。
哐当！传来了钝感十足的声音。
上条抬起脸来的时候，直径超过20米的球体已经落了下来。缺乏色彩的，或者说白色的，球体。像是想要阻碍上条的行动，白球落在了他前方10米左右，不怀好意的沉入地面。大概连地铁的轨道都砸塌了吧。
即使如此，球体还是如同弹起一般浮向空中。
砸扁、粉碎扔在马路上的自行车，撞在大楼的墙壁上改变了方向……活了似的划着随机的轨迹冲向上条的方向。
「畜生！！」
上条慌忙跑到人行道旁的建筑墙壁处。
20米以上的巨大球体紧跟而至。
轨道是直线的。上条紧缩身体像轮子一样摆出了贴在墙角的pose。
不过，球体滚过，他没有死。
正方形箱体中，同样直径的球体放在里面角上会出现间隙。上条紧靠在墙角，躲进了那个间隙部分。
不过，破坏却没有停止。
上条头顶——巨大球体撞击过的墙壁，轰隆轰隆的开始了崩塌。上方开始降下大量的瓦砾碎片，上条全力向前冲刺。

耳边回响着地面破碎的声音，背后则是不断被碎石块击打。

没有停下来的时间。

扇形的回旋刃也破空袭来。

重心偏转了的粗大柱子也穿透地面不断冒出。

不断有大楼被破坏，试图阻止上条继续前行。

（一个一个的构造物，没有多么复杂的三维结构嘛。）

上条咬紧牙关，一个劲向前跑。

（不过，尺寸也太开玩笑！和真的战舰的炮击一样啊！！）

就算全神贯注，也不可能完全躲开一发接一发的炮击。如果不能早一点缩短距离阻止炮击的话，上条也好分散的同伴们也好，就会一直陷在危急中。

说不定，伦敦中一个骑士派都没有，还把一般市民集中软禁在固定的场所，就是为了实行这种攻击所做的准备呢。

上条穿过瓦砾和瓦砾之间的空隙，突破粉尘组成的屏障，跳过看得见地铁铁轨的裂缝，朝着夜色渐深的伦敦进发。

五和说过，『薇莉安先去了』。但是怎么跑都看不见人影。她真的穿过了这片战场吗？上条不禁浮现了这样的疑问。

这样那样的时候，终于，白金汉宫坐落的地方慢慢浮现。

高文·导向和亚露琪·深海舰魔法炮击所造成的影响吗，围住公园的栏杆歪七扭八，绿色的草坪被翻起，就像巨人在高尔夫球俱乐部打了不少空杆一样，焦黑的土壤飞溅出来，形成一个个火山口状的大坑。

钻过扭曲的栏杆，上条毫不犹豫的跑向宫殿的所在地。

然后，一阵恶寒袭来。

没来由的停下了脚步。

时间是深夜三点，沐浴着地面装饰灯发出的光芒，宫殿在漆黑的背景中显得煞白。长距离炮击轰塌了宫殿右侧三分之一的部分，露出了奢华的内部装饰。在如此超越现实的华美建筑前，悲惨的感觉消失殆尽，看起来就像是取下了外墙的巨大的dollhouse。

没错。

踏入宫殿领地的上条当麻，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半毁的宫殿上。

他眼中的，是宫殿正前的庭院。

应该是卡提那一世产生的吧。作为全次元切断的余波，白色的不可思议的巨大物体散乱的分布着，有的甚至刺穿了草皮和柏油路面。

这之中，站着两个女性。

一个是第三王女，薇莉安。

就像是从绘本中走出来的公主一样，身穿裙摆如花朵般绽开的绿色礼服的白皮肤金发的女性。两手紧握的是大型的弩弓，为了能让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也能轻易拉开弦，弩弓底部是散弹枪一样的拉栓。

另一个人是第二王女，琪雅莉莎。

身穿重要部位缝有皮革的赤红礼服的女性。手中提着一把没有开锋的剑。看来没有好好防住爆炸，她的脸上多少沾着一些泥土。不过，即便如此，她依旧光彩耀人。自己的汗混着泥土，为她的凄美增色了不少。

「呃」

「——」

两人不知道在争执些什么——倒不如说是，薇莉安单方面的极力反驳，琪雅莉莎则是一脸事不关己的样子听着她的话。薇莉安手中的弩弓还没有拉开弦。手拿武器的方法也是，简直就像颁奖仪式上拿着奖品一样，根本无法发挥武器的机能。

相反的，琪雅莉莎则是手握没有开锋的剑，剑尖朝下，手腕没有丝毫的颤抖。肌肉已经调整至蓄势待发的状态，完全是一副随时可以跳起来给对方致命一击的姿势。

两者的站姿全然不同。

充其量不过是抱着武器说话的薇莉安，还有丝毫没有专注于对话精力集中在武器上的琪雅莉莎。

那么，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就很明了了。

上条丝毫不知道两人在说些什么，也没有慢慢细听的时间了。

（那个笨蛋……！！）

上条全力飞扑过去，抱住薇莉安的后背把她推倒在地。

就在那一瞬间，琪雅莉莎断然挥动了卡提那一世。

轰！！！！

伴随着轰鸣声，薇莉安刚刚所站的地方的全部次元被切断了。

全长大大概在100米左右，白的不自然的物质像带子一样突然产生。把整数的次元全部切断，转瞬之间，正当断面上的三次元物质全部落在地面上。

上条从被突然事件吓得双眼发直的薇莉安身上起来，瞪着面前强大的敌人。

英国第二王女。

武装政变的主谋，三姐妹中特化了『军事』才能的公主殿下。

而且，还是利用卡提那一世和全英大陆，手握天使长之力的人。

「琪雅莉莎！」

「恭喜，真是值得表扬的fine play呢。也想让我们那些软弱的骑士们看看啊。真是的，小妹的『人德』还真是在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挥了作用了呐。」

面对上条的喝斥，琪雅莉莎显得很淡定。

本来是为了照亮黑暗中的宫殿而设置的无数的探照灯，它们的灯光现在也笼罩着第二王女。给人感觉就像是公主在光芒中降临了。

上条当麻的目光无法离开她。

并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而是稍不注意就会不由自主。

外行人的少年，现在有了切身体会。

「对了，别的人呢。你的友军同伴们，现在都在瓦砾下面吗？」

「呃！！」

上条脸色一凛，驱走不好的想法。

他们没事的。肯定会到这里来的。现在只能抱定这样的信念行动了。琪雅莉莎的注意力集中在这边的同时，巨大物体的『炮击』也会停止，这样同伴们面临的危险便会解除。

不过，像是要浇灭上条乐观的希望一般，琪雅莉莎把卡提那一世扛在肩上，露出更加凶残的笑容。

「真是这样的话，连清教派也是，意外的让人扫兴呐。特地做了不少准备的自己和个笨蛋似的。」

「准备……？」

心中涌出强烈的不好的预感，薇莉安不由得低声自语着。

突然间。

轰！！

上条他们的头顶上，不知何时出现的巨大物体一扫而过。

那是滑翔机一样的物体。

不过大得多。全长接近80米。可以和大型客机空客365匹敌的巨大物体，扫过上条他们的头顶后，划着巨大的弧线又重新转向这边。

「至于露出这么吃惊的表情么。你以为移动要塞就只有高文·导向和亚露琪·深海舰两种机型吗？大体上，至少知道英国的大半设施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吧。特别是骑士派的装备，直接战斗用灵装可是大小无数啊。我可不觉得你会感到无聊哦。」

掩盖住琪雅莉莎含着笑意的声音，巨大的轰鸣爆音穿透夜空。和刚才一样的，大概有20艘80米等级的滑翔机状的要塞，在白金汉宫上空缓缓盘旋着。关键的地方钉着厚厚的银色金属甲，看起来像是穿着铠甲的滑翔机。

仰望与自己礼服同是血红色的要塞，第二王女说道，

「攻城战用移动要塞，格列弗·航空。」

上条呆呆的看着这些连攻击方式都不知道的武器时，琪雅莉莎的声音传了过来。

「为了能够攻击地面城寨所以不能像空客365那样飞的那么高，又因为是无人式灵装所以不能像高文·导向那样灵活，不过，连携战斗也是我国要塞战的一环嘛。愚笨但是绝对顺从。还真是为『军事』的我专门设计的呐。」

（这就是……全部）

看着万全超越个人战规模的场景，上条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和那个高文·导向一样的移动要塞有，20架……！？）

视线慢慢转回地面。

面前站着的一副必胜姿态的琪雅莉莎，手握拥有压倒性攻击力的卡提那一世，甚至还很有可能已经完全掌握了骑士派的所有军事力量。

就算是右手只需一下就能毁掉那把剑，这种状况下仅凭自己和薇莉安两人能战斗吗。

上条不禁想起，狙击新生之光成员之一蕾莎的灵装，罗宾汉的存在，环视周围昏暗的夜色，他暗自加强了警戒。

不过，琪雅莉莎却说了相反的话。

「伏兵什么的没有哦。嘛，只是要用到无线电台而已。」

「……？」

「骑士团长被打败，再加上卡提那一世的暴走，骑士派开始质疑我国家元首的权威了……虽然多少有些事出偶然，不过也算是不错的心理战了。」

琪雅莉莎甩了甩卡提那一世，扛在肩上，

「所以，这边有必要做些能够再次激发骑士派的家伙们瓦解了的斗志的事。虽说做法可能多少有些粗暴。」

无线电台。粗暴的手段。

心生厌恶的上条看见了。卡提那一世没有开锋的剑身上，几滴红黑色的液体缓缓滑落。

「你……难道说……」

「恩，不过是给予了一点制裁哟。比起白金汉宫周围的警戒程度下降，还是负责镇压和管理英国全境的骑士派全体崩溃，导致现存的支配体制瓦解要麻烦得多……再说，国家元首拥有天使长的力量，卫兵什么的根本用不到嘛。」

「都杀了吗！？那可是你的同伴啊！」

感到震惊的上条不禁大叫。

薇莉安的肩膀开始颤抖，是想象到了那样的场面吗。

不过第二王女的回答，却远不止于此。

「这点的话不用担心。没有必要单纯的杀了他们，太没有想象力了。为了用最小的消费换来最大的演出，还可以做的更有趣一点的。」

必死更加恐怖的活着。

脑中浮现的景象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上条气得咬牙切齿。

「……就算是骑士派的家伙们，也有自己要坚持的信仰，所以才能跟着你走到现在吧。就那样把一起作战的同伴们『消费』掉了，你这混蛋到底还是不是人。」

咔！！钝音响起。

那是上条当麻不知不觉向右手注入力量的声音。

「没用的，」

相对的，琪雅莉莎脸色毫无变化。

「你以为为什么给他们这么高的地位，从税收中抽取那么多报酬。国家有难之时，纵使粉身碎骨也要为英国的危机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才是骑士道哟。」

「混，蛋……」

「他们确实起到作用了。多亏了他们，那些浮夸胆小的倒戈者也不会出现了吧。」

琪雅莉莎慢慢把扛在肩上的卡提那一世取了下来。

带着像是批评身边不听话的孩子一般的口吻，她说道，

「不过，嘛，只是一帮聚集在一起，自己都不敢冲向危险的小鸡仔而已。这里就让我自己来压平前方的坎坷，再次创造出『政变一定会成功』的局势来吧。」

20艘巨大的要塞在天空盘旋，半毁的王宫面前，手举传说中的宝剑，第二王女琪雅莉莎大声宣言道。

这句话，成为了开战的信号。

打到第二王女琪雅莉莎的话，这场军事政变就结束了。

上条转念思考。

现在的骑士派失去了骑士团长，到底要不要把政变执行下去，很多人都拿不定主意。为了防止有人叛变，琪雅莉莎对他们进行了『制裁』。正因如此，政变不会短时间内结束，只有让琪雅莉莎丧失力量，才能做到瓦解敌人。

比起走遍英国全境，一个个击溃骑士团的成员来讲，和大boss单挑还是更有快感的吧。

想着这些无聊但乐观的事，上条感到紧张的身体渐渐放松了，不过，

「会死哦，」

背后传来声音的时候，什么东西已经破空而来。

对方在一瞬间不仅绕到了上条背后。

而且卡提那一世已经瞄准上条的头横劈过来。

「————！」

没有后撤的时间了，上条直接弯下腰，躲开刚才的一击。不，只是看起来躲开了。即便如此耳边还是感到了灼热的痛感。看到这里，薇莉安发出一声急促的悲鸣。

接着，哐当的异样声音响起。

横劈而过的轨道上，白的不自然的物体出现了。全次元切断而产生的残骸物质。带着比钢铁还要可怕的重量，白色的物块砸向正下方的上条。

（可，恶……！！）

上条打了个滚逃离原地，腹部却传来让人讨厌的嘶嘶的震动音。

那里是，

「——太慢了蠢猪。那种东西切断就好了。」

轰！！卡提那一世挥动。

从上到下的一击。卡提尔劈出的，是将超过20米的直线轨道上所有的次元尽数斩断的巨大斩击。

要将上条一刀两断似的。

「！！？」

危机之中举起右手。

嗖，邦叽！砍出的一击伴着皮鞭一般的声音消失在途中。

（消，失了……？）

上条一跃而起，扑向琪雅莉莎的怀中。

紧握的拳头伸向前方，试图破坏卡提那一世。

不过，在此之前，琪雅莉莎就已经挥动了圣剑。

剑的尖端和从右向左挥出的拳头之间，百叶窗似的白色残骸组成了障壁，挡住了拳头的去路。

拳头上传来痛击钢铁块的感觉。

上条一脸痛不欲生。

（这一次不行呐！可恶消除条件不知道啊。）

恶寒再次传来。想都不用想，一定是对手得意的全次元斩。

稍有不慎，不只是右腕，甚至连全身都有可能被砍成两截。

但是，没有担心这些事的时间了。

慢慢组织战术的空闲是不可能有的。

「呼。」

琪雅莉莎吐了口气。

同时，当！爆炸声响起。

第二王女只一抬脚，踢飞了挡在她和上条之间的白色墙壁。

比钢铁还要重了不知多少的残骸物质组成的盾，就这样飞出了10米远。

琪雅莉莎没有放下脚。

接下来放出的第二击，毫不留情的踢在上条的腹部上。比起人类的格斗技，更像是机枪的感觉。

嗖——咚。

上条的身体轻飘飘的飞出了好几米，重重的摔在地面上。

「咔，哈，啊啊啊啊啊！！！？？」

并不打算强忍着胸口的闷气，没想到喷出了红色的块状物体。

与不断翻滚的上条相反，琪雅莉莎用没有开锋的剑挽着剑花，看着细小的残骸物质落到地面上，笑了。薇莉安虽然拉开了弩弓的弦，但是对眼前发生的事太过惊讶，以至于自己根本无法瞄准。

（可……恶……果……然，不是能跟得上速度……！）

虽然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渐渐要撑不住了，上条还是挣扎着站了起来。下意识的，指尖不自然的颤抖着。

「喂喂，怎么了呢？我可是尽量省着力气的说。」

琪雅莉莎面不改色。

像是站起来了又像是没站起来，只能说是大体上不再摇晃了。

「不经意间把莫大的天使之力封入体内的话，似乎多少还会有点副作用呐。我总觉得，终有一天，可能连解开那边的门锁的术式都组不出来了呢。」

（这是，手下留情了……？）

上条露出一副看到什么不可思议东西的表情。

看着这样的上条，琪雅莉莎稍微挥了一下卡提那一世，用丝毫不锋利的剑尖，指着某个方向。

「比起这个，没关系吗？发呆可是很危险的哦。」

在此之前，上条都没有发现迫近自己的东西正体为何。

上空盘旋着的格列弗·航空。全长80米的血红色滑翔机，到目前为止没有丝毫变化。不过，沐浴在月光下的影子发生了变化。阴影慢慢变成了呼呼旋转着的物体——虽然难以置信，伴随着骑士马上枪一样的形状和重量的浮现，影子变成了血红色，从地面上撕拉撕拉的浮了起来。

看起来，上空的要塞和地面上红色的马上枪似乎是联动的。

保持这个状态，格列弗·航空驶过白金汉宫上空。

当然的，保持联动的20米长的骑士枪也以惊人的速度贴地飞来。

被击中的话会怎样呢。

咚，邦！

受到直接攻击的上条，身体弯成く字型在空中飞舞。

「唔，哇……！？！」

稍微一动就会疼到麻痹的痛感袭击了上条的上半身。被无安全打击出超过15的少年的躯体，咕隆咕隆的在地面上滚动着。

背后再次传来相同的痛感。

「咕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疼到满地打滚的上条，看到别的方向上也有炮弹一般的长枪，赶忙不停地滚动。想咬紧牙关，但是口中却渗出了鲜红的液体。

不过，放出这一击的琪雅莉莎显得相当不满。

「切，灵装的自动判断能力吗。本来能够穿透城墙的一击，应该直接撕裂上半身和下半身吧。再怎么说也只是无人灵装，『计算出目标的能力，不浪费的使用最低出力击溃对方』才是原本的设计目的呐。」

说到这里，第二王女露出了嗜虐的笑容。

「呼呼，哈哈哈！不过，可不要以为会被这种无聊的判断能力所拯救哦！——执行手动判断能力，全兵器破坏力设定为『对温莎城堡攻略模式』。看，轻轻一碰就能让对方血肉模糊的灵装完成啦！」

听到琪雅莉莎的话，上条毛骨悚然。

刚才是，手下留情。

灵装限定解除了的现在，上条的身体绝对不可能再接下一记相同的攻击了。

（可恶，打败手持卡提那一世的琪雅莉莎，根本没有什么突破口嘛）

吐着血还是握紧了拳头，上条正面盯着对方。

（在这之前，还有20艘城寨破坏用要塞在天上飞着啊。这种情况下，该用什么方法逆转啊！！）

就在这时。

从远方的高文·导向那边，强烈的闪光柱袭向琪雅莉莎的眼。包含着只是在伦敦上空飞过，就能镇毁沿途所有窗户这样强大力量的一击。

相反，琪雅莉莎连看都不看。

只是抬起手，像挥指挥棒一样轻轻横挥一下卡提那一世。

哐！轰！

伴着剑的轨迹，全次元被切断，接着，半径20米的圆盘出现。残骸出现在次元断面处，形成了深入地面的巨大圆形盾牌。

接着，大规模闪光术式狠狠地打在了盾牌上。

爆炸声响起。

不过盾牌完好无损，进路受阻的光柱朝四面八方飞散。余波折断庭院中的大树，击弯道路旁的路灯，震起柏油的路面。

上空的几艘格列弗·航空讨厌似的向上爬升，以便躲开余波。

只是如此。

第二王女琪雅莉莎本身，毫发无伤。

（真的吗……）

上条完全傻掉了。

（就算用了那么夸张的炮击，竟然一点作用都没有。手持卡提尔的国家元首，是这种等级的怪物吗……）

「吃惊吗？」

打断上条的思考，琪雅莉莎慢慢张口，

她单手摇晃着形成了巨大圆盾的卡提那一世。

「杀掉天使长的人类，存在吗？」

噌！第二王女用剑的尖端刺穿圆形的盾牌。

全次元切断所造成的残骸上，再次切断次元的结果。

像是马铃薯被刀子刺穿一样，琪雅莉莎单手扫出卡提那一世。

当然，连带着半径20米的残骸。

「什，么……！？！」

上条毫不犹豫的双手护面，不过毫无意义。

爆鸣声划破夜空。

圆盘盾牌保持着一半埋在地下的状态，被刺穿另一半的卡提那一世强拉着挥了出来。仿佛巨大的挖掘机铲过，地面在瞬间崩裂。土壤也好混凝土也好柏油块也好行道树也好地下水管也好煤气管道也好，全都绞成一团。泥石流爆发似的，翻涌着卷向上条。

回避不能。

单纯的压倒性的巨大质量，重重撞飞上条的身体。

大量砂石组成的团块前端突出，轻而易举的荡平了附近10米内的物体。看起来，就像张着血盆大口的什么生物要咬下上条的下半身。上条吓得惊叫了起来，他眼中看到的是圆形盾牌穿出宝剑的样子。巨大的构造物横跨天际，狠狠地撞上白金汉宫，给予这个摇摇欲坠的建筑物致命一击。

「唔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上条用力拔出被砂石淹没的大腿。右腿上有种炙热的感觉。一看才发现圆珠笔一样大小的断枝横贯右腿。

跑向这边的薇莉安似乎在喊些什么，但是痛得头晕目眩的上条什么也听不到了。薇莉安也不知所措。

上条为了不至于咬断舌头，狠狠地咬着自己的衣袖。

接下来，颤抖的手指缓缓触到穿刺右腿的树枝——一口气拔了出来。

尖叫，但是没有声音。

绝对不算少量的血流了出来，上条死死地咬着牙。

「想法不会太简单了吗？」

看着忍受剧痛的上条，琪雅莉莎平静的说道，

「多少，那只手上寄宿着不可思议的力量，但是作为普通的人类，想要碰触到天使长什么的，只不过会让人觉得愚蠢可笑罢了。怎么做，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为此所做的最初的准备，已经完全改变了。」

一次也不可能碰到的实力差。

虽然仅限英国国内，但是却有着天使长似神者[米迦勒]的力量。

现在的第二王女琪雅莉莎，估计实力已经远在后方之水之上了。虽说详细的理论啦技术啦完全不了解，但是全次元切断后产生的奇妙物体，大概和米夏·克洛伊洁芙的水之翼差不多吧。

「战斗，然后胜利，这种想法没有错。」

琪雅莉莎再次，挥下卡提那一世的剑尖。

被刚刚的攻击卷起的黑土中，传出了嘶嘶的漏气声。

「就算防壁被打破，认真跑的话还是能逃掉……但是只有这种等级，在认识上就已经完全错了。天使长是什么，国家元首又是什么，对这种事有什么认识。」

兵刃相向者杀无赦。
天罚只会为了单方毁灭而降临。相对应的，人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拜伏在地面上，祈求神能够早些平息他的愤怒。

这已经是神话等级了。
站在面前的是，构筑起一个传说的女人。
即便如此还是——
「……第二王女……琪雅莉莎……」
「是国家元首，蠢货。」
一瞬间露出不快的琪雅莉莎，无聊的用卡提那一世的剑尖，轻敲柏油的路面。
接着，嗖嗖的漏气声被打断了。
地面下埋着的煤气管道泄漏的声音。
轰隆！！
第二王女琪雅莉莎的背后，黑夜中爆开了一朵绚丽的红莲。
火焰没有波及到上条。但是冲击波却越过琪雅莉莎，毫不留情的拍在少年的肉体上。
「什……么！？」
上条像被挤在墙壁上一样吐出肺部的空气，两脚从地面浮起。旁边的薇莉安也同样飞了出去。
滞空时间1.5秒。
然而琪雅莉莎明明比上条更接近爆炸源，她的脸上却没有一点痛苦的神色。微笑着看到目标飘到空中，她如同要追赶风似的，用力一脚踏出地面。
对，近在咫尺的暴风和火焰对她来说根本算不上是攻击。
就算如此，这连单纯的移动补强手段都算不上。
琪雅莉莎轻轻迈出的一步，爆发出比瓦斯爆炸更可怕的声响。
邦！！踏碎了地面，琪雅莉莎飞身向前。与其说是前进，更像是撕裂空间的移动。终于落到地面上找回平衡的上条，完全没有时间防备。
就算挥挥右手，也起不到丝毫作用。
琪雅莉莎没有用力量，而是单凭视力捕捉到了上条的运动，扭曲了卡提那一世的轨道，从防御的死角砍向敌人的头部。
没有开锋的剑划过，接踵而来的是次元的断裂。
断面上，残骸物质随之产生。
看着这不论是科学的核避难所还是魔法的大圣堂统统都能不带犹豫的一刀两断的一击，上条脑中想到。
成为威胁的，不只是卡提那一世。
在政体坚如磐石的英国，能够将军事政变推进到即将成功的程度的人物。
军事方面压倒性优秀的第二王女琪雅莉莎，武艺方面不可能会有生疏的不是吗。
「死吧。」
上条的脑中，回荡着简单的话语。
接着，咚！脑浆被沉重的声音激荡着。
上条当麻的视野，慢慢迷蒙了。
两脚离开地面，重力似乎也消失了。
呼吸停止了。
然后，
（还……活着？）
感受到背后的领子被谁用力拉住，上条终于还魂了。
刚刚自己站的地方就不远处。琪雅莉莎挥出的卡提那一世击了一空，第二王女轻轻咋了咋舌。
当然，凭上条当麻的身体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证据是，
「……总算是，用正常的方法还了一个人情啊。」
女性清爽的声音传入耳朵。
同时，抓住后衣领的感触消失，上条缓缓滑到地面。似乎是连同薇莉安一起回收了。第三王女呆呆的视线，打在自己的救命恩人身上。
上条回答道。
站在那里的是，
「神……裂……？」
「不只是我，大家应该都来了。」
平静的说着这些，神裂的眼神暂时离开了上条。
「茵蒂克丝，申请魔法解析。出于王室派的压力才制造了十万三千册的图书馆，与卡提尔有关的术式或许不在记忆当中，但是通过现有现象和魔法知识可能进行解析吗？」
「抢夺或者封印的方法呐。我知道了哟。」
刚才，卡车被破坏后和神裂一起行动的茵蒂克丝也来了啊。与呆呆的上条不同，茵蒂克丝深呼一口气。
世界上只有20人的圣人，以及储存着世界上所有魔导书知识的魔导书图书馆。
即使魔法一方来了如此重量级的增援，琪雅莉莎脸上的轻松依旧没有消失。
「不过是在主战场上露个脸的杂兵而已，现在以为能变成这一站的主角吗？」
「托了不知是哪家的不懂事的公主大人的福，稍稍花了点时间呐。看到那些构造物压到关着一般人的剧院了，想不迎击都不行啊。」
最大有100米的巨大构造物，单凭双手就阻止了。
淡然说着这些话的神裂，慢慢把手伸向刀柄。
「……而且，我也没打算一个人解决。现在的我，有能够托付后背的同伴在。」

那种思念成为了导火线。
「哈！！！」
「嘿！！！」
先行动的是神裂。
拔出身长2米的长刀……再细看，她的手中还操纵着七根钢丝。
七闪。
应对四面八方劈来的钢丝，琪雅莉莎紧握卡提那一世，
「本公主不会对对手放水的。——会死哦。」
咔嚓！！
回过神来时，神裂和琪雅莉莎已经近距离用剑锷顶在一起。不过是简单的直挥。那么单纯的动作，凭上条的视力已经捕捉不到了。
「要对抗全次元切断，吗。同为切断对方的必杀技，看起来两个不同的法则之间产生了一点小矛盾呢。」
「……和刚才为止的动作不一样呢。说着不会留情的你才是，稍有不慎脚下可就站不稳了哦。」
虽然听起来像是在包庇上条的台词，少年的心中却否定了。
但凭感觉就能知道。军事优秀的那个公主，是个即使会调节，也不会手下留情的人物。
「多少，这玩意用起来有点像烈马呐。为了不会有多余的副作用或者产生什么空隙，按不同状况调节成本以获取最佳效果是必要的。减少消费，以便防止精疲力尽也是战术必要的一环哦。」
咚！两人弹开对方的话语，再次刀刃相撞。
两人的身体渐渐模糊。
接下来，是快到连位置都难以把握的攻防战。哐啷咔咔咔噉噉乒乒乓乓！伴着机枪开火似的的声音，两人之间绽开了无数火花。神裂周围是七化为千的钢丝，琪雅莉莎的周围则是锐利的次元断口生出的残骸物质的尖刺獠牙。
这绝对不是上条能够参战的状况。不过，对于卡提那一世来说，
幻象杀手[image breaker]的威胁依旧存在。
（那么，能做的只有……！）
上条心意已定，大幅绕开两人的战场。想绕出琪雅莉莎的视野。实际上来说就算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琪雅莉莎或许真的能把注意力从这边稍稍转移一点。
「呵呵，能走到那里看来还很精神啊。」
察觉到上条意图的琪雅莉莎，一边与神裂交换着高速剑招，一边头也不回的说道，
「不过，去死吧。」
轰隆！
在刚才的攻防战中自然产生了许多残骸物质。其中之一，带着锐利的尖峰，她只是用脚后跟轻轻向后——上条站着的方向一点，残骸物质便丝毫不差的飞奔而来。
那是坚强的士兵投出的必胜一枪。
「呃！」
虽然上条慌忙侧身，脸上还是火辣辣的疼。不像是被锐利的刀刃划的，倒像是在海边的礁石上擦到的，颇有钝感的伤痕。
看到这幅场景，神裂无视自己的危机大叫道，
「上条当麻！！！」
「没关系！集中！！！」
上条怒声制止了再次试图独自作战而不想把他人卷入危险的神裂。
与此同时，援军到来。
——以手持焰形剑的建宫斋字和握着海军用船上枪的五和为中心，高举剑呀枪呀斧呀锤啊弓呀棒呀的，新生天草式十字凄教的人们。
——拿着莲之杖的雅妮丝·桑缇丝，拿着巨大车轮的露琪亚，拿着几只钱袋的安琪蕾涅，以及装备着各种灵装的修女部队，原亚涅赛部队。
另外还有操纵着巨大哥雷姆的雪莉·克伦威尔，奥索拉·阿昆娜丝等人也纷纷赶来。大致上，突入时并没有造成人员损失。
姗姗来迟的人们，刚开始看到神裂和琪雅莉莎战斗时都吃了一惊，但是都很快进入了战斗状态。有人趁着接近战的间隙对琪雅莉莎进行远距离狙击，也有人轮番骚扰琪雅莉莎以减轻神裂的压力。
琪雅莉莎不经意间咋了咋舌。
「真是的，造成了不少多余的消费啊。早知道杂鱼有这么多的话，就应该留下点骑士派的人了。」
即使如此，第二王女也没有倒下。
轰！
一边与神裂交换着超高速的剑招，琪雅莉莎一边加入了踢飞残骸物质的战术。巨大的牙齿呀肋骨似的尖锐构造物向四面八方飞了出去，变成了防住袭击，阻碍狙击，投掷飞刀的道具。
简直是八面玲珑啊，上条一边躲着命中必死的攻击，一边想道。
琪雅莉莎不过有两只手，一把刀。然而，她同时对抗着数十接着数十来袭的敌人。「使用人海战术，彻底拖垮敌人」的巷战接近战术根本不通用。
而且，空中盘旋的格列弗·航空也加入战局。
与上空鲜红要塞联动的20米巨大骑士枪，撕拉撕拉穿过地面，一击撞飞了雪莉的哥雷姆·爱丽丝。受到最强大一击的岩块在空中化作碎石洒向原亚涅赛部队成员的头顶。
看着慌慌张张回避攻击的亚涅赛和露琪亚她们，神裂很无奈。
她对新生天草式的成员发令到，
「对琪雅莉莎组和对格列弗组解散！移动要塞高度大约有20~50米……在派特罗系击毁术式的通用高度之内。牛深，香烧，野母崎！靠你们，能成功构筑击坠术式吗？」
「虽然会尽力一试，不过对方应该被巨大的防御力场保护着吧。不能保证成功！！」
虽然牛深等人如此回复到，但他们已经迅速开始部署。
破坏掉哥雷姆·爱丽丝，接着又转而奔向新生天草式成员的格列弗·航空，突然间平衡崩坏。贴地滑行的巨大骑士枪，轰的撞在地上，激起一阵黑土和沙石的波浪。灵装显示了比速度和质量等外观上看来更强大的破坏力。
不过，并没有明确的坠毁。
机体摇晃的格列弗·航空重新找回平衡，再次冲向新生天草式成员。

「不好……！」
「不，做到这里足够了！！」
神裂打断牛深的叫声，用圣人的脚力向前一跃。目标是擦着地面前进导致速度下降的巨大骑士枪。神裂绕到骑士枪的侧面，双手抱住灵装的破坏力无法达到的部位，腰部用力，毫不留情的搅拌起来。
巨大的尖刺是利用了格列弗·航空的影子与之联动的。
而神裂就这样搅动骑士枪的结果，就是上空的格列弗·航空像龙卷风般转了起来。
虽然格列弗·航空和骑士枪可能为了解决钉在坚硬的城墙上拔不下来而准备的分离术式。但是没有用，神裂并不是单靠腕力搅动着空中要塞。而是一边用魔力阻碍分离机能的实现，一边使用圣人的力量。
神裂大幅度甩着格列弗·航空，同时将附近的四台同样的灵装卷了进来，卷成一团之后，像是最后一击一般竖直向下摔去。
那是超大号启明星的坠落。
而且，当然，目标是拿着卡提那一世的第二王女琪雅莉莎。
轰隆！！爆炸声响起。
不过，这不是好几台空中要塞坠落造成的。
而是第二王女琪雅莉莎自下而上挥动卡提那一世，把那颗启明星一刀两断的声音。
「可恶！！那可是五台移动要塞组成的铁锤啊！！」
像是代替咬牙切齿的神裂发言，中年的谏早大叫道。同时，五和一挥海军用船上枪，鼓舞大家道，
「不，不过也说明不是不能击落的！接引组解散，支援对空中要塞组，加强对格列弗·航空的攻击。移动要塞的减少能够让大家更加集中对付琪雅莉莎，这样胜算就能增加了。」
他们互相一点头，没有一句对话，两个小组就分开来，朝着各自的敌人冲过去。
神裂暂时脱离战线，把问题交给同伴们，自己跳到上条这边来想要平整一下乱掉的呼吸。
「虽然说于心不安，不过有必要借助那只右手的力量了。琪雅莉莎的斩击——全次元切断的攻击有消除的可能吗？」
神裂弹开不时飞来的白色物质，对上条小声道说，
「那玩意在作为斩击的同时还有炮弹的功能。一下也好，只要能抵消掉她的攻击，一定能打乱琪雅莉莎的作战计划，她在慌乱之中露出破绽的可能性也很高。」
「总之可以试试，不过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
上条握拳伸出。
「无论如何也抓不住规律。在你来之前也试过了，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无效。」
战场上，远方的亚露琪·深海舰放出的漆黑色弹幕击落了一艘鲜红色的格列弗·航空。看到发生坠毁事故的客机一样迫近的巨大要塞，神裂抓起上条的脖子使劲一跳弹开了200多米，
「在中国的传说中存在3种剑。其中等级最高的剑，是在斩人的时候被斩的人没有任何感觉，斩人的一方也没有感觉，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嘛，虽说只是用于思想教育而编造的故事，不过或许卡提尔把那种假象真正实现了呢。」
「？」
「简要来说，就是真正锐利的斩击，在斩掉对手和被斩的现象出现之前，会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具体来说，卡提尔切断次元之后过1.25秒，残骸物质才会出现在三次元。」
「……那么高速的战斗中，竟然还能做到分析吗……？」
与发呆的上条相反，神裂只是普通的回答说「这是必要的事啦」。
她接着说，
「魔法产生的现象是次元切断。残骸物质不过是魔法使用后的物理现象。也就是说，那不过是魔法的火焰燃烧后的灰尘而已。你的右手可以消除『斩击』本身，却没法消除之后产生的残骸物质。」
「这么说……」
「1.25秒之内攻击卡提尔挥过的地方的话，就可以抵消斩击，防止残骸物质的出现。」
1.25秒。
小数点后的时间概念，并不是普通的高中生能有实感单位。
「……失败立死的反击啊。」
「不需要一定成功。如果卡提那一世挥出了大规模长距离的一击，那么在次元断裂将要产生残骸物质的时候，你只要伸一下手……做到这种程度就好了。」
「了解。就是说坐等机会上门吧。」
神裂像是把后背托付给对方一般，拍了拍上条的肩膀。接着腹部用力，朝着挥舞着卡提那一世的琪雅莉莎所在地飞奔而去。
不过，时间不等人。
咻！！伴着巨响，以第二王女为中心，巨大的花朵绽开来。那是白色的锐利构造物组成的杀人花卉。四处纷飞的标枪，把新生天草式的接近战部队如数击推。
「五和！！建宫！！？」
上条大声叫道。不过琪雅莉莎在他们回话前张开了，
「喂喂，把重要的保护对象放在一边开作战会议吗。看起来像是请我去攻击啊。」
话没说完，第二王女已经一跃而起。
借着卡提尔那里得来的天使之力，琪雅莉莎垂直起跳的高度超过了10米。在空中握紧没有开锋的宝剑，降落的同时挥出了一击。同时，神裂出动了。
为了破坏卡提那一世，上条当麻的右手是必须的。
正因如此，神裂认为琪雅莉莎的首要目标当然是少年。
「不对！！不是我！！」
上条冲着神裂大喊出声时，琪雅莉莎已经在空中劈出一记斩击。白色的板子凭空出现，第二王女接着用力一踩。轨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从瞄准上条当麻的角度，转到了呆呆愣神看着这一切的第三王女薇莉安的方向。
「呃！！」
虽然薇莉安慌忙间试图抬起弩弓，但是为时已晚。
咚！琪雅莉莎在第三王女面前降落，单手撂倒了自己的妹妹。薇莉安抬起头来的时候，喉头已经顶上了卡提那一世的剑尖。正是那柄没有刀刃也没有剑锋，但是却能切断一切次元的传说之剑。
「再说，什么魔法都不会用的你，为什么要站在这里。被奇怪的正义感所驱使吗？还是说撒下作为主战力的大家，自己一个人呆着很害怕吗？」

薇莉安手上弩弓使用的箭矢，有着从清教派那里得到的建议，并且有所加工改造。然而，面对手握英国最大级灵装卡提那一世的琪雅莉莎，却像垃圾一样无用。赤、青、黄、绿……四种属性色引出魔法的线条，再根据不同的分配，构成各种各样不同的魔法，只有这种程度连小孩子的恋爱占卜都做不到吧。
「不是操控他人已经发动的魔法，而是从出生以来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发动危害他人的魔法，利用地铁把我的卡提那一世逼到暴走。就因为这种事而洋洋自得忘乎所以了吗？……只靠着一次的偶然取得了天真的成功。反正，这也就是无能的你的上限了不是吗，公主·大人？」
几乎像是跨在薇莉安身上，琪雅莉莎狂放的笑著。
不过，她的表情突然凝固。
「……是啊，是这样呐。为了能让我逃走，毫无罪孽的佣人们和厨师们，还有威廉也为我舍身阻挡的事情，原来这么可怕啊。」
第三王女，全力回瞪自己的姐姐。
直率的表现出想要取胜的愿望。
「那么，差不多我也该出面了吧。作为一国的公主，即使面对再大的恐怖，都要成为能够保护大家的顶梁柱！！」
薇莉安无视近在咫尺的剑，大叫着举起弩弓。
看着头顶的琪雅莉莎，下定了两败俱伤的决心，扣动了扳机。
放出的，是尖端寄有灵装机能的，特殊的箭矢。
「什！？」
第一次，琪雅莉莎的表情变了。
她所做的，只是侧开头。
不过，第二王女琪雅莉莎为了躲避妹妹发出的箭也是尽了全力了。
就算是为了女性纤细的手腕也能够挥动而做了加工，全长超过一米的弩弓想要发出下一箭，最短也要隔5秒。
趁此机会，琪雅莉莎向卡提那一世下令，用全次元斩砍下薇莉安的首级。
「长眠吧，梦想家。」
和现在为止都不一样，摆出令人可怕的无表情面孔的琪雅莉莎，缓缓告诫道。
然后，
啪啞！
琪雅莉莎躲开的箭矢飞向夜空，与高文·导向放出的大规模闪光术式发生了直接撞击。
原本，薇莉安所使用的箭矢的尖端，为了能够产生魔法效果而进行了小小的加工。比如说，可能的话，将琪雅莉莎的伤口扩大之类的，不过……
撞在箭矢上的大规模闪光术式变质了。
纯白的闪光变成了数十吨的水团，在夜空中令人可怕的蜿蜒着。说是鞭子倒不如说是过于巨大的信号塔一般的水鞭在半空中回旋着，卷上鲜红的格列弗·航空超琪雅莉莎撞过去。
（联合攻击！？）
薇莉安自己没有任何使用魔术的力量和知识。但是，利用远距离炮击中包含的高文·导向的魔力的话，状况就不一样了。即使薇莉安没有想要引发巨大的爆炸魔法，作为起爆剂的小型法术也会自动发动。
而且，清教派还有保管着十万三千本魔导书的禁书目录在。
接受了好几位魔法师的帮助，箭矢的尖端里注入了各种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记号，引发这种现象也是可能的吧。
「可恶，小把戏！！」
紧接着弩弓的直接攻击，琪雅莉莎全力转身回避着巨大的水团。薇莉安趁此机会强止住手腕的颤抖，散弹枪一样拉下枪栓，架上了下一发弓矢。
「难道不知道吗？就像皇姐擅长军事一样，据说我擅长的是人德。」
「坐享其成的正当化吗。就算是想到我们是姐妹都觉得可恶啊！！」
嗖！！琪雅莉莎的周围喷出了某种看不见的东西。
薇莉安平静下来，冷静的把弩弓瞄准琪雅莉莎头顶的夜空。放出的箭矢再次与高文·导向的大规模闪光术式相撞，琪雅莉莎没有看到那边，但薇莉安的目光却直直的看了过去。
巨大的光柱受到撞击变成了一堆高尔夫球的集合体一般的形态，倾盆大雨似的降到琪雅莉莎的位置。不过借助卡提那一世的力量，琪雅莉莎的行动已经远超常人。只用一些细小的动作就躲开了高尔夫球雨，确实的接近了薇莉安。
「这就是坐享其成的上限啊！！」
这次绝对不会失手了，琪雅莉莎挥舞着卡提那一世，再次劈向薇莉安。
那个时机来说，回避是不可能的。
之后只等第三王女的首级飞起了。
「是的，这就是坐享其成的界限。皇姐。」
咚！啪！爆音响起。
那是大量的脚步声。本应该站在面前的薇莉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建宫斋字还有五和等，新生天草式成员为主的接近战组冲了过来。
明显的，与之前的速度不同。
为了应对提速了三倍四倍的尖兵们，琪雅莉莎咬牙切齿胡乱挥着卡提那一世制造迎击用残骸物质。
（难道说，刚才暴雨的正体——不是攻击，而是身体能力增强用术式！！）
高速接近战中，琪雅莉莎还是不由自主的瞥向薇莉安。
被圣人神裂抱在怀中，第三王女以从未有过的自信宣告到，
「所以说嘛，我是人德上技高一筹的公主大人。」
「开玩笑，想靠这种小聪明取胜吗！！」
琪雅莉莎抽身后撤，大幅挥出了卡提那一世。借用高文·导向的魔力以增强突击部队的身体能力的术式，正以弹丸的形式埋在地下。那么，就用100米等级的巨大残骸，把大地翻个个吧。
以前的话，一口气击溃支持这个魔法的数百个核心也是可能的。
（结束了，薇莉安。料理完这些家伙就在公开处刑上把你大卸八块！）
想着这些，琪雅莉莎全力挥舞卡提那一世。
不过，全次元切断斩没有产生。
手上传来命中突然溜掉的感触，琪雅莉莎眉头一皱。
原因是一个少年。上条当麻。
没错。

这个少年，随着大规模长距离的全次元切断攻击劈出的同时挥动着拳头，打在了神裂火织身前的空间上。

咻~啪！鞭打的声音响起，撕裂了的次元又回到了原状。

像是看准了那个「不发」的时机，

第三王女薇莉安再次，朝着夜空扣动弩弓的扳机。

（来了吗……！？）

琪雅莉莎赶忙举起卡提那一世，准备架住与高文·导向联动的强大攻击。

但是，第三王女的人德远不止于此。

紧随而来的是这样的话语。

「轨道歪曲[B A O]，方向转下[C D]！！」

那是，正确记忆了十万三千册魔导书的少女的声音。本来被称为强制咏唱的干扰魔法，用在对方身上也是一种迎击策

略。

不过，对琪雅莉莎的卡提那一世却没有效果。

少女，茵蒂克丝还没能完成对卡提尔术式的完全解析。

她手中拿着的，是与高文·导向相连的通信用灵装。

也就是说。

弯曲轨道的，是沿直线前进的大规模闪光术式本身。

「什——」

第二王女琪雅莉莎，脸上的表情首次从愤怒转为惊讶。

做出了躲开薇莉安放出的箭矢的动作，高文·导向发射的巨大光柱折了个直角。从上空轨道变为竖直向下，毫不留情的

的贯通挡路的格列弗·航空，朝着举起卡提那一世格挡的琪雅莉莎的死角方向，直线突刺。

爆炸。

连琪雅莉莎周围的魔法师们都为之震颤的，凄厉的爆炸。

上条当麻瞬间失去了听觉。

大量的粉尘在夜空中飞舞。被大规模闪光术式直接命中的地点，形成了半径超过20米的大型陨石坑。新生天草式的

接近战成员纷纷咳嗽着从地上爬起来。

上条还在想着，是不是做的有些过了。

虽然还不禁为敌人担心，但是他的想法很快就改变了。

「……了不起，刚才的那下很有效啊。」

嗖嗖，上条的背后一阵恶寒。

飘荡在大家之间的安逸气氛，一下子消失了。

然后。

咻！粉尘的中心掀起了强烈的旋风。站在风眼上的，正是高举卡提那一世的第二王女琪雅莉莎。缀有皮革的红色礼服上沾了些泥土，也有破损的地方，她的皮肤上也出现了红色的痕迹。但是，琪雅莉莎还活着。卡提尔也没有折断。

（那是真的吗……）

上条感到自己的双腿在发抖。

不禁想到了与RPG游戏中拥有让人绝望的血量的boss陷入无尽战斗的场景。

（那种等级，都能正面接住吗。虽然不太了解详细的情况，不过那可是从要塞发出的炮击啊。先不论实用性和综合战斗力，单纯的破坏力可是远超神裂啊。都那种程度了，直接命中竟然还能不受伤！？）

「……果然，不能破坏卡提那一世的话，什么都做不到呐。」

神裂露出苦笑小声说道。

其实，面对炮击都没能打倒的琪雅莉莎，上条的右手怎么接近都是个问题。

相反，琪雅莉莎把值得骄傲的剑扛在肩上，轻松地看了看天空。

原本盘旋着的20艘移动要塞格列弗·航空，面对高文·导向和亚露琪·深海舰的远程炮击以及地面上清教派成员的攻击，基本上已经是全灭的状态了。遭到重创失去平衡的最后一艘，也遥遥晃晃的在琪雅莉莎面前坠落了。

「这样啊，无人机的话也就到此为止了。不，把为攻击用设计的东西用在正面迎击上，应该不光是单纯的设计缺陷吧。」

「不管怎么说，你也只剩一个人了，就此投降的话……」

「哦呀哦呀，以为打倒杂鱼就能level up了吗？面对手持卡提那一世的国家元首，这个评价还真是够低啊。」

琪雅莉莎的视线离开漆黑的夜空，扛着剑转向上条。她解开礼服，探手入怀，取出了小型的无线电。

「而且，我可从没说过杂鱼只有这些哦。」

「！？」

一瞬，上条以为会是呼叫别的移动要塞的装置，意识集中到琪雅莉莎手中的无线电上。

但是，出乎意料。

冷静一想，那根本不是什么魔法性质的灵装，拿出单纯的无线电又不知有什么用。这时，琪雅莉莎已经对着电台下令了。

「在多巴海峡执行警戒任务的温布尔登号驱逐舰注意。障碍式集束炸弹装填准备。弹头起爆深度-5米，导弹瞄准方向，白金汉宫——立刻发射。」

最先紧张起来的是科学阵营的上条当麻。

「障，障碍式集束炸弹！？」

「果然知道吗？毕竟是专为破坏军用避难所而设计的弹头。嘛，因为是在空中散布200发小炸弹的弹头，格列弗·航空还在的时候发射话，估计不光是自相残杀，而且也会因此降低破坏力吧。」

右手中是卡提那一世，左手拿着联系驱逐舰的无线电，琪雅莉莎露出了到现在为止最凶残的笑容。

「本来是为了多煽动一些危机感，而专门为了招待母亲准备的，不过格列弗·航空比预想中的要不中用啊。虽说提前使用就没有什么乐趣了。」

「可恶！！那可是足以夷平半径3公里范围的弹头啊！！不只是这个白金汉宫，一枚弹头能够毁掉整个伦敦市区啊！！」

「在那边乱喊好吗？巡航导弹的速度可是很快的哦。协和式也好Euro Fighter也好（译者注：前者是英法联合研制的超音速飞机，后者是欧洲EF系列，两者均有超音速巡航功能，巡航速度可超越1.5马赫），法国和欧盟可是提供了不少的开发费呢，托它们的福我国的超音速技术很强哦。配有收纳式翼翼的巡航导弹，低空飞行时可以达到5马赫的呢。100公里的路保证用不了一分钟。」

「可恶！」

60秒3公里。这不是一般人能跑得掉的范围吧。虽说神裂这样的圣人可能没关系，但是其他在这里的清教派成员就难说了。

「不会让你得逞的。」

打断上条思考的，是神裂火织。

她确认着手中的钢丝

「在空中展开防御结界准备迎击。效果范围半径3公里，放出炸弹200发……这种程度的话还是可以阻止的。」

「确实，使用魔法的力量或许可以阻止障碍式集束炸弹。」

琪雅莉莎嗤嗤的笑了。对她来说，凭借卡提那一世的力量，在爆炸中应该完全不会受伤。

拥有这种能力的琪雅莉莎，抬起拿着无线电的左手，指着夜空。

那边，有几个与星光全然不同的人工光点。

「——但是，没有悠闲准备的时间了哦。」

「哈！！」

神裂不去理会对方的挑衅，向夜空中张开七根钢丝。钢丝泛着青白色的光泽描绘出三次元的魔法阵，街上慢慢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地区的厚实的墙壁。

那应该是圣人特有的，不同寻常的术式吧。

然而，

「没有防备啊。和我想的一样呐。」

「……什么！？神裂！！」

比上条的提醒还要快，舔了舔嘴唇的琪雅莉莎已经挥出了卡提那一世。伴随着轰隆隆的全次元切断声，什么东西瓦解了。虽然神裂勉强躲过了100米，但是术式的构筑也因此凝滞，接着，夜空中的厚壁张开了一道裂缝。

巡航导弹向裂口逼近。

神裂慌忙再次构筑防御术式，似乎来不及了。

4000米的高空中，圆筒形导弹分成了四部分。外壳脱离后，出现了200发子炸弹。接着炸弹散布到空中，「利用高空降落的能量深入地下」的机能发动，像长矛一般倾泻而下。

琪雅莉莎说过，起爆深度，-5米。

就是为了炸飞上条他们而设定的，离地表相当近的深度。

突然反映到，有「快逃」的声音。

上条却一步也挪不动，呆呆的望着琪雅莉莎。

自己的敌人。

英国的第二王女，像是要接受恩惠之光一样伸开双手。看着夜空中浮现的200颗光点露出满足表情的琪雅莉莎，大概注意到了上条的视线。转回面前，用至今为止从没见过的，与笑容这种表情完全不一样的神色，低语着什么。

她说了什么，上条不知道。

接着，障碍式集束炸弹袭向白金汉宫。

没有声音。

视野中全是白的。

不过，上条却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扔了出去。大量的炸弹没有在空中和地表爆炸，而是纷纷潜入地面，像是要破土而出似的释放着能量。

意识断绝了。

总之发出呻吟，试着动动手指……上条总算认识到自己还活着。

（哈……呼……）

咳出体内的气体，但是声音却没有传进耳朵。想摇摇头，身体却没反应。即便如此，上条还是强行驱使埋在泥和草中的手脚，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对于自己的手脚还是成套的这件事，第一次有了「奇迹啊」的感受。

看看四周。

意外的，伦敦市区街道的倒塌和火灾并没有扩大。或许是神裂在途中张开了结界。事实上，200发炸弹多数在空中误爆了，降落到上条等人头顶上的，也只是凑巧穿过了卡提那一世切开的屏障缝隙的一小部分吧。而且为了应对零散的炸弹，魔法师们也应该展开防御用的术式抵挡暴风了。

但是……

「茵蒂，克丝……？」

上条不顾头上的泥土，小声低语。

没有回话。

「神裂，五和？」

只有少年一个人的声音孤单的回响。

土壤被翻起，建筑物倒塌，自己的脚下也没有实地的感触。站在彻底化作一片焦土的平原正中，上条颤抖的嘴唇冒出一个个单字。

「雪莉，亚涅赛？欧莉安娜！！可恶……奥索拉，露琪亚，安琪蕾涅！建宫，薇莉安！！可恶。谁，谁来回答一下！！」

微弱的呻吟声传来，但是没有明确的回答。

大量的人倒下了。可能也有埋到土里的。这个光景带给上条内心的冲击，比冲击波造成的身体上的损伤还要大。对方到底什么时候会使出最后手段，也相当难以预测。上条的心中完全失去了方向。

废墟中，只有一个超然独立的身影。

第二王女，琪雅莉莎。

扛着卡提那一世，穿着红色礼服的女人，

「接下来。希望还留着吗？」

呵呵笑着的琪雅莉莎，已经把无线电靠近嘴边。

她一如往常，毫不留情的说道，

「——温布尔登号驱逐舰注意。障碍式集束炸弹，第二发发射准备。」

6

第一王女莉梅亚，摘下了她标志性的单片眼镜。作为代替，她正通过大航海时代的船长用的那种单筒望远镜眺望远方。（……啊啊啊啊。手持卡提那一世的国家元首到底是多么可怕的存在，这个国家的魔法师应该是知道的。实际清清楚楚的看的话，清教派的残存实力就要被消灭殆尽了呢。）

蹲伏在伦敦市内某栋大楼上的莉梅亚窥视着远处的战场，嘴角浮现出笑容。

她的耳中，传进了通信用灵装的声音。

虽然至今为止没有使用，不过在琪雅莉莎的意识集中在白金汉宫附近的现在，应该没有空闲时间做魔力源探知的工作了吧。

「哦，小姑娘。我们这的年轻人们调查过艾金帕拉一带了，看起来和小姑娘想的一样呢。」十分豪放的大叔的声音。也没有对于英国王室之血的继承者的忌惮。不过莉梅亚却显得很高兴。没错，她在面对不知道自己是第一王女，也不会利用这种情况的人时，才会表现得坦诚。

「这么说，果然……说是『墓所』应该差不多吧。」虽然规模很小，相反的精细程度可不是闹着玩的。这绝对没错，是为了一个文明的王的等级而建立的『墓所』。胡夫金字塔的一间，这样形容也不为过。」

传送资料咯，随着这句话，莉梅亚旁边的羊皮纸开始显现墨水痕似的小黑点。仿佛看不见的羽毛笔慢慢滑过，纸面上渐渐露出笔记体的文字。

戴上单片眼镜，莉梅亚仔细审视了数值后，满足的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这样一来，无异于抓住了军事政变主谋者的动机了。」她的视线离开古旧的羊皮纸，重新思考着低语道，「嘛，确实，这样的话不杀他们也是合理的了。」「……呐，小姑娘。你为什么要收集这么无聊的情报啊？虽说你是管理维持巨石阵的古老魔法师一族的末裔，但实际上……」

「唔呼呼。想要解开美人的谜团的话，关系不再进一些是不行的哦。」说着恰到好处的话，莉梅亚切断了通信。接着切换了对象，再次启动通信用灵装。多亏了连出身都不知道但是可靠的同伴们，必要的碎片已经收集完成。接下来，就是实行符合第一王女的「头脑」的行动了。

此时。白金汉宫周围担任第二王女琪雅莉莎护卫工作的骑士们全部被打倒了。为了重新聚敛因为卡提那一世的暴走而摇摆不定的骑士派的信心，这些人成为了「制裁」的牺牲品。说实话，对没能好好控制卡提尔的琪雅莉莎确实有些失望。但是，这种想法太天真了。虽说一度暴走，但是控制着卡提那一世的琪雅莉莎仍旧有压倒性的力量，年轻的骑士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遍地尸体中，有缓缓移动的气息。破碎的铠甲堆中，有一副正慢慢的爬起来。这里是哪，那个人想着。并不是刚才为止我们呕血的战场，白金汉宫的正中。看起来像是宽敞的大楼。远方传来断续的闪光，接着传来爆炸声和震动。就是打雷时的时间差那种感觉。试图驱动痛入骨髓的身体，年轻的骑士像是在找什么，左右摇晃头部。刺激着昏厥至今的他的神经的是，通信用灵装里传出的，女性的声音。

「请认真听好。我是英国王室第一王女莉梅亚。」本来，面对通信线路被介入这种事应该会抱有业务性的警戒。但是，被过分的疼痛朦胧了意识的年轻骑士，连业务性的警戒也难以在头脑中构筑，只是一味的倾听灵装中流出的声音。「通过派遣到艾金帕拉的密探报告，我已经了解到军事政变主谋，琪雅莉莎的真正目的。这应该是，连骑士派的你们也无从得知的，我的妹妹琪雅莉莎心中隐藏的真正目的。」（……）

年轻的骑士慢慢环视四周。死尸累累的残酷场景中，似乎只有自己生还。也有为什么的疑问。被暴君化的琪雅莉莎痛击肌肉骨骼内脏神经的自己为什么活着，还有，在白金汉宫失去意识的自己，到底是被谁搬运到这里的。

不过，没有深入思考。不管理由是什么，为了第二王女琪雅莉莎的「变革」堵上性命的同伴们，最后不过是一群弃犬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应该说，面对背叛，这也是理所当然涌出的愤怒吧。巨大的无力感袭来，年轻的骑士再次倒在地上。「她作为这个国家军事的代表者，面对罗马和俄罗斯给英国国民带来的威胁，比谁都有责任感。欧盟利用它的小喽啰，打着禁止集束炸弹之类的兵器禁止条约削弱英国的兵力，接着爆发的欧洲隧道爆破事件简直就是对英国这个国家的挑衅，因此琪雅莉莎才会出此下策。」

瘫倒在地年轻骑士听到了另一个声音。不是只有他一个人。金属摩擦声传来，年轻的骑士也发出回复。那边是和他一样，朦胧中总算苏醒了的同僚。「这样下去的话，英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价值和尊严就要被夺走了。英国的人民就要落入被其他国家嘲笑、迫害的境地了。所以琪雅莉莎思考过。要想在战争导致巨变频发的时代保护英国人民免于灭亡的话，只能通过武力来巩固自己国家的价值和尊严。」

他们开始，根本没有空闲去注意莉梅亚的话。不是因为全身的剧痛，而是在思考为什么要这样粗暴对待他们。此时的他们看来，任何企图包庇琪雅莉莎的话全部都是假的。

「然后同时，琪雅莉莎很困惑。她在军事方面胜人一筹，故而对于畏惧着卡提尔的强大的双方，她比谁都能理解……假设国家元首拿到卡提尔的话，如果变成那种绝对的王权的话，是不是就能赶在与罗马爆发战争前倾听民众的声音，有机会修正国家之舵呢。」

但是。年轻的骑士们，渐渐注意到了。关节内脏骨骼都应该遭受重创才对。琪雅莉莎应该实行了那种方式的制裁才对。给与他们必死还要可怕的体验，以恐惧束缚那些旁观者……只是为了这些，他们的身体应该完全被击溃才对。可是，为什么自己还能站得起来？没有因为骨折而不能行动，也没有留下伴随一生的后遗症……不就像，只瞄准人类的弱点攻击吗。而且。

那样的暴虐中，竟然没有出现一个死者？「琪雅莉莎下定了对法国和罗马正教挥动作为杀手铜的卡提那一世的决心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这场战争结束后，她考虑要封印这件最终兵器……修正偏离了的国家之舵，建立有人能够阻止失误的政权。为此，只有完全破坏卡提尔是不行的。」莉梅亚的声音继续。「就算是现在杀掉所有的王族，破坏掉卡提那·正统和二世，100年，1000年的时间里也有可能出现新的王族血统继承者。通过解析破坏后的残骸，制造出卡提那三世，甚至是现在的我等都难以想象的灵装，也是有可能的……事实上，本应该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卡提那一世，也是历经沧桑辗转到了琪雅莉莎手中。这使琪雅莉莎站在上位的同时，也有着不少不得以的苦衷。」

自己无法解决疑问的骑士们只能听着那些话语。「卡提尔和全英大陆形成的，王与骑士的支配体制中，本来就包含『余力』的意义。为了能保证在失去正统的情况下统治也能继续，卡提那二世就是带着这种意图被制作出来。假设正统上准备有『为了制作二世而留下的解析突破口』，那么正统失去之后，二世就可以启动，全英大陆的机关也就不会有竞争和混乱之忧了……琪雅莉莎不只是对现存的正统和二世，而是连今后长时间中能够制作出其他卡提尔的可能性，也要一并封印。」

年轻的骑士们看见了。窗外。崩塌的宫殿前战斗的琪雅莉莎的背影。虽然直线距离超过数公里，但是对于装备有远距离狙击用检索术式的他们来说毫无影响。现在白金汉宫前展开的战斗，就像是眼前发生的一般。肆意使用卡提那一世的力量，连搭载障碍式集束炸弹的巡航导弹都用上，君临风暴中心的琪雅莉莎，在骑士们的眼中，她的身影显得那么孤单。

「琪雅莉莎的目标是杀害所有可能使用卡提尔的王族，并通过现存的正统和二世两方干涉，毁掉『制作三世的解析突破口』这件事。这样的话，新的王使用卡提尔误导国家方向——这种最坏的情况就可以完全避免了。破坏白金汉宫也不只是针对清教派进行的攻击。琪雅莉莎是在彻底摧毁那些当时为了铸造卡提那二世而留下的，现在魔法师已经无法解读的各种暗号文书和绘画，完全消灭铸造卡提那三世的可能性……与法国和罗马正教的战争结束后，琪雅莉莎已经抱有同自己亲手破坏的正统和二世的残骸一起，在『墓所』中度过剩余的人生的觉悟了。」

有人，慢慢站了起来。不可思议的，站起来了。那不是仅仅依靠骑士派的力量而做的事。琪雅莉莎在最初就考虑过了。为了能让协助军事政变的骑士派活下去，她自己变成了暴君，并且连骑士派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承担过来。想为了那个人而战，年轻的骑士诚实的想到。但是也知道，这与单纯的接受琪雅莉莎的命令协助政变成功不同。

「下面宣布结论。琪雅莉莎的动机有两点。其一，化身为暴君，排除法国和罗马正教，即使遗臭万年也要保护英国。其二，封印那件最强最凶恶的兵器卡提尔，排除无能的王权，使得人民也能通过思考来阻止国家的暴走……如果在此之前，因为什么重要的原因建立了与我们不同的新王政，但是那个王依旧选择了错误的选项，而且王族听取民声不足的弱点依旧存在的话，琪雅莉莎也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变身为暴君，一个人背负『挥舞着卡提尔这件凶残的兵器，虐杀掉国内外所有的敌人的罪过』。」

如果琪雅莉莎其实是连对自己露出失望的目光的部下都无法痛下杀手的人的话。就不能让她继续踏上歧途。不借助卡提那一世的力量，也会有解决罗马正教带来的危机状况的方法。

对。包括琪雅莉莎在内的，英国王室三姐妹同心协力。然后。站在屋顶上的骑士团长，听到了第一王女莉梅亚的话。「我不会强制你的行动。你也有除了国家以外要保护的家族、朋友、恋人的吧。为了不让他们悲伤，逃离战场也是可以的。」

他，沉默着闭上了眼睛。莉梅亚丝毫不在意，继续说道，「但是，如果对我的妹妹抱有一丝同情的话。不是作为第二王女的身份立场，而是单纯想要保护一位女性的骑士存在的话。只有现在，能够拔出你的剑吗？或许，只要这样就能得救的女性是存在的。不是在于能够使出多大的力量。而是有没有真正意义上为了自己而战的人。只要传达到这个事实，她就能够解脱。」

短暂的沉默。或许英国全境内也在沉默。他们在思考着，然后下定一个决心了吧。作为一名骑士，一个纯爷们，一个人……各种各样的，自由的决意。（已经，没有让指令传遍英国全境的必要了）骑士团长无言的点点头，从虚空中拔出一柄剑。失去了卡提尔和全英大陆的力量，不能再变成红色的，银色的长剑。但是钢铸的剑身显示出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力量。（不用言语，我辈应做之事已明）终于找回了本来用途的，骑士的剑。手持这把剑的骑士的领袖，从楼间飞速的跳着离开了。第一王女莉梅亚，轻轻地笑了。就在刚才骑士团长还站在自己身后，但是直到最后，她也没有回头。她，对知道自己身份的人完全不信任。正因如此，听到也不回头的话，状况就不一样了。不如说，向不被信任的人露出后背不是莉梅亚的作风。（……为了人民，变的能够果断实行军事政变的琪雅莉莎，以及通过动乱见识到民间疾苦，得以成长的薇莉安）再次通过望远镜了解战况，莉梅亚想到。（同样的，通过这次事件，我是不是也稍微「变强」了一点呢）

7连粘在头发上的泥都忘了拂拭，倒在地上的薇莉安，朦胧中将视线投向某位少年。在遭受障碍式集束炸弹的攻击几乎全灭的清教派中，抱着必死的决心独自一人迎战琪雅莉莎的某位少年。

和其他的清教派成员一样，奄奄一息行动不能的薇莉安，听到了姐姐第一王女莉梅亚的通信。那个少年，刚刚也听到通信了吗。说不定，掉落在一片废墟的战场中的通信用灵装，把同样的消息传达给他了，又或者没有传达到。

只是，他没有动摇。知道了琪雅莉莎的意图也没有动摇的清教派成员，只有他一个。「撒，怎么办呢？第二发障碍式集束炸弹马上就要发射咯。和刚才不一样，现在可没有魔法师能够张开防御结界了。」「呃！！可恶，怎么能放弃呢！！」「哈哈哈哈哈！难道说折断了卡提那一世，我就会因为怕死而命令巡航导弹高空自爆吗？又不是核武器，不巧的是那个弹头没有这种功能啊。」

「还没完！！借助亚露琪·深海舰的弹幕的话。」「这种方法还是比较现实的。如果能做到那种事的话，刚才的第一发就应该迎击了。先不论固执于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法国造破烂，本公主亲自监制的巡航导弹怎么可能那么简单的被击落呢！！」和威廉·奥威尔不同，没有任何完整的主义和思想的佣兵。确实，他的话，时常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吧。事实上，被琪雅莉莎和骑士派所骗，没能阻止政变的发生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那个少年没有因此止步。就算是错，也不能放弃。不管状况恶化到什么程度，也要从中找到逆转可行的最优方法，想尽千方百计抓住它。所以。那个少年，不会在现实面前动摇。就算有笑脸相迎的事，也不会出现吃惊和迷茫。最初就坚持着正确选择的人，以及最后让大家露出笑脸的人，究竟哪一边更值得尊敬呢。

「看，集束炸弹来了哦。」被莉梅亚戳穿心中的秘密，仍然能够作为暴君君临这片土地的琪雅莉莎，高举双手仰望夜空。昏暗的空中，一点与星光不同的亮点出现。「被轰飞吧，愚民们！！这就是我『军事』的本领！！」

「！！！」少年赌上微小的可能性，来回搜寻着联系高文·导向和亚露琪·深海舰的通信用灵装。但是在瓦砾成山的废墟中找东西可不简单，而且缺乏魔法知识的他，就算东西落在附近也不会注意到。这段时间中，巡航导弹已经迫近白金汉宫上空。接下来就是洒下200发炸弹，把周围半径3公里以内的地方夷为平地了。

然后，「——归零！！」从远方传来新的声音。本应该分为四块并释放子炸弹的巡航导弹发生了动作失误。到达了指定地点，外壳也没有打开，尾部的喷射火焰突然消失，直接坠落在白金汉宫驻地外的街道上。巡航导弹本应有相当大的重量，但是没有刺入地面，而是弹了几下在地面上翻滚着。

如同兵器的攻击力被夺走一般，不自然的现象。撕裂空气的声音传进发着呆的第三王女的耳中。卡提那一世产生的，残骸物质。长度约3米的尖锐长枪，是琪雅莉莎战斗中制造出来的东西。轰！！直线飞向薇莉安的长枪，却没能贯穿她的身体。侧面。突然出现的骑士团长，一拳击飞3米长的枪状物质。匡！！伴随着轰鸣，他的右拳指缝间喷出红黑色的血液。不过骑士团长的脸色没有丝毫变化。他只是，看了看自己右拳的结果。

「……果然，对于卡提那一世和由其产生之现象不通用吗。」「骑士团长？」沾满泥土的薇莉安用颤抖的声音呼喊，但是对方并没有回头。与大量骑士派的人同时出现的骑士团长，没有直视薇莉安的脸，说道，「我会接受处罚。这场政变结束后，奉上这颗首级也没关系。」毫无迷茫的话语。

骑士团长第一次，没有用「变革」，而是用「政变」来称呼自己所做的事。「但是，至少请容我等亲自，为处刑做好准备工作。尽管如此，还是希望……能够再次与您们王室派戮力同心，共抗法国和罗马正教两个大敌。」

说完，骑士团长用沾满血的手抽出一把剑。切断了卡提那一世的能量供给，连原本力量都难以发挥的，骑士的长剑[longsword]。「……琪雅莉莎大人，仅凭一人就能成就如此事业。正确使用这份力量，再与其他王室派成员联手的话，一定能够击退罗马正教的吧。」

看到明显不利仍然慷慨赴死的骑士团长，薇莉安的嘴唇自然的滑动着。她没能驱动疼痛的身体，只得在地上说道，「等一下。」听到这句完全不像是以前的第三王女能够说出来的话，骑士团长不禁停下了脚步。薇莉安的话语中，已经具有能够动摇骑士派之长的力量了。

「擅自送死也只能增加我的困扰。真的想补偿的话，就做些能让我高兴的事吧。到底该做什么，请各位通过自己的大脑好好思考。比起被逼无奈勉强行事，还是出于自愿的去做，更加有意义吧。」

骑士团长反复咀嚼这句话的含义。接着毫不犹豫的迈进上条和琪雅莉莎对峙的圈子中。「本班分为两组。一组负责回收救治受伤的清教派成员。一组准备直接阻止琪雅莉莎大人。」骑士团长简短的指示一下，伤痕累累的男人们开始迅速行动。不是因为一传十的命令，而是因为自上而下所有人自己的意愿。

「……一定要赢。不能再让，琪雅莉莎大人独自战斗了。」避开白色的巨大构造物，找到时机就能使琪雅莉莎的全次元斩无效化。拥有这样的能力的上条身边，骑士之长巍然而立。

「抱歉。我等祖国和王女的未来，让你们背负了呐。」同样，上条的回答很简洁。他没有看骑士团长，单纯的回答道，「哦。为了阻止那家伙，麻烦你帮忙了。」两人同时出击。上条的目的是消除全次元切断术式，骑士团长则是向前直突，试图阻止卡提那一世本身的轨迹。骑士团长手中的是那把长剑。有着长约80公分的刀刃，用于马战的剑。看着自己挥出的武器，他带着苦闷的表情自言自语，

「（……果然，长大化被封印了。结合了世界各地骑士道术式的『模型』系术式也使用不能。卡提尔的力量供给切断了，会变成这样也是当然的。能使用的就只剩自身构筑的所罗门术式，和高速移动用辅助术式。不过所罗门术式对卡提尔派生的诸多现象无效。剑术方面，由于卡提尔的供给切断，威力上大幅下降也是不可避免的吧。）」

虽然是明显的不利状况，但是骑士团长却小声笑了。为了取回原本的状态，自己露出了强打精神的笑容。「（……能使出一半的速度就很好了，吗。但是要做到不伤害的阻止对手，这种情况更加困难啊！！）」「原来如此。人德的薇莉安之后，头脑的姐姐也来了吗。」两剑相交，琪雅莉莎大声叫道。是的，骑士团长的长剑弹开了卡提那一世。全次元切断的领域并没有出现，骑士团长的一击正确的打在了剑的侧面。「瞄准最佳时机而发表的演说哟！骑士派也好清教派也好，都是刚刚因为卡提那一世的力量而失去信心啊！所以说并不是什么多余的声音。就像吃完了辛辣食物，接着喝上甘甜清凉的饮料一样呐！」

即使如此，琪雅莉莎的猛攻也没有停止。面对骑士团长和骑士派的怪物们还能够凌厉的进行防守和进攻。「要说的话，估计不是向骑士派全体发表的演说！看情形，应该是只向你一个人发出的信息啊！说的也是啊，骑士派的支柱可是队长啊！因为你一个人的决定，骑士派大部分的意见都会发生转变吧！比起一个个人的自由选择，还是调整你一个人的意见以调动整个组织，这种做法比较简单。真是，符合那个头脑有利的姐姐风格的，狡猾的演说不是吗！！」

「没有关系。」相反，骑士团长表情不变的躲开琪雅莉莎的攻击。他的决意，已经坚如磐石了。「不论是什么样的演出，只要能成为拯救你的原动力的话。让头脑的莉梅亚大人跳舞也是可能的吧！！」「骑士团长的骄傲吗？不过卡提那一世这边切断供给的话本领是发挥不出来的。还是说想靠着二世那边微弱的供给跟我打呢？」

「力量的有无只是小事！这种程度我是不会动摇的！！」「切，真是让人恶心的男人啊！！」虽然琪雅莉莎大叫着，但是确实，骑士派的斗志渐渐恢复了……不，比最初还要强烈。感觉上他们能够使出比以前更加强大的攻击招数。说不定倒下的清教派也是，先不论肉体，精神上应该已经完全恢复了吧。作为集团的浑厚是不可忽视的。接下来，如果说英国各地受到鼓舞的骑士纷纷赶来的话，就算是游戏也会演变成大麻烦。

（烦死了，靠巡航导弹吧！！）大幅度砍出卡提那一世做牵制，琪雅莉莎向后猛的跃出。为了制造出时间上的空闲，看着上条和骑士派等人测量双方之间的距离，琪雅莉莎把卡提那一世扛在肩上。「虽说很想留下一些对法国用的，不过这种情况下果然应该尽情使用障碍式集束炸弹啊。」琪雅莉莎的手中，出现了那个小型无线电。上条瞬间愣住了，但是骑士团长向前大大迈出了一步。「我使用的所罗门术式虽然对卡提那一世没有作用，不过集束炸弹这种东西还是可以归零的。就算这样，你也要做无谓的浪费吗？」

「确实，你所研发的防御术式似乎可以做到『在施术者认识的范围内，选择目标武器并使其攻击力归零』。」琪雅莉莎用向部下确认工作状况的语气回答道。然后，她举起无线电。「那么这样指示如何呢——准备搭载障碍式集束炸弹的巡航导弹。多巴待机中的温布尔登号14发，王者亨利7号16发，薛伍德号20发，海耶斯丁古斯号15发，莎士比亚号15发。以上单位全部瞄准白金汉宫，总计80发集束炸弹按照既定计划待我号令准备发射。接下来，你觉得我会用障眼法隐藏起什么样的导弹呢？」

「……！！」面对身体僵直的骑士团长，琪雅莉莎露出凶恶的笑容。「也有可能是单纯的虚张声势，漏网的话可就结束了哦。另外，如果忘了我的剑也会攻击的话可是不行的。一发躲不过就直接团灭的状况下，能不能再接住我一剑，这可是对英国骑士真谛的测试呢。」

「切！阻止给你看！！」上条无视骑士团长的沉默，自己握紧拳头冲向琪雅莉莎。不过，第二王女按下通信按钮的速度更快一些。上条的拳头到达之前，琪雅莉莎毁灭性的命令就已经通过发信机传出去了吧。「通告上述5艘驱逐舰。巡航导弹发——」上条咬紧牙关，不过对面的琪雅莉莎不知为何露出惊讶的神色。然后看着头顶，迅速向后跳开。天空中，嗖——咚！军用通信无线电塔，气势磅礴的刺入琪雅莉莎刚才站着的地方。站在琪雅莉莎对面的上条被暴风向后卷去。倒立在沙尘飞舞的瓦砾堆中的巨大电波塔上面，静静的立着一个人影。那个魁梧的身影，面向琪雅莉莎说道，「这样就不能对英军下达无聊的指示了。他们也是英国国民。没有独裁者强硬的命令，绝对不会向自己本应死守的本国首都发射巡航导弹的。」「原来如此，真是做了多余的事……什么！！」

迄今为止……应该说发动军事政变以来，琪雅莉莎带着了最忌惮的表情低声说道。相反的，魁梧的男人从信号塔顶跳下来，落在上条和骑士团长中间，说道，

「或许是这样啊。」琪雅莉莎以眼光扫视四周。

「确实，同伴的数量决定胜败，是军事中不变的铁则，但是，」看着那些在圣人和骑士团长的攻击间隙中进行远距离狙击的魔法师们，「但是，正因如此——不觉得这其中隐藏着胜利的机会吗？」

呼啦，第二王女琪雅莉莎四周，爆发出至今都不曾感觉到的嗜虐性。接着，她以恐怖的力道挑起脚边的残骸物质。掌握着限定性天使长的力量的琪雅莉莎，一脚将5米多比铁块还要重的物体像炮弹般踢出。

目标，不是神裂、骑士团长或者后方之水。而是明显的转向躲在后面接手受伤的清教派成员救治工作的骑士派集团。

「什么！」

咚！数道人影伴着爆炸声飞向空中。神裂视线转移的瞬间，琪雅莉莎大范围的一甩卡提那一世。产生的残骸物质超过100米。中央扭转的巨大长方形板子，让人联想到竹蜻蜓的形状。

琪雅莉莎爆破了竹蜻蜓的一端，利用爆炸势头使巨型螺旋桨旋转起来。呈45度角倾斜的竹蜻蜓立刻化作荡平一切的回旋刃向群众袭来。

「可恶！！」

骑士团长超音速冲到螺旋桨前面，试图阻止它的行动。然后，轰！！后面传来冲击。

不是来自琪雅莉莎的。鉴于杀气的爆发，已经充分注意了她的行动。命中骑士团长的一击，是作为同伴的清教派魔法师，硬撑着重伤的身体发出的。

「……啊……」

回头一看，双方面面相觑。没有恶意。只是误伤。

然而，巨大的回旋刃毫不留情的削向骑士团长。

「！？」

骑士团长慌忙举起长剑格挡，但是失去平衡的身体根本无法发力。马马虎虎的防守造成的结果，就是沉重的冲击把骑士团长放倒在地，回旋刃的轨道扭曲，活物似的转了个弯。所幸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

「——不论由多少人集结的团队，本质上是个体的连结这点是不会变的。」琪雅莉莎继续挥舞着卡提那一世，接下来产生的残骸物质变成倾斜了的巨大的吊挂天花板，击溃了天空中大量的魔法师。

「——那么，什么样的组织，都会存在连结的间隙。就算用魔法的精神或科学的脑波相互联系，这种空隙也不会消失。」神裂为了保护同伴张开钢丝放出七闪。但是琪雅莉莎跳了起来。腹部受到鞭子般一记重腿的神裂飞了出去。

「——真正意义上合为一体的集团，说白了只是梦想中的产物。」被数十发远程攻击命中，吊挂天花板总算是偏离了攻击轨道。期间后方一跃而起，伴随着大地的震动穿过吊挂天花板与地面之间的空隙，挥舞阿斯卡隆冲向琪雅莉莎。

哐！阿斯卡隆和卡提那一世的剑锷相交。

不过，局势已经变成联合不能，各自为战的情况了。一对一的话，比起在学园都市战败重伤的后方之水，只能在英国境内天使长之力全开的琪雅莉莎更强大吧。

咔咔哐哐！！数下斩击交错，后方之水跳出战斗圈。没有跌倒已经很好了，后方的侧腹渗出了几道赤黑色的痕迹。

「几千也好，几万也好，一旦集合就不可撼动了吗，」琪雅莉莎扛着卡提那一世，明确的宣言。

和小孩子打架不同。优势不会长存。出现劣势的迹象立刻打压，总体局势崩溃之前做好预防，她才能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和集团作战已经习惯了。忘记了就算在英国王室中我的军事能力也是最优秀的了吗？」

一这句话为信号，噩梦又开始了。

2

有些人在观战。不是被称作魔法师的人。不过，也不是毫无关系的人。他们为了英国王室而来到白金汉宫，受雇于王室的佣人、厨师、花匠……

事实上最能接近王者的人，通常是被称作近卫侍女或是武装护卫，精通魔法擅长接近战的人，但这里的人不同。这些人，真的只是第三王女薇莉安招来的，与王室毫无瓜葛的普通市民。

他们虽然进了伦敦，但是却难以下决心突入中心战场的白金汉宫。不过，他们的犹豫也暴露了他们的外行人身份。要说为什么的话，他们觉得安全的地方，其实不过是琪雅莉莎不用费力就能波及到的位置。

连这种事都没注意到的他们，静静的注视着战斗。

在此之前，作为英国人都觉得非常幸福。为了守护给与他们这种幸福的薇莉安而战，也可能单纯为了王室而战。但是，面对面前压倒性的光景，怎么办才好。

不论是军事意义上的政变，还是超越物理法则的大规模魔法内战，已经轻易超出了佣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了。地铁隧道的事件也是，最后因为双腿不停颤抖没能直奔现场。现在也是这样。没有羞耻也无关脸面。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真真正正像个普通人一样的，对面前爆发的大战感到恐惧。已经不是勇气或者正义感的问题了，这不过是作为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暴君琪雅莉莎，就是绝望的象征。

即使知道了她战斗的理由，一般人的佣人们还是不住颤抖。

即使在化为焦土的白金汉宫前与后方之水和神裂火织这种怪物战斗，还遭到了大多数骑士派的背叛，第二王女的残忍

依旧没有丝毫收敛。不如说是更加严重，更加具有压倒性，面对忤逆者直接暴力相向。事实上，被称作专家的魔法师们，大部分也倒在地上了。

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加入的战斗。十分清楚，一冲出去立刻就会死。擅自加入战局的结果是，魔法专家们也纷纷倒地，没有起到丝毫左右战局的作用。这样想的话，他们只能站着这里了。无法从普通人的领域冲出去。不是没办法吗，不知谁这么说道。我们不过是普通人。连魔法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冲出去的话，都不能算是出场。虽说普通人中，也有握紧右手的少年加入战场。不过，那个少年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力量吗？要是天生就有能对抗魔法的能力，能够和劫持空客365的恐怖分子们战斗的话，即使自己也会冲出去的。可是，自己不是没有那种能力吗。

所以说，没办法不是吗。

「真的，这么想吗？」

此时，传来了这样的话语。佣人们赶忙回头，看到了一张他们熟识的脸。

「那个少年与你们的不同，只在右手性能的差异上，你们真的这么认为吗？」

「……」

同样的话从别人的口中质问出来，佣人们却都沉默了。其实是知道的。并不是说那个少年因为右手寄有特殊的力量才参加战斗的。应该是，冲在最前线的少年的右手中，碰巧寄有特别的力量，这样想才最符合实际情况。也就是所，这场内战参加与否，只是由勇气和胸襟决定的。

「你们，有吗？」

女人再一次质问道，「什么样的个人感情都好，多么主观的理由也没关系。为了拯救英国于危难之中，而站在压倒性的恐怖对面，这种勇气，你们有吗？」

面对这样的质问，有人抬起了头。没有低头思考的必要，所以他抬起头来了。答案早已决定。只有心情绝对不输那位少年，佣人们坚信。就算颤抖，就算明知恐惧，他们仍然想奋力一战，故而才没有从这里逃走。这才是他们「观战」的真正原因。

所以，他们说，他们说，我们，也要并肩作战。

「好，」

女人回答道。说着，英国女王爱莉莎德露出大型舰队总长官一般的强力的笑容。

「那么来吧。不足的地方由我来补正。」必要的角色已经凑齐。接下来上演的是，逆转剧。

3

轰隆！！巨响从白金汉宫传来。

「……！！」

连忙举起卡提那一世迎战，还是感到两手发麻的琪雅莉莎，看到远距离超音速袭来的面孔，用最大的声音叫道，「终于露面了吗，元凶，母皇哟！！」

挡住的剑，正是形状大小完全一样的卡提那二世。闯进陷入困境的战场的真正的国家元首，正挥舞着另一把决定王者的剑。亮出两把卡提尔，两位王族面对面瞪视着。

「随你怎么做都可以，不过，要做的话就应该彻底的，对，用比我更好的方法来。但是怎么看都是比我还差的计策啊，所以我赶来阻止了。」

「狡辩，一切的元凶，到现在还这么吝啬王位吗！！」

嘶……厌恶的声音。卡提那一世和卡提那二世，明显是前者更强一些。双方没有剑锷相交，所以二世的剑锋中，渐渐沉入了正统的利刃。裂痕就要扩大到1厘米时，两人移动了。吡吡吡！！两人快剑三次相交。

但是火花只出现在卡提那二世的刃上。不像是同样材质的钢相击，反倒像削取黄金那么柔软的金属一样。

「……到底做了什么，才能在组织和组织对战后，又能让同样持有卡提尔的人相互残杀呢。想多了的我就和傻瓜一样呢。」

看着手中毫无损伤的卡提那一世，琪雅莉莎自嘲似的笑了。双方的力量很明显。

「但是，卡提尔同胞对决，我是绝对不可能输的。聚集有八成以上力量的正统，以及不足二成的母皇的卡提那二世。持有同种属性的力量时，能决定胜负的不就只剩量的大小了吗。」

不过，爱莉莎德小声笑了。不是有意的演技。确实是，不小心露出的微笑。

「……意外不成熟的女儿啊，我的公主哟。」

「什么？」

「为了负起王权愚劣的责任，并且保护英国和国民——变成暴君摧毁欧洲敌国，然后将政权交给人民。虽说是庞大的理想，不过觉察到细微之处隐藏着的小家子气了吗？」

「……」

琪雅莉莎没能回答。

哐！面对挥来的卡提那一世，爱莉莎德举起自己的剑，双剑相交，卡提那二世上出现了目前为止最大的伤痕。爱莉莎德的表情依然没变。

「真的想给国家带来变革吗。即使折断政治这个巨大的支柱，也要保护人民吗。那样的话就不要依靠现存的体系。要做的话至少也要——这样来。」

说着，女王用力劈出的卡提那二世，直接离开了手掌，朝着琪雅莉莎奋力投去。慌慌张张举剑的琪雅莉莎弹飞卡提那二世后，终于意识到了。

轨道扭曲，朝身后飞去的卡提那二世消失在黑暗中。女王爱莉莎德，自己放开了，那把拥有特别力量的剑。「到底在……想些什么？」琪雅莉莎吃惊到摆出了过于无谋且无防备的姿势。只要把卡提尔作为必要因素加入战术中的话，就绝对不可能出现的选项。选取了这个选项的女王，绝对自信的回答道，「变革哟。」

此时的爱莉莎德，比琪雅莉莎更加堂堂正正的站在这里。「迄今为止都没有过的事，或者说头一次做到这种程度。精华什么的根本不需要。为了颠覆停滞不前的理论的人，是不会依靠那个理论的。会因为看到史上的首次行动而吃惊，你还是被这个国家的主梁束缚着啊。」

（为了显示胸襟不同吗）还是说，这只不过是驱使群雄为她卖命的手段之一呢，琪雅莉莎这样判断到。不得不承认，这个做法相当有效。那帮愚民们，一定会误解为爱莉莎德那边才是真心所至吧。

不过，（那么就用暴君的方法来应对吧。在他们眼前斩掉就完事了！！和爱莉莎德七零八落的尸体一起，让他们落入决定性的绝望中吧！！）

得出结论，为了制造出最能带给那些家伙恐怖的尸体，琪雅莉莎提起卡提那一世摆出拦腰斩断的姿势。但是，她突然注意到。连自己都觉得现在才发觉真是太晚了。「这，个是……不可能……」卡提那一世的状态好奇怪。看着同样了解这种现象真正原因的人，女王爱莉莎德这样回答，「都说过了，这是变革。」

唰啦，布震动空气的声音响起。很快，很大的布——不，是旗子在爱莉莎德手中展开。正面是现在英国的国旗，反面是过去作为威尔士国旗使用的，以白色和绿色为基调的旗帜。

「英国国旗是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旗拼凑而成的设计。威尔士则已经在决定国旗前就被英格兰吸收了。为了表示对他们文化的敬意，才像这样在背面加了一面旗子……嘛，跑到大英博物馆回收这家伙还真是累啊。」

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构成英国的四文化象征。而且是，卡提那一世控制的力量基石。「当然这也不是那种『谁都能做到的事』啦……没有先抹杀我是你的失误。设定为英国王室专用的国家级魔法中，还有这种东西哦。」

爱莉莎德在夜空下展开大旗。联合的意义[Union Jack]，女王小声念出术式的名字，然后深吸一口气，「听令，」然后，大声，大到足以响彻全境的声音，「卡提尔中寄宿的，利用以四文化为基石构筑的全英大陆而集中的莫大的力量啊，全部解放，在此平等的分配到英国国民全员手中吧！！」（译者：看到这我燃了…）

4

随着爱莉莎德的呐喊，卡提那一世的力量消失了。

不，不对。积攒至今的力量，集中起来流向了外界。「借着这股力量，英国女王爱莉莎德昭告全体国民，」卡提尔的力量，被授予金字塔顶尖的王和骑士。但是，「成为王的权利」是什么？这个疑问的答案，就是爱莉莎德使用的术式的正体。

「因为军事政变，今天一天发生了不少事情。军队出动，都市镇压，在多巴海峡巡逻的驱逐舰，还有骑士们的战斗行动，就连首都也被障碍式集束炸弹轰了个精光。大多数人连事件的本质都还不清楚，就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残害。」

对，原本就是，英国国民谁都拥有的权利。「但是，现在你们有了抵抗的力量。」英国王室是身经百战才成立的。这之中稍有「如果」的话，英国中很多人都有可能流着王室的血。再考虑到外国移民和政治联姻，这个「如果」又增幅了。

这样的话，问题只有一点，是不是英国国民，血脉和国籍不是问题，而是看是不是热爱英国，把英国当做故乡来对待。「详细情况不好说明，但仅限今晚，你们同样能成为英雄。成为能和你们亲眼所见的毫无规律的不可思议现象战斗的人！

现在的你们什么都能做到！为此，希望你们能做出选择。为谁而战，与谁并肩作战，用你们自己的脑袋好好想想！！」接着，女王说出了这样的话。对那些，说不定能成为新生之王的人。对那些，历史稍有变化就该座上王位的人。「向帮助我的人致谢！协助政变也没有关系！

再或者，选择完全不同的第三选项也没关系！！虽说拥有力量，也不必勉强参战！感到迷茫的人想着『归还』就好，有比自己更值得信赖的人时想着『转交』也行！！只有现在，这是真真正正的，属于你们的力量，要战，要逃，这种事交给你们自己去选择。」

前方，有您没能抓住的力量的碎片。前方，有足以撼动甚至改变一个国家的力量。「不管是谁说的，就算告诉你那是正确的，也不要盲目跟从！连我的话都否定掉！！客观的整理混乱的情报，通过自己的脑袋好好思考后，跟着自己的残留的正义勇气还有气度走吧！！」或许，女王爱莉莎德在转达的，不过是相当简单明了的东西。民主主义最基本的同时，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也差不多，足够了伟人们肆意妄为的事了吧？」那是，不起眼的一票。然而，向着手握能够左右一个国家的「力量」的人们，英国女王爱莉莎德这样喊道，「那么，群雄割据的国民总选举开始了！！」

同时。——某个地方，一个少年抬起头来。突然发生了不只是恐怖袭击还是战争的非常事态。他被军队的人硬拉着手腕拖出家门。然后乘车运到电影院。被告知离开建筑物就会被射杀的少年，只能蹲在墙角不住颤抖。但是他听到脑海中回响的声音，缓缓站了起来。

（……逃跑也好，交给他人也好）亲自确认提示的条件。说到战斗，不一定要在给出的选项中作答。用自己的脑袋好好思考。脑中的声音无数遍重复着。（战斗）少年，这样决定到。登上电影院里昏暗的阶梯状出口，少年的双亲站了出来。他们看见少年的脸，也没有显得很吃惊。只是，单单的点了点头。（想要战斗！！）想着相同事情的人们，打开出口的大门飞奔出去。飞出那个出门就会遭到射杀的，最后的底线。力量的有无不是问题。现在他们心中，只有踏出那一步所需要的勇气。——某个地方，一名看管监禁着大量一般市民的旅店的军人，握紧的拳头正微微发抖。以自己的方法为英国着想，行动，协助政变，但是又为了拯救政变的主谋者，想要停止这场纷争。那么，自己到底在为何而战呢。军人靠在墙壁上，又慢慢滑坐到床上。失去战意的军人面前，旅馆的门打开，伦敦居民争先恐后的跑了出来。看来他们如同女王所说，想要当英雄吧。不过一直作为木偶盲目支持政变的自己，没有这种资格。

这时。有人站在蹲坐着的军人面前。那个人也蹲了下来。投来小孩子相互观察的视线，那个人向军人搭话。应该是被软禁在大型旅店中的一人吧。中年男子作为一家的守护者负有挺身对抗暴力的责任。以父亲的身份成为英雄的人，朝着软禁自己的恶党说道，「你的力量也是必要的。一同战斗吧。确实，你是装甲车的司机吧。开着那玩意把我们送到战场怎么样。」军人反复咀嚼着那句话的含义。终于，他从军装的口袋中取出装甲车的钥匙，再次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身。——某个地方，本部设在英国的魔术结社的老大深深的叹了口气。十一二岁左右的幼小少女，面对即使是魔术业界也过于非常识性的事态，突然呆住了。

「boss，怎么办？」「你傻啊，不会是仗着年纪轻轻就想去参加大战吧。不是说过困惑的话就想『归还』吗。就这么还回去吧。」「趁此机会，解析卡提尔的术式如何？」「再这么心不在焉的干活那个王冠帕帕亚可就切坏了哦。现在就暂定为不参加，不留痕迹的进行外部观察吧。」「哈。不过boss的妹妹帕特雷西亚小姐可是干劲十足的冲出去了。」抓回来笨蛋！！罕见的慌乱声响彻伦敦夜空。

——某个地方，[新生之光]的少女贝萝普，拖着受伤的身体坐起来。败给清教派的她本来被带到大圣堂进行治疗和关押，不过政变开始后就转移到了位置不明的隐藏地点。她从身旁的笔筒中取出魔法笔，当场画了一个魔法阵，发动了通信用术式。连接对象想都不用想。「听见了吗，蕾莎？」「听到了哟，贝萝普。普罗莉丝和朗西丝也联系上了。」立刻就有回答。「开玩笑，怎么办？」「就算你问怎么办也……」贝萝普挠了挠头发，慢慢站起来。「唉，嘛，到现在才有种政变共犯的感觉啊……不过一切以英国为先是我们的一贯做法吧。这样的话果然，只能不顾脸面的行动了。」

——某个地方，白金汉宫周围的佣人啦园丁啦，纷纷奔向战场。专家也好平民也好，不合时宜也好实际恰好也好，这些问题全都不复存在了。接下来只要有踏出第一步的勇气，他们就能平等的参战。

「薇莉安大人！！」「您没事吗！？有哪里受伤没有！！」被大群人围住出声询问的第三王女显得惊慌失措。刚刚还在点着头想，不愧是作为女王的母亲，竟然能聚集到那么多人……但是她丝毫没有想到这些人都是奔自己而来的。「……为，什么呢……？」所以，薇莉安坦诚的问道。在福克斯都时也受到了佣人们的帮助。地铁站里也受到他们的帮助。但是，现在不同。这种情况下，不该是大家齐心协力簇拥在女王陛下周围的吗。为什么，都靠到自己这里来？「王室和佣人什么的已经不存在了，大家应该出于自己的判断，为了大家使用那份力量。何况，受大家信任的我一个

人逃了出来，反而什么作用都没起到。根本没有必要，追随我这种人哦……？」

「女王陛下说了，要自己思考，自由使用，」
佣人中有看着薇莉安的脸说道，
「那么，您不能接受吗？政变发生的时候，还有在地铁隧道的时候，即使力量不足也没有展现的应有的勇气！！站在
这里的人们，都是不希望您受到伤害的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有一人敢于拔剑的，懦弱的人！！所以，至少这次！
这次请让我们参战，伴您左右！」

听到这句话，薇莉安为自己感到羞耻。
什么人德的第三王女啊。
对于近在眼前的，这么切实的想法都不了解的自己，还真是言过其实的殊荣呢。
「……那样的话，我也为了自己使用吧。」
薇莉安说着，向手中的弩弓注入力量。
——和这些人一起守护未来，她在心中补充道。

「混，蛋……」
第二王女琪雅莉莎手持卡提那一世用低沉的声音咒骂道。
相反，英国女王爱莉莎德摊开空空的双手，脸上挂着一手把企业带大的社长般骄傲的笑容说道，
「很大的变革吧？反正要改变历史的话，就给国民多注入一些活力呗。只让特权阶级获利的方法不会有人支持的哦。」
近距离相互瞪着对方的，新旧国家元首。
但是和怒火中烧的琪雅莉莎不同，爱莉莎德很悠闲。
「小孩子的恶作剧结束了。现在我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国政。」
「别开玩笑！！你能做的，不过是把没有力量的国民送往战场，然后自己安然的坐在王座上享乐而已！！不过是押
上多余的力量，就把本应守护的国民变成盾牌，自己的利益真的那么重要吗！？」

「……正因你这样思考，不过，为什么注意不到王的傲慢？」
面对慷慨激昂的琪雅莉莎，爱莉莎德笑着开导。
不过，这不是为了在气势上压过琪雅莉莎。
相反，为了彻底震慑第二王女，爱莉莎德的笑容消失了。
「普通市民不能使用卡提尔的力量什么的，是谁决定的？手持卡提那一世的新女王一人不能接手管理英国的话国家就
会灭亡，是谁决定的？依靠卡提尔打赢战争，以民众的思想阻止国家的暴走。——确实想法不错，结果你只不过是
被唯一能够任意使用卡提那一世这种强大力量的特权阶级……『国家元首』的诅咒所囚禁而已！！这种程度的小变化，
只能滋生扭曲。真正追求翻天覆地的变革的话，就不要害怕自己的结局。」

「你说，什么……！！」
「不过是看到自己的孩子有自杀欲望时，一个母亲的无聊说教罢了。接下来……是啊。你越是感到绝望，这个国家就
越无法安定。从现在起就好好了解吧，9000万的民众终将，下定决心成为英雄拯救你的事实！！」（译者：原话如此，可
我总是想到成片怪蜀黍走向傲娇公主的场景，是我多心了么…）

女王的话音未落。
咚！！琪雅莉莎终于意识到这是人群的脚步声，包括佣人和园丁在内，原本连魔法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们，摇身变成
最大的威胁向她袭来。

没错。
英国的人们，纷纷聚集到国旗[Union Jack]之下，守护自己的国家。
5

拍了拍因为爆炸而飞溅到身上的泥土，茵蒂克丝完全忘记了使用十万三千册魔导书的知识解析卡提那一世的术式，单
纯被眼前的光景夺去了目光。

视野的正中对峙的是，手握卡提那一世的琪雅莉莎，和双手平摊的爱莉莎德。
然后，像是要守护赤手空拳的爱莉莎德一样，或者说像是爱莉莎德的武器一般，大量人影在空中飞舞。不只是魔法
师。明显不懂魔法的女仆在10米的高空瞄准琪雅莉莎，残骸物质做成的长枪被穿着西装的公司职员击落。普通世界与魔法世
界相互交错，组成了一场没有见过的舞台剧。

看到这里，倒地不起受到骑士派照顾的清教派魔法师们，也慢慢靠自己的力量站了起来。是因为女王的术式联合的意
义吗，还是说看到外行都在全力战斗，自己作为魔法专家要有相应的矜持呢？

女王笑吟吟的旁观自己的女儿渐渐被以神裂火织、后方之水和骑士团长为中心的大部队包围。
「喂喂，琪雅莉莎，怎么了，脸色不大好哦！确实正统和二世的力量被夺走就算是输了……不过，一人对抗9000万
的实力还是保留的吧！？」

「开玩笑！不要，觉得……这种程度就能动摇卡提那一世！就算是现在，我的卡提尔中……不算地铁那时的暴走，还
有剩余量的八成！！」

「没错。不过稍微没能集中精力的话，那份力量可就瞬间分配给9000万人了哦。忙于内部的管理的话，就没法防范
外部的进攻了呢。」

「！！看准了这点了吗，死谋士！！」
随时随地都有向昏暗的伦敦进发的由普通学生和店员之类的人组成的增援部队，还有没法很快断定距离的，远方上空
不时袭向琪雅莉莎的数十发光弹。

「也就是说，在巨大神殿中举行最大等级的精密魔法仪式途中，义勇军的大部队突然闯入了呐。不要忘了失去力量的
控制不仅会失去力量，还会增强敌人的实力哦。」

「说谎！！不管有多少人，总量还是二成大小！一如既往掌握着八成力量的我是不可能被打败的！」
再怎么重新分配卡提尔的力量，得到了天使之力，也不是任何人都能控制那股超常之力的。单就「力量的性质和控制
方法」方面，魔法知识是必须的。

而且，普通市民不可能有那种知识。
这样一想，到底是谁在背后支援呢。
「这样啊。那么就不能只交给群众了。算起来，比起王座来我还是喜欢现场啊。——说实话，纯粹的较量也很有乐趣
呢，」

「！！你，那个力量……！？不是自己舍弃了卡提那二世了吗！！」
「笨蛋，英国女王作为英国的一员，当然拥有投票的权利了。应该说靠着这双只有自己才能挥动的拳头，即使不自量
力也要站在洒满鲜花的舞台的最前端！！」

茵蒂克丝紧盯一点。
英国女王爱莉莎德。
能做到这种精密的事的，只有她了。向国民平均分配卡提尔力量的时候，使用演说时的通信用术式，经手了全部的天
使之力。根据使用者的想法对性质进行调整，并且为了防止不同的使用者陷入暴走而对天使之力进行附加调整至「状态良好」
的程度，正因如此，初次接触这种力量的人们才能「自由使用入手的力量，做到自己想象中的事」吧。

只听描述好像很简单。
说起来，过去茵蒂克丝，也曾经对月咏小萌进行诱导，从而间接使用回复术式。（因为是自动书记的模式下，拥有完
全记忆能力的她少见的对这部分记忆有些暧昧。）

但是，那是一对一的指导。
同时诱导英国全境9000万人，保证其中没有一个人会出现暴走，即使是将十万三千册魔导书利用到最大程度也是不
可能的。

何况，最可怕的不仅于此。
聚集在白金汉宫前的学生和公司员工们，都亲眼看到各种不可思议的现象。然后，他们运用从爱莉莎德那里得到的力
量，为了阻止这场争端而战。

他们面对眼前的超长现象，应该都有自己的解释吧。
——有人会认为是人体隐藏的神秘力量觉醒了
——有人会觉得不过是占卜的最高境界
——有人会想爱莉莎德实际上会不会是乘宇宙飞船而来的外星人女王
——有人会理解成借用了尼斯湖水怪的力量
不过，这些全都是假说。

9000万人中，没有一人正确导出「魔法」这个结论。
和茵蒂克丝使用魔导书的知识诱导月咏小萌不同，女王爱莉莎德彻底消去了魔法的元素。把这点暗藏在普通人的心中，
一面可以自由的使用，一面却不让他们接近其本质。正因如此，爱莉莎德才能够避免「魔导书的知识污染普通人」这种最坏
的情况。

茵蒂克丝望着天上交错而过的女仆和厨师们。
他们恐怕连自己使用的力量的正体都没意识到吧。
而且，这样就满足了吧。理论也好构造也罢，早已经远超这种小事，更本质上的是心情上——只限今晚的万圣节晚
会一定要好好热闹热闹。

这就是爱莉莎德。
使用着各种各样的魔法，并且统治作为英国清教大本营的国家，真正的英国女王。
（难不成说……）

完全记忆了十万三千本魔导书的少女，看着眼前的战场，突然冒出一个从未有过的想法，
（难不成说，制作出禁书目录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为了支援这种局面……？）

上条当麻也关注起战斗。
从受伤的骑士那里取过武器的女仆挥舞着巨大的剑，面对飞来的回旋刃般的残骸物质，几十名警察同时踢飞它。
勉力将卡提尔的力量控制在体内并没有影响琪雅莉莎的军事能力，但是却影响了她的挥剑速度。
当然，职业的魔法师们也不会输。

200多人的原罗马正教的修女们，聚集成为一个集团挥舞着武器。旁边随地取材组成的巨大哥雷姆阻挡残骸物质的攻
击。刚发现深夜的天空中有运输机飞过，大量的符文卡片洒了下来，炎之巨人随之产生。

（厉害啊……）
上条诚实的感叹。
不只是女王爱莉莎德导演的逆转剧。
看着要把白金汉宫淹没的大量英雄们，上条两眼放出光芒。

（主人公也太多了，我、茵蒂克丝、神裂、后方，根本没法跟大家相比啊。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到处是主人公啊。）
说不定，这个景象的中心已经不是女王的术式，联合的意义了。
力量只是手段。

使用这个力量，靠自己的意志决定站在这里的国民们才是真正的中心。
上条看向琪雅莉莎。

挥舞卡提那一世，接连放出强大攻击的第二王女。在名为战场的台风面前，被人潮冲击仍然傲然站立的她，不知为何
给上条一种寂寞的感觉。因此，现在的琪雅莉莎和「王」这一称号毫不相称。

肯定，琪雅莉莎也知道这件事。
英国的人民中，到底掩藏了多少光辉。
正因如此，为了守护这光辉才要拼上性命。
这次的战斗，说白了也是如此吧。

不过，在此过程中她太过依赖军事了。破坏性极强的一击不仅没有全部用来攻击外部敌人，还伤及了本应团结一心的
国民。结果，威力很高的手枪发射，也使使用者的手疼痛不止。

（要守护）
上条当麻，面向战场握紧拳头。
（一定要从这种失败的连锁反应中，把那家伙拉出来）

然后。面对卡提那一世不断发出压倒性斩击，以及巨大的残骸物质组成进攻漩涡的，化为地狱的战场，他迈出了自己
的脚步。

突然。
「卡提尔轨道上偏[C T O O C U]！斩击停止[S A A]！剩余天使之力再分配[R T S T]！」
茵蒂克丝的话音刚落，琪雅莉莎握着卡提那一世的手腕不自然的抬了起来。「强制咏唱」——完成魔法原理解析的茵
蒂克丝，对卡提尔的使用进行了干扰。

「什么……！？」
琪雅莉莎咬咬牙，慌忙取回剑的控制权。
可能停滞的时间不足数秒。
上条握紧右拳，但是从这里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他请求友军的援助。
为了能够真正拼尽全力，参加这最美好的一夜狂欢。

——Next Step
政变结束了。
与此同时，通过女王的魔法联合的意义而得到的力量消失，人们重回「普通」。力量的消失让他们变得冷静，或者说胜利后才是他们有空闲考虑眼前发生的一切，普通的学生们和公司职员们总算露出了与身份相符的疑惑。
「……我还真是，做的够华丽啊。」
女王爱莉莎德自嘲的笑着，重新拾起自己扔在地上的卡提那二世。与正统相击导致多处损伤的，「传说中的剑」。正想着干脆让那个少年一起打碎吧，缓缓靠近的人影吸引了她的注意。
骑士团长。
「本来争端的开始也有我的一份，心中多少有些不安……接下来，要怎么处置呢？」
「不要一直纠结于过去的事，傻瓜。在贵妇人面前拼死逞强是我国的骑士道精神吗？」
站在发动动摇整个国家的政变的主谋（之一）面前，爱莉莎德的话掷地有声，
「还有，今天的事没问题了吧。参加的人们各自怀有对不可思议的现象的解释，也没有人因为术式的构成问题而暴走。他们不过是，多了个将来能对子孙们夸耀的话题而已呐。」
「不过，想到这是魔法的人，不能确定不会出现。」
「到时再说到时的话。」
爱莉莎德随即回答。
并不是什么都没考虑。恰恰相反，仔细一想，那种大招可不是轻易能用的。
「如果真出现的话，认可就好了。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魔法，不过是你们在暗中保守秘密罢了。应该说魔法国家英国很可能就此诞生。」
「那种事……」
「历史总是在变化。魔法技术永远不会暴露于世人眼前，这种法则并不存在。没什么，我们又不是见证了世界的开端。有些非洲部落中，魔法师决定着部族的意志——即是掌控着政治的航向，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历史上稍微出现『如果』的话，这种变革可是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实现的哟。」
这是在实际上完全掌握英国的琪雅莉莎面前，面对面展现了「变革」的爱莉莎德口中说出的，带着可怕的现实意味的话语。
同时，本人则用极度乐观的语气说，
「……接下来，要回收被打飞的琪雅莉莎了。恩？该受到表彰的少年呢？」
第三王女薇莉安躲在针对政变进行善后工作的骑士派和清教派成员不远处，小心翼翼的向四周张望着。好像是在找人，不过似乎没有找到。终于放弃寻找呆立在原地的薇莉安，茫然的自言自语，
「……果然，威廉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啊。」
「——」
来到她旁边的骑士团长，犹豫了一会该怎么回答后，总算点了点头，
「俄罗斯成教那边好像有很大的动作。现在，魔法和科学发生正面冲突，任何动作都有可能导致大战爆发。威廉基于同样脱离「神之右席」的同伴的情报，和英国清教分道而行解决新的争端去了。」
「同伴，是吗？」
薇莉安小声复述着，
「你也一样啊，经过了十年这样漫长的岁月，大家都得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呐。只有我，貌似只是原地踏步没有进展。」
什么都没没说就走了这件事，貌似对薇莉安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看见她落魄的表情，骑士团长的脸上混杂了一丝苦涩。
「（……真是的，那个混蛋。利用佣兵这种灵活的身份，丢给我这么大的麻烦事啊……）」
「？」
看来是不小心说出来了，薇莉安微微歪着头。
骑士团长慌忙端正表情，改口说道，
「某个佣兵有传话。是不能让别人听见的，只告诉薇莉安大人一人的留言。」
「是，什么……？」
「——终有一天，战争结束世界和平后，我想回到英国。希望，届时能将本应装饰在白金汉宫走廊上的盾之纹章，重新挂回原处。自己在此之前一定会守护剑与盾，也希望你能够重建白金汉宫，同时成为能够冲破一切障碍的坚强的人……这些话。嘛，考虑到那个佣兵的誓言也是希望公主能够成长，这会不会是有那家伙风格的求婚呢？」
「……！」
第三王女薇莉安吃惊的瞪大了双眼。实际上骑士团长只是随便在留言中编了些威廉没有说过的话而已。
（……唉，那家伙的话太枯燥了。直接说的话一定会无聊死）
哪里是转达，哪里是编造，只有这个听过留言内容的男人知道。不过，趁薇莉安不注意吐了吐舌头的骑士团长却这样想到。
（这么了解我的性格，还专门找我传话的威廉，应该会想到我会这样转达吧）
（译者吐槽：这个害羞公主没入大妈后宫啊，后方，乃GJ！）
救助和搬运伤员的工作结束后，神裂和其他的新生天草式成员们打算歇口气，纷纷聚集在一起。
建宫斋字引燃了话头。
「……那么，这次也是从上条当麻那里得到了不少好处啊。不觉得之前欠下的高利贷现在越滚越大了吗，女教皇大人？」
「等！怎么和土御门说的一样！！这，这次就算平了！你看你看，因为大家一起努力了，功绩应该平等的分配给大家才对。这样就不存在借贷关系了。呐？」
「这么说堕天使工口女仆出动的预定就。恩？堕天使女仆似乎还不可以吧。这种时候应该由哪边主动进攻呢？」
「请不要随便决定！不想再穿一次那种东西了！！野，野母崎、谏早也是！！年纪也不小了，请不要加倍加倍的乱叫！！」
即使神裂大吵大嚷，新生天草式的男性成员们的心仍然如一。我们出生以来还没见过堕天使工口女仆呢，所以请现在穿上立刻穿上，这样。（译者心声：大姐头，乃就从了吧……）
骚乱的稍远处。
「（……这，这回，因为大家的请求而参战的话，我也欠了那人不少，这样说很合适呢。这样的话，我也是，那个，有资格了吧……呀……☆）」（译者闪目状：觉醒吧，五和！！）

「喂，那边看起来很纯洁的小女生是不是发泄出自己的欲望了？」同时女性的对马小声指摘，但是五和没能反应过来。之后，「诶，诶，诶咿~~终于到白金汉宫了……」听到奇怪的日语遣词的神裂不禁回头，不知为何趴在军马上的最高主教萝拉·斯图尔特慢慢走向这里。「可，可恶，爱莉莎德那个混蛋……到大英博物馆拿那个旗子的半路上，自己突然跳下马就跑掉了……唔，没法适应马的颠簸，我，我的腰……」（译者：主教大人，乃还在shoujiao么……我自重……）和累到软绵绵的萝拉相反，马显得相当不高兴，不时发出「和这家伙合不来所以讨厌」这种感觉的嘶鸣。「唔哦哦……拜她所赐真是一点忙都没帮上，我到底为什么到这里来啊。」「……说着这种话……反正，内心相当赞赏她吧。『联合的意义』可是国家级的大魔法，历史上根本没有使用先例，应该不止是凭着王室的一己之见就能发动的吧。下达了什么许可，或者是解开了什么锁扣。还是说两边都不是呢？」面对部下的猜测，摊在军马上的萝拉不置可否，只是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神裂还没琢磨透其中的奥秘，萝拉·斯图尔特竟然开口求救了。「不，不行了……已经使不上力了，马停不下来。神，神裂……把马停住，接我下来。」「呃，做，做不到哟。我啊，是骑马苦手。」「就凭你这身打扮！？明明有西部剧的感觉！？」「不，这只是为了构筑术式所收集的必需品。专门为了骑马什么的——咕啊啊啊啊啊！！要吃啊！这匹马要吃我的马尾辫啊！！」神裂看着被马匹的口水沾湿的黑色长发不禁尖叫，但是军马却一副视而不见的表情。趁着马停下来的瞬间，萝拉终于努力从马背上跳了下来。「诶，诶哟。话说回来神裂用极度工口的姿态侍奉的少年在哪里？虽说好像来到英国了可是一次也没见过呢。」「呃，一语戳中我的痛处了啊！再说从魔法事件和那个少年的关系来看，最应该穿堕天使工口女仆装的不应该是你吗！？」（译者：我想看……）第二王女琪雅莉莎倒在伦敦的街道上。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吧。政变虽然结束，但由于残留的影响，街道上一辆车也没有。这里是哪里。距离白金汉宫，有2公里，还是3公里呢。总之华丽丽的飞了太远，连确认所在地都迷迷糊糊的了。「……」琪雅莉莎转头看向自己的右手。一直恋恋不舍的握着卡提那一世剑柄的右手。但是，剑身从正中间折断，魔法的力量已经消失。现在，天使长的巨大力量已经流向卡提那二世了吧。不过母皇也不会在意这种事。琪雅莉莎暂时沉默了。和9000万人战斗这种事，自己也在考虑。什么是，保护国民。那么强有力的人们，怎么会是受到别国的小打击就会失去尊严的人呢。结果，对眼前的状况最害怕的，还是琪雅莉莎自己啊。这时，「哈哈，这家伙真厉害啊。你不该是那种在混着血和泥的地上打滚的人，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不过实际上，眼前的光景还真是让人异常愉快啊。」男子的声音传来。琪雅莉莎挣扎着疼痛的身体站起来，发现面前站着一个人。以红色为基调的男人。身形没有经过特地的锻炼，但是男人却给人一种极大的压迫感。「谁……？」右手使力，又想到卡提那一世已经折断的事，切了一声的琪雅莉莎把剑柄扔在地上，「你是谁……？」「说右方之火的话能明白吗？提示到这种程度还不知道的话，你们的谍报部门还是撤掉比较好哦。」「什！！」右方之火。暗中操纵罗马正教的「神之右席」的最后成员，而且是，最大力量的持有者。记录上说，只一击就能将圣彼得大教堂打到半毁，其实力至今连罗马教皇都无法猜测。想到这里，琪雅莉莎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对应的天使是『似神者米迦勒』……和卡提尔操控相同性质的力量，那么目标是那把剑吗？」「恩？这样啊这样啊。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吧。」琪雅莉莎仔细观察着好像在开玩笑的右方。挑衅，然后观察对手的反应。「不过，躺在那的卡提那一世已经没有这种能力了。趁着政变赶来夺取，还真是出乎意料吧。」「不会，只是单纯感到可惜。或许，这样做才更有乐趣。」右方似乎真的没有过多考虑什么。看起来是很认真的感到惋惜。「嘛，果然不行。不行呐。力量的性质虽说一样，恐怕容量上无法维持吧。应该说接受本大爷的力量的话，剑会在中途爆掉呢。」「你说……什么？」「无聊的闲话哟。正确的讲，你的猜测对了一半。确实是趁着政变的混乱前来夺取英国清教最暗部保管的『那个』的，不过却不是卡提尔这种无聊的东西。」右方傻乎乎的拍了拍手，「对不对，说对了四分之一吧。因为罗马正教经由法国政府向英国挑起事端导致混乱正是为了这件事啊。」「怎么，会。」「嘛，虽然让法国和英国打得火热，然后再到化为焦土的伦敦来回收也可以，不过在这一点上你做得很好哦。实际上，托了你无聊的过家家游戏的福，这个首都没有沦落到被虐杀抢夺和凌辱的地步，本大爷也达到了目的呢。」咚！琪雅莉莎的头上血溅了出来。失去了卡提尔第二王女根本没有直接攻击用的术式。和普通人无异的她，根本不可能和右方相提并论。现在，面对被打飞的琪雅莉莎，右方之火甚至没有动一根手指。只是，轰！伴随着凄厉的冲击，琪雅莉莎飞出了100多米。

「喂喂，放弃比较好哦。本大爷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特地当喜欢做白日梦的公主殿下的对手。女王帕帕亚当然另当别论，你这种杂鱼还是赶快逃走比较好。」右方的右肩旁边，长出了什么巨大的东西。像翅膀，又像手腕……（译者：无语了，想到佐助的状态二了……）不像是现世之物的，不可思议的物质。「切，果然会空中分解吧。本大爷还真是搞了一匹难驯的烈马呢。」右方故意跺着脚走近。「怎么，会……卡提尔都是浮云吗。不顾一切的挑起战争，到底趁这机会偷了什么！？」面对琪雅莉莎吐出嘴里的血激昂的指责，右方的神情没有丝毫变化。「不知道吗。」咧嘴微笑的右方伸开双臂，骄傲的说道，「小小的宝藏哟。你们，王室派才是，偷偷摸摸的制作出来的吧。」听到这句话，琪雅莉莎僵住了。她明白右方的含义。「没想到……真的，会存在……！？」「果然，没有让你知道吗。就放在白金汉宫显眼的地方，本大爷都大吃一惊呢。毕竟是真正意义上的秘密物品。被指示『政变发生时携带重要物品出逃』的魔法师们应该也不知道所以没有拿出来呢。」哼歌似的说着话，右方右肩上的第三只手却慢慢扭动。那东西发挥本来实力的话，现在琪雅莉莎就变成粉尘了吧。「那么，最后怎么办？放弃了活下去，还是再努力把力去死呢？」「闭，嘴……」琪雅莉莎不顾嘴里流出的血，缓缓站起身。她的身体歪斜着，看来连平衡都很难保持了，但是眼光依然锐利。「……罗马教皇，为什么直到最后还要反对你……我感觉自己已经知道了……」「是吗。那么和他一样去死就好。」嗡！！强大的风压一般的什么袭向琪雅莉莎。然后，嘎吱！！随着尖锐的声响，侧面扑出的少年的右手，挡住了右方的一击。过于巨大的力量打在少年身上，少年笔直向后退去。后面的琪雅莉莎也被卷进来。两人的鞋底滑过地面很长的距离，才勉强强站住了。「要做什么……你这家伙……」上条压低声音说道，同时为了确认右手的情况大幅挥动着手腕。果然骨骼和关节的状态很差，咔咔的奇怪声音传入琪雅莉莎的耳朵。「呼，哈哈！！今天是怎么了？今日幸运星座如此眷顾本大爷吗！？本打算把你作为最后工序的，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能有双份礼物入手啊。」「……这家伙是谁。」面对上条简短的问话，右方笑而不语。软绵绵的离开上条的后背，瘫坐在地面上的琪雅莉莎开了口，「是火……右方之火。『神之右席』的真正领导。」听到这话的上条愣住了。终于，右方笑着盯着上条。「喂喂，自我介绍这种事还是做得到的。」「右方……」罗马正教最顶端的组织，「神之右席」的最后成员。所有战争的元凶。打倒这家伙或许就能解决纷争的重要人物。看着理所当然的握紧右拳的上条，右方右肩上伸出的第三只手也作出行动。露出垂涎欲滴的样子，他提议道，「要来一发吗？很好哦。虽说这边不是很在状态让你见笑了，这种事还是绰绰有余的。」「闭嘴！！」上条刚想冲刺的瞬间，右方的第三只手爆出一道闪光。声音消失了。只是，伸出的右手上传来强烈的冲击。咚！！恐怖顺着手臂传来。光线消失，上条和右方仍在原地对视着。只是刚才的一击，就蕴藏着足以将大圣堂在地图上抹除掉的力量。「原来如此，不愧是本大爷追求的稀少的右手。近距离看的话，真是为它的特异性所折服啊。」自己消除了右方的攻击，但是右方显得很满足。他的第三只手像独立的生物一般蠢动着，痛苦的扭曲着，仿佛要溶解在空气中。过了良久，右方缓缓吐出一句话。他看着紧盯自己第三只手的上条，「不要吃惊哦。毕竟是和你的『右手』非常相近的东西呢。嘛，本大爷也好你也好都还是不完全就是了。」这时，右方的第三只手突然大幅度暴戾的动了起来。右方第一次露出愁容。「但是啊，果然，纵欲是不好的。今天就做到这里吧。虽说现在杀了你们也不难，但是也不是冒着万一夺来的灵装被损害这种风险也要完成的事……再说，这是，总有一天定会到手的东西。」「夺来的，灵装……？」「很厉害哦，要看吗？」说着话的右方的手中握着什么东西。细看，是一块金属锭。刻度盘一样的金属锭上有很多数字。不对，是看起来想数字的拉丁字母。原本，那么小的指环状金属锭上就不可能有足够刻下26个拉丁字母的空间，所以像是变戏法一样挤在一起的字母显得很不自自然。与其说是一个个刻上的，倒不如说是指环像液晶一样只显示必要字母比较恰当。（那是啥……？）上条挑起眉毛。「不好！！不要用那个！！」

琪雅莉莎急忙阻止。
但是，右方没有听。旋转着右手掌中的灵装，用手指像拨号一般在圆筒形的金属铤上划过。
咚！！爆炸声响起。
什么白色的东西，从水泥路面的正下方飞了出来。
那里应该是地铁和水管道的聚集点吧。以爆炸地点为中心，半径10米的水泥板翘了起来。正在边缘的上条赶忙向后一滚，琪雅莉莎也差点掉进裂开的大洞里。
破坏力不可小觑。
不过，上条并没因此吃惊。
（什么……！？）
突袭的正体，
是人类。
银发碧眼的少女。
穿着红茶杯似的，白底金丝线的修道服的修女。

对，
「……茵，茵蒂克丝……！？」
上条不禁叫出声来。
为什么，她仿佛回应右方的呼唤而出现。而且使出了普通人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大破坏力招式——是的，不能用魔法的她，到底为什么能用出这种明显是魔法的招式。
对于他疑问的回答，有两个。
第一是右方之火的话，
「为禁书目录配备的安全装置啊……也就是从外部控制『自动书记』的灵装。王室派和清教派的上层才能到手的秘藏品。虽说如此，考虑到原典的污染效果，真的是迫不得已时才会使用这家伙啦——一直以来不觉得奇怪吗？就算少女再怎么期望，什么保险都没有就敢把十万三千册魔导书的载体禁书目录随手丢到科学世界的街道上？说真的，能做出这么残酷的系统的，只有那个最高主教吧。」
第二是茵蒂克丝自己的台词，
「是的，我是英国，清教内……第零圣堂，区『必要之恶教会』……所属的魔导，书图书，馆。正式名……称是Index-Librorum-Prohibitrum……简称是……沙沙沙吱吱吱咔咔咔咔咔……」
面无表情说着话的茵蒂克丝突然不自然的抖动起来，然后瘫倒在地面上。
「茵蒂克丝！！」
「哦呀。难道说自动书记受损了吗。嘛，虽说不能完全控制肉体，这种程度的话还是能起点作用的……稍微调整一下灵装的话，应该可以自由连接十万三千本魔导书的内容的。」
右方脸上是拿着超乎想象的无聊玩具的表情。
「做了什么……你这混蛋对茵蒂克丝做了什么！？」
上条声嘶力竭的喊道，但是右方摊开双手耸耸肩，
「不知道哟。整备不良是你们的失误啊。」
「混蛋！」
握紧拳头的上条，终于为了痛打右方迈出脚步。
不过右方比他更早行动。
他对第三只手下令，超上条发出巨大的闪光。
「对了。不稍微跑一趟俄罗斯去回收天使降临的素材又不可以，任务完成之前右手还是留给你好好保养吧。」
「——！？」

上条情不自禁用右手挡住闪光，但等他回过神来，右方已经消失了。眼前只剩下躺在血泊中的琪雅莉莎、失去意识的茵蒂克丝以及被她破坏的水泥路面残骸。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建筑物中响起了大量脚步声。
俄罗斯成教「歼灭白书」的成员之一，莎夏·克洛伊洁芙慢慢抬起头。放下手中的厚重书本，深深抿了一口掺了白兰地的红茶，缓缓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看向窗边，上司瓦希莉莎正在窥探外面的情况。
「不妙啊。都说过了罗马和俄罗斯联合这种事太乱来了。看来『神之右席』的影响力已经传到俄罗斯成教这边了呢。接受了捕获小莎夏的命令，俄罗斯成教的同胞们都出动了。」
「提问一，打算放长线钓大鱼的尼克兰·托尔斯泰司教那边有行动吗？」
「关于那个大混蛋打算伺机而动的线索还不够多吗？」
「……」
面对反问，莎夏沉默了。
从魔法和十字教方面考虑的话……果然，只有不知何时收入自己身体的，那个强大的天使之力了。虽然莎夏自己没有任何记忆了，但是通过调查留下的痕迹……似乎体内曾经收纳了整个一只天使的量。
瓦希莉莎郑重的说道，
「唔。似乎是小莎夏太可爱了，想从我身边抢走……这样的话光是砍头可不能原谅那个老头子。」
「不论这种笨蛋才说的出的意见，就结果而言，看来俄罗斯成教成了罗马正教取得我的身体的傀儡啊。提问二，接下来你要怎么办？」
莎夏冷淡的询问着，
「进行补充说明，就算尼克兰·托尔斯泰司教有其他的想法，既然是俄罗斯成教的正式命令，你就有义务遵守。再对我进行协助的话，你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唔恩~」
瓦希莉莎发出了莫名其妙的声音。
她从自己的包包里取出一卷古旧的羊皮纸。看起来好像是工作合同，腐败的纸上写着的，是结构颇为繁琐的文书类文章。
「呀嘿~」
撕拉撕拉撕拉撕拉！！瓦希莉莎突然开始撕起了契约书。
「等，喂……提问三你到你想做什么！？」

「那个，对俄罗斯成教的背信，对国家的叛逆，还有对有关人士的契约违反，这样？」
面对一脸大事不好的表情的莎夏，瓦希莉莎送上一个恶心的秋波，
「yeah，这样就和大半世界为敌了yo！！那么就不要听俄罗斯成教的命令了，我一~直~都是小莎夏的同伴哦。」
「你，喝醉了吗？提问四，你是认真的吗？」
「啊啊，我的事情怎么样都好了啦快跑快跑。看，这个包里装好了必要的换洗衣物和逃亡资金了，拿着它从窗户跑啦。」
随意推进话题的瓦希莉莎，打开窗户取出和刚才那个不一样的包裹，然后朝站在窗边的莎夏使劲一丢。邦！！伴随着凄惨的响声，莎夏从窗户消失了。
下面是相当厚的积雪……掉下去也不会受伤吧。
瓦希莉莎刚刚叹了口气，门锁就被破坏掉，大门径直飞进屋里。
站在门口的是，同是「歼灭白书」成员的妖艳女子。
「哦呀嘛，听说莎夏·克洛伊洁芙到这里来了。」
斯库古滋奴弗菈。（译者：原文スクーズヌフラ，因为找不到那个童话了，希望有知道的人能够指教……）
出自俄罗斯的妖精。栖息于丛林中，没有想要害人的意思，还爱上了人类的妖精……但是受到人类求爱行为的过度刺激，杀死了自己的爱人。（译者：求爱行为原文是性行为，恩，CC什么也不知道……）
拘束服——不是重视实用性，而是以蕾丝和花边为主，展示女性最性感一面为优先选择的服装。穿着这种衣服的女人，实际上却是性魔法的专家。
「啊拉。虽说是我喜欢的魅惑姿势……把你派来找已经拜倒在小莎夏的石榴裙下的我，尼克兰那个老混蛋还真是讨厌呢。」
「我只是想找那个莎夏·克洛伊洁芙『玩玩』的。虽说现在的气氛不是提这种无聊兴趣的时候，该做的事不做的话我可是会被迁怒的。上层的家伙似乎想跟罗马正教那帮人搞好关系。不好意思，能不能请你放弃呢？」
不会认输哟，瓦希莉莎悠闲的说道。
然后，她用食指抚摸着自己的嘴唇，这样问道，
「对了对了，你觉得为什么，我会成为『歼灭白书』的领袖呢？」
「什么？」
「——因为在这个组织中，我是最强的哟？」
轰隆！！看不见得漩涡出现了。
看着以瓦希莉莎为中心喷出的什么东西，斯库古滋奴弗菈皱起了眉头。
「独守家门的食人巫婆啊，请把你的力量借给不幸的诚实少女吧！」
瓦希莉莎用和年龄不相似的，萝莉般的声音咏唱着。
瓦希莉莎这个名字的起源，是俄罗斯极具代表性的童话中的女主角。（译者：卧了个槽，和马，乃说的这些童话CC一个都没看过，什么叫代表性啊，乃平常都看些啥！！）被继母和姐姐虐待的不幸的女主角，向住在森林中的食人巫婆诚实的叙述了自己对亡母的思念。因此她不仅没有被夺走生命，而且还通过魔法道具得到了幸福，这样的故事。
「独守家门的食人巫婆啊，」
然后，
瓦希莉莎将放开唇上的食指，像是抓着巨大的玻璃杯一般，掌心向上五指缓缓收拢。
通过魔女之手，得到幸福。
「请赐予我骷髅之灯吧。将残忍的继母和姐姐烧成灰烬的，喷出地狱之火的骷髅之灯。」
咚！
伴随着爆炸声，两个魔法师的战斗开始了。
从窗户落到厚厚的积雪上的莎夏·克洛伊洁芙甩了甩头发，为了不让瓦希莉莎的决意白费而奔跑在极度寒冷的大地上。气温-5度。
这还算是暖和的。即使这里是俄罗斯比较缓和的地方，达到最冷的-20度严寒时，还是能够让笨拙的战车寸步难行的。使用魔法最低限度的保持体温，莎夏在雪花飞舞的大地上奔跑着。雪被凛冽刺骨的寒风漫天卷起，遮挡住了全部视线。即便如此，「追踪者」还是掌握到了瓦希莉莎的位置。
咔嚓，对面不知闪过什么东西。想到这里，莎夏身边的雪块火山喷发一般爆开了。莎夏慌忙俯下身子。躲开接连而来的第二第三次攻击。
自己明白，这是为了封住自己的行动，以便别的队伍前来捕获。斯雷普尼尔。以能在极寒之地运用自如为前提开发的，八只脚的金属马。连移动用灵装都用上了，应该是「歼灭白书」的成员组成的追踪部队吧。
（这样下去就……啊！！）
莎夏咬牙切齿的时候，纤细的手腕突然被某个人抓住了，接着趴在地上的身体也被强行拽了起来。
「这边哦。真是的，事情变麻烦了呢。」
全身穿着黄色的奇妙女子。脸上的妆很浓，还戴着耳环。
女子的样子虽说不自然，但是，
「那么，提问一，从哪里……」
「那里。下的雪把洞口埋住了。」
穿黄衣服的女子使劲拉扯着莎夏的胳膊，
「果然，不去英国改来俄罗斯是正确的啊。纵观全局的话，右方那个混蛋应该会找上这个家伙的。」
「那，那个……提问二，到哪里……？」
「『从哪』『到哪』，你是不跟在导游后面团团转就找不到北的旅游新手吗。再说如果我不在的话你打算走哪条逃跑路线。」
唔……露出瓦希莉莎看见了一定会倒地不起的表情，莎夏沉默了。
虽然想着快跑快跑冲了出来，但是接下来的计划根本没好好思考过。不过，猛然间在偌大的俄罗斯中，在国民中隐藏的话的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黄衣女子一脸不回答也没关系的放弃了的表情。
「嘛也罢。总之因为罗马正教和俄罗斯成教联合起来，国内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神之右席』的影响。现在不出国的话就别想能保命。」
「……」
「离这里最近的国境，是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吗。虽说没有什么非要帮你的特殊的理由，但是就想跟那帮想得到你的家伙过不去。能让那家伙大吃一惊的话做不惯的事也要试试。」
「提问三，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是——」
「都说了我不是导游。嘛，就是近些年不能认同俄罗斯的很多做法而聚集起来的小国集团啦。那里既没有罗马正教也

没有俄罗斯成教。」

「不，问题不在这……提问三补充说明，我是罗马正教和俄罗斯成教的重要回收对象。跑到别的国家，就会留下战争——不，军事侵略行为的口实。」

「太迟了……俄罗斯利用军队攻击独立小国这种事，早就开始了哦。」

听到黄衣女子的话，莎夏不禁咽了口气。

「跟罗马正教一起的话，战争就会取得胜利。想着这种事勇敢前进的俄罗斯的家伙们，早就以『新世界的支配者』自居开始侵略独立国家了。在这样沉默下去，艾莉莎莉娜独立同盟国估计也会成为地毯式轰炸的目标了吧。」

「怎么会……但是……」解答一，即便是这样，也不能成为带着100%会引发悲剧的火种进入他国的理由。」

「不对，恰恰相反。」

黄衣女子完全否定了莎夏的意见。

「像我们这么重要的人物进入境内的话，俄罗斯就不敢进行地毯式轰炸炮击或者是屠杀了。毕竟有误杀回收对象我们的风险。而且，同时发现『神之右席』——更确切的说是右方之火的目的想要阻止他的英国清教和学园都市，也会将目光放在艾莉莎莉娜独立同盟国的。这可是让国际社会关注和了解的好机会哦。作为结果，俄罗斯被迫放弃暴行的可能性也不是零哟。」

「提问四，这样的话……」

「嘛，接下来就要以潜伏的身份投宿了呐。多少付点住宿费才是符合礼仪的吧。」

虽然还不了解对方的真面目，但已经将对方当做同伴的莎夏，老实的点点头。

然后，黄衣女子愣愣的看着莎夏的衣服。

「话说回来，那个拘束服是啥？不觉得对于潜伏的人来说有点太引人注目了吗？」

「解答二，关于衣服的话全身黄色的你似乎没有权利说我。好歹，上司还是为我准备了一套必要的替换衣物。」

莎夏说着，打开了瓦希莉莎给她的包裹取出衣服。

超机动少女加奈美的礼服套装。

「喂等等，为什么回去了啊……什么？痛扁那个混球上司？等等停下拜托了停停停停！！」

上条当麻呆立在原地。

倒在地上的茵蒂克丝身旁围着很多人。即使是英国清教的魔法专家，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

失去意识的茵蒂克丝，一直没有醒来。

蹲在少女身旁的神裂火织看着上条说道，

「呼吸和脉搏正常。没有生命危险。」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目前还没有结论。

「……怎么回事。」

传来的愤怒的声音。

不是上条。而是在不远处质问萝拉·斯图尔特的史提尔·马格努斯发出的。终于与大家会合的他第一眼看到的，竟然是倒在地上的茵蒂克丝。

「怎么回事！！到底……到底想要瞒着我们，把那孩子残骸到什么程度你们才高兴！！」

完全不顾上司与部下的关系，史提尔扯着萝拉的衣领大声吼道。不过萝拉丝毫不为所动。

「住手吧。为禁书目录设置多个安全装置这件事，是要远远优先于保障她的人权的。」

爱莉莎德从旁插言。

面对沉默的史提尔，女王继续说道，

「不设置这种可以从伦敦远程操控的装置的话，我们不得不考虑『禁书目录有被别人带走的危险』的对策吧。比如说永生紧闭在处刑塔的暗室里，切断四肢以防逃跑……之类的。」

「你是……认真的吗？」

「十万三千册魔导书不是仅凭我个人感情就可以保护的。如果没有『这是可以完全控制的安全的東西』，假使有朝一日陷入困境，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禁书目录很危险所以杀掉比较好』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准备多个安全装置是必要的。」

「可恶！！」

史提尔啐了一口，把萝拉扔到一边。

这是怎么了，上条思考着。

就在刚才，大家不还是同心协力的吗。不是大团圆结局吗。仅仅是，因为那个右方之火的登场，就变成了这样。只是一瞬间，一切的一切都散掉了，再也组合不起来了。

「神之右席」的最后一人。

右方之火。

「本来构成『自动书记』所必需的『项圈』，被幻想杀手那么简单的破坏掉了，因此事情就不能按照当初预测的那样进行了。」

爱莉莎德告诉愣着不动的上条，

「虽说从没试验过『项圈』被破坏后再使用远距离控制灵装的情况，但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在这种状态下，右方之火还要强行连结禁书目录的话，会对那孩子的身体造成极大负担吧。」

说着，她走到茵蒂克丝旁边，

伸手抱起瘦小的身体。

「怎么做才好，知道吧。」

爱莉莎德挑衅般说道，

「禁书目录的身体，暂时由这边接手。在制作禁书目录的我这里可以进行专门的治疗，也会努力对右方之火的连结行为进行干涉。不过，只是这样还远远不够。不打倒那家伙，破坏远距离控制灵装的话，这孩子的身体安全就永远不能得到保证。」

「……」

这位女王大人，为了保卫英国，一刻也不可能从这里抽身吧。

面对她正确的建议，上条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而且，也没有强行要求支援。

「史提尔，」

上条向赤发的魔法师说道，

「我去痛殴右方之火一顿。在此期间，茵蒂克丝就交给你了。」

「……你说真的吗？把这孩子弄成这样的人，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啊！！」

史提尔对着上条大吵大叫，相反的，上条则是一把抓住他的胸前，

凑上前去，对他耳语道，

「（……面对能想出这种方法来的家伙们，能保证接下来不会对茵蒂克丝打什么坏主意吗！！）」

「（……！？）」

「（……我对于魔法是一窍不通，即使一天到晚跟着茵蒂克丝，也会有漏看某些细节的危险。因为右手的原因，也会被对方抓住弱点不让进入魔法设施。所以，才会拜托你啊！！在最后的最后的最后关头，能够毫不犹豫的背叛组织，誓死保护茵蒂克丝的魔法师！！）」

话已至此，上条放开史提尔。

虽然不想这样想，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进展。右方之火的用意，正是把先前紧密相连的集团逐个打散。

带着痛苦的感觉，上条朝着爱莉莎德说道，

「……虽说也有混淆视听的可能，但如果右方之火所言属实的话，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莎夏·克洛伊洁芙。『神之右席』中都是些使用天使术式的家伙吧。那么，莎夏就相当有价值……再怎么说明，也是被真正的天使附过身的人呢。」

「我如果能够尽力隐藏禁书目录的控制权已被夺走的事实。这样一来，想要帮助那孩子的理由也没有了。也就是说……」

「……协助的话，没必要。」

上条当麻低声说着。

不可否认的感情，呼呼在胸中涌出的愤怒的感情，终于从上条的身体里爆发出来。

「我自保就行。去俄罗斯，痛扁右方之火那个混蛋。」

上条当麻最后没有说出的有两件事。

第一，自己有关茵蒂克丝的记忆全部失去了；

第二，右方的右肩长出的第三只手。

就像是突破了原本的右手而具现化的，巨大的力量团块。右方所说的，「我们两人使用的右手的力量是很相似的东西」这句台词。

该知道的事情还多的是。

听完了就毫不犹豫的打倒你，上条暗地里发誓。

（完）

后 记

一本一本追着看的读者好久不见，
一次购买了二十册的读者初次见面。

我是镰池和马。

终于到了第二十卷了！然后英国王室篇终于完结了！！所以这次的后记包含了十七和十八卷的内容。因为十七卷中某位佣兵的登场使得「骑士」这个词变的相当显眼，而十八卷中挥舞着卡提尔的女王的存在也十分引人注目。顺便一提，卡提尔是实际存在的剑。即使是在现在的国王加冕仪式上还在使用。

本作的女王爱莉莎德是镰池脑中理想的统治者。总感觉是集中了第一王女莉梅尔、第二王女琪雅莉莎和第三王女薇莉安三者优点的完美的女王大人。女王自己能够在本篇中发出「为什么我的女儿们都这么极端呢」这种叹息，也是因为「她自己就是集三者于一身」，才能自然说出的台词。她座下的公主们，总觉得给人相当强的童话绘本的印象。特别是被姐姐们虐待还能依然保持精神的第三王女薇莉安，更是典型的绘本系女主角。

除王室以外，SS2中出场的西尔维娅的设定也出现了(译者：CC没看过SS2, 这是根据资料找的)，在电击文库MAGAZINE杂志中活跃的某个魔法结社的boss也登场了。有空闲的话大家可以找找看哦。

插画担当的灰村桑还有责任编辑三木桑谢谢你们。和往常一样麻烦的战斗场面检查起来很麻烦吧，从内心深处表示谢意。（译者：我翻译的也够累的）

再就是对读者们的感谢。作为后宫主（译者：原文主人公，我只是手滑）的上条终于走在了二十册这个庞大的道路上。这跟大家的应援是分不开的。今后也请多多指教。

那么，在此告一段落。

希望下次也会翻开崭新一页。

就此落笔了。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奇特的女仆装呢？

镰池和马